國 立 臺 東 大 學
兒 童 文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指導教授： 張 子 樟 先生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灰姑娘型故事的比較與探究

研究生： 蔡 佳 叡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蔡 佳 叡 君

所提之論文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灰姑娘型(AT510A)故事的比較與探究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口試委員會：許建崑

（口試委員會主席）

杞明城

張子樟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95 年 6 月 28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一式二份經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教務處註冊組存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 系(所)
_____ 組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等越時空的灰姑娘－灰姑娘型故事的比較研究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淺子梓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蔡俊敏　(親筆正楷)

學　　號：1692012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5 日

1.本授權書 (得自 http: //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5/06/09

誌　謝

「寫完了！」

我在鍵盤上按下最後一個句點，忍不住要大叫！灰姑娘終於穿上了她的玻璃舞鞋，開始幸福快樂的生活。

……

在一月底決定更換論文題目，讓一切歸零，需要些勇氣和決心；

在緊迫的時間裡，努力的蒐集並研讀文獻，需要些耐心和毅力；

在書寫的過程中，我欣喜自己練就了一顆強而有力的心臟，面對挫折與挑戰，終於能夠撐了過來。

我想我一定是上帝特別眷顧的幸運兒，就像灰姑娘總能獲得神奇助手們的及時相助，一路走來，身邊的貴人們也不斷揮動著他們手中的仙女棒，為我帶來希望。

謝謝張子樟老師在論文書寫上的指導，以及許建崑、杜明城兩位老師提供的寶貴意見與內容增補上的方向，讓我漫遊在「無限上網」的灰姑娘異想世界裡，沒有忘記回家。

謝謝我的好姊妹簡、杜子和璇在資料收集上不厭其煩的奔波，謝謝文玲學姊在一開學便給我信心，謝謝巧蕾在最後階段的不斷鞭策，謝謝文韻在外文資料上的耐心指點以及英文摘要的幫忙，還有好多好多在這些日子裡為我打氣加油的同事朋友，真心的謝謝你們。

我親愛的爸媽和另一半家豪，感謝你們對我的無限包容與關懷，說來雖是老套，但正是因為有你們，我做到了！

佳叡　2006.7.5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灰姑娘型故事的比較與探究

摘　　要

〈灰姑娘〉，一個你我耳熟能詳的古典童話，歷經歲月的洗禮與時空的變換，這個流傳已久的故事在今日依舊活躍鮮明；故事裡相同的母題不僅展現了人類心理的集體潛意識，蘊含其中的女性壓抑與強烈的道德寓意更是影響深遠。

本文針對灰姑娘型（AT510A）故事進行文本分析，試以中國的葉限故事、義大利巴澤爾〈貓咪仙德麗拉〉、法國貝洛〈仙德麗拉〉、德國格林〈灰姑娘〉與俄國〈美麗的瓦希麗莎〉等五個具有代表性的故事為主，歸納出相同母題：受虐的女孩、母親的助力、通過試鞋確認身份、與王子結婚、地位的晉升。並分析各文化對共同母題的不同詮釋，如：幫助葉限的魚骨、替灰姑娘挑撿扁豆的白鴿，還有守護瓦希麗莎的洋娃娃等，都是代表已故母親的神奇助力。此外，故事隱含的父權主義在無形中塑造了男性視角下的理想女性，這樣的框限，除了表現在灰姑娘等待救贖的心態上，亦透過對婚姻的追求，強化由男性主宰的家庭社會關係。

多元媒體的傳播助長了灰姑娘故事的生氣蓬勃，也傳達出大眾心理普遍存在的夢想；而透過東西方對故事的不同解讀，更讓人得以深思其中的符號表徵與延伸意涵。

關鍵詞：古典童話、灰姑娘、集體潛意識、原型

Cinderella with Different Looks
：Comparison and Study of Cinderella Stories

Abstract

"Cinderella," a classic fairy tale which has been familiar to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ime and space, this long lasting tale is still vivid in modern days. The identical motif of those stories not only presents the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does a great influence upon us by its implied female compression as well as the strong moral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ext of Cinderella stories(AT510A). The identical motif is generalized mainly from five representative stories, which are "Yeh-Shen" (China), Basile's "The Cat Cinderella" (Italy), Perrault's "Cinderella；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 (France), Brother Grimm's "Aschenputtel" (Germany) and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Russia). And those features are an abused girl, assistance from her mother, identification through shoes, marriage with the pri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her social status. Different expression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re included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fish bone in "Yeh-Shen," pigeons in "Cinderella" along with the doll in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They all stand for the symbols of dead mothers' magic power. In addition, the suggestive male chauvinism in those stories also pictures an ideal female image from male viewpoints. This kind of frame can be distinguished not only by the mindset how anxious she is for a rescue but also by the thirst for marriage that strengthens the male-dominated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Diversified media helps make Cinderella stories flourishing; furthermore, it conveys the far and wide dream in the crowd's mind, too. Throug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rom West to East, people are able to think about the symbols within those stories and their extensive meanings more deeply.

Key words: classic fairy tale, Cinderella,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archetype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灰姑娘型故事的比較與探究

目　　錄

第壹章　很久很久以前.....1

第一節　渴望變身的美夢.....01
第二節　古典童話與灰姑娘.....04

第貳章　灰姑娘的身家調查.....10

第一節　灰姑娘無所不在.....10
第二節　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故事分類研究.....15
第三節　五個灰姑娘故事.....17

第參章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26

第一節　相同的母題.....26
第二節　灰姑娘的異國風貌.....29
第三節　褪去文化的外衣.....42

第肆章　仙女棒的魔法..... 44

第一節　母女情結.....44
第二節　灰姑娘的變身魔法.....52
第三節　故事的另一面.....60

第伍章　從此以後..... 64

第一節　現代灰姑娘.....64
第二節　灰姑娘的永恆魅力.....72

參考文獻.....79

附錄..... 85

第壹章 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節　渴望變身的美夢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富有的男人，他的妻子很早就過世了，只留下一個和妻子同樣善良美麗的小女孩；他再婚娶了一個性情惡毒的女人，這個後母與自己的兩個女兒，總是對女孩百般刁難，冷酷無情……。

只要聽到這樣的故事開頭，大家都能猜測出無辜的主角接下來可憐的遭遇，然而我們並不那麼擔心，因爲將會有個王子帶著一隻舞鞋前來，當女孩小巧玲瓏的腳套進那只適合她的鞋子裡，命運便可從此改變，悲慘的過去也立刻說再見，這就是灰姑娘故事的典型情節。

〈灰姑娘〉可說是世界上流傳最廣、最受人們歡迎的童話故事，它超越了時空與民族的限制，從中世紀封閉的歐洲城堡到現代化的好萊塢攝影棚，從花紅柳綠的中國鄉村到炎炎烈日下的非洲部落，從老一輩的口中傳入下一代幼小的心靈，從童話故事書和迪士尼卡通電影，走進更多人的想像世界裡。

在婚慶產業裡，「灰姑娘的夢」常被用來當作激發女性想像的隱喻，因爲灰姑娘正是一夜之間命運被改變的典型範本，也是亮麗動人的新娘模型。灰姑娘故事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都能引起女性的共鳴，這與故事觸及小女孩原始的恐懼——害怕母親死亡、懼怕父親娶進惡毒的後母——緊扣相連。而渴望被拯救的願望，則揭示了女性最初始的緊張。葛羅莉雅・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1992 年出版《發自內心的革命：一本關於自尊的書》（*Revolution from Within：A Book of Self-Esteem*），在書中她承認自己因爲缺乏足夠的自信心，也陷入了「被拯救」的神話，而用以消除內心迷亂的方式，就是和有錢的男人約會。

1981 年，柯莉特・陶琳（Colette Dowling）的暢銷書《灰姑娘情結》（*The*

Cinderella Complex：Women's Hidden Fear of Independence）掀起了一股狂潮，認爲女人習慣性地對獨立懷有恐懼，這種恐懼讓女人裹足不前、只是等待外界某事或某人來改變她的生活。這種缺乏自信、畏懼獨立和尋求庇護的被動心理，被心理學家稱之爲「灰姑娘情結」。

灰姑娘的命運是否只能等待王子的拯救？古典童話裡給我們肯定的答案，因此，以婚禮做爲往後幸福生活的開端，似乎更讓人願意去相信眼前的艱辛困苦，將會在救星出現後獲得報償，人人心中那彷若灰姑娘一般的變身美夢，也讓故事裡主角穿上玻璃鞋的那一幕總是牽動著我們的心。當今媒體風行的這種「灰姑娘的夢」，一方面證明古典童話的魔力，儘管物換星移卻不曾消失；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普遍存在大眾心理對於灰姑娘故事的解讀，除了是身處逆境中奮發的毅力與精神，還有一大部分是等待救援的被動心理。

「灰姑娘」漸漸成爲美夢的同義詞，將人類心中的渴望投射在故事中，從童話中走出來的灰姑娘，進入你我所在的現實生活；她是一種想法、也是一種行動，想法變成夢想，行動讓夢想實現。無論大眾媒體如何對灰姑娘故事大加撻伐或用力鼓吹，她的不敗地位卻是無可取代的，就像灰姑娘故事至今已有許多不同的版本，被記錄下來的就超過七百個，而新的版本還在不斷地誕生。幾百年來，儘管故事的劇情與細節一再被改變，但眾多新版本依然保有舊版本的故事框架，最爲人熟知的故事情節源自於十七世紀法國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仙德麗拉〉（*Cinderella；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仙德麗拉」是貝洛故事裡主角的名字，後世將「灰姑娘」和「仙德麗拉」劃上等號也就是由此開始。

然而，仔細閱讀來自不同國度的灰姑娘故事，可以發現到即使在大同小異的脈絡裡，每個灰姑娘都具備當地文化的特色，不論是衣著服飾、母親的化身、確認身份的物品，或是擔任解救者的男性角色（王子）……，都表現出其多樣化與趣味性，讓人渴望對它一探究竟。

灰姑娘故事傳承了一代又一代，依然魅力十足，廣受大眾的喜愛。說明了在複雜多變的人類心中，某些部分確實能與流傳已久的故事產生共鳴，而引發更深

層的震顫。在故事中提供娛樂性之外，也滿足了古今人們追求幸福的美夢。而這個古老的美夢，又是如何構織而成的？看似平淡無奇的灰姑娘故事，其簡單的情節背後是否潛藏某些含意，得以代代流傳而歷久不衰？具有關鍵性地位的故事元素又是何種象徵？由另一個角度來剖析這個經典童話，試圖從中窺探故事的影響力……凡此種種皆是開啓本研究的動機之所在。

NTTU Library

第二節　古典童話與灰姑娘

童話專門講述人的故事，不論是家庭生活、愛情經歷或成長遭遇，雖不是「真實」的，但卻提供了獨特的一扇窗扉，供人透視靈魂深處最重要的事，以及社會文化的認同感與自我觀感，還有對自己未來的期望和社會變遷的過程。

早在十七世紀末就有「童話」這個名詞，當時法國宮廷與巴黎文藝沙龍的仕女經常講述童話故事，貝洛（Charles Perrault）也出版了知名的童話故事書《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 (亦即《鵝媽媽故事集》)，他與當時代文人編寫的童話，除了借用鄉下百姓夜晚聚在火堆旁一邊紡織一邊說的那些故事，還加上了其他文獻，例如：古典神話、義大利薄伽丘（Boccaccio）、威尼斯說書人史察帕洛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以及那不勒斯寓言作家巴澤爾（Giambattista Basile）等人的著作。而後兩者的作品《愉快之夜》（*Piacevoli notti*）與《故事中的故事》（*Lo counto de li cunti*）就涵蓋了眾所喜愛的古典童話原型。不過，原型的來源則是無從追查的，因爲這些故事型態的年代過於久遠，以致於很難分辨其究竟源自何處，或者是否真有源頭[1]。

從民間傳說到古典童話，灰姑娘故事不僅承載了民間傳說的口述傳統，也包含了古典童話的特色：

一、 故事母題和要素呈現人類共同的關注

來自民間的童話故事，其最大特點之一在於作者是誰，無人知曉；對許多故事而言，也沒有人確切知道它們源自何處，只是通過一代又一代眾多講述者之口在世界各地流傳著。從古至今，無論何處，甚至在沒有王子的地方，都有灰姑娘型的故事出現，對於故事爲何會出現在不同的國家，學者提出兩種說法：

[1] 凱薩琳・奧蘭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與演變》(*Little Red Riding Hood Uncloaked: Sex, Morality, and thee Evolution of a Tale*)(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頁 30-1。

(一)同源論：認爲一個故事只有一個源頭，後來講述者將故事帶到世界各地；

(二)多源論：認爲在不同國度和地域出現許多十分相似的故事是由於人類共同的心理作用和精神需求所致。

但以上兩者卻有一點是相同的，儘管生活在不同國度、不同社會的人們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但聽故事、講故事卻一直是人類的共同愛好，聽過故事的人在向別人講述時，會根據自己的興趣導向與聽眾的反映對故事加以更動改造，因此講述者與聽眾的共同關注便造就了相似童話的母題和要素。柯克斯（Marian Roalfe Cox）對 345 個灰姑娘故事進行深入分析後，將其分爲三類[2]，而這些母題和要素後來都出現在後世作家的創作之中。

二、 高度簡化以突顯母題

童話故事往往在一開始就簡明扼要的陳述某種生存的困境，它們大多表現爲主角所處的現實困境或面臨的艱難任務，例如灰姑娘起早摸黑卻只能睡在灰堆裡、還得面對後母與繼姊苛刻無理的要求。故事的進程圍繞著一個中心進行，如此一來，讓主角要解決的問題以最基本的形式出現，故事開門見山、人物簡單明瞭、情節快速向前發展，在結束時所有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童話以簡單的故事進程來喻指人生旅程，就像凱許登（Sheldon Cashdan）所說──童話故事是一趟探索內心世界的旅途，由跨越（crossing）、遭遇（encounter）、征服（conquest）與歡慶（celebration）構成典型情節，其中的每一段都是發現自我的一站[3]。此外，童話也在兒童能夠理解的層面上簡化了道德倫理的問題，讓好與壞、正與邪涇渭分明。

三、 靠講述來實現童話的魅力

口頭講述是民間童話故事的悠久傳統，這種口耳相傳的講述方式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公元前四千年，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喜歡聽故事；古印度人們相信講

---

[2]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3] 雪登・凱許登 （Sheldon Cashdan）著，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台北：張老師，2003），頁 57。

故事不但可以治病救人，還可以消除憂傷、淨化罪孽；阿拉伯世界的口頭文學傑作《一千零一夜》更耐人尋味，爲使那位厭惡生活、仇視女性的國王恢復正常，需要講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針對這點，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認爲童話的魅力是靠「講述」來實現的，因爲它具體實現了人與人的交流、人與故事的交流[4]。民間傳說來自於述說者與聽眾之間的互動過程，包含了笑話、說書、茶餘飯後的閒談，以及在火堆旁、田野間說的童話故事，不僅內容時有變動，且常爲適應新的文化背景而修改[5]。灰姑娘故事就在這種傳承的形式下，展現她浸濡於各文化中的不同風貌。

就民俗學者的眼光來看，童話只是一種故事型態，雖不同於神話、傳奇或童謠，但彼此間卻含有若干共同的成分；而強調童話有其口述根源的民俗學家們，則將童話視爲民間傳說類型的集合體，並以情節來做分類[6]。根據許建崑的說法，古典童話與神話、民間傳說、寓言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無限制的時空、情節的三段反覆、誇張的人物刻畫，行爲動機善惡的兩極化，以及口述的型態……，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古典童話的時間是平面的，沒有歷史般的縱深，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結束在「從此以後」，可以因爲篇幅的需要任意加長縮短，讓人無法掌握真正的長度；空間是飛躍的，沒有距離的拘絆；情節是片段、獨立單元的集合，採取跳躍式的勾連。它最大的特點在於人物的典型化，爲了呈現主角的善，便誇大配角的惡、描述主角的幸福，跟著就側寫配角受到的嚴厲報應。因爲典型化的主角往往是美善的代表，容易引起聽眾或讀者自我投射的心理反應，也因爲人物沒有主觀的個性表現，所以包容了每一位有個性的聽眾或讀者。日本學者相澤博曾

---

[4] 轉引自舒偉、丁素萍，〈精神分析學視野中的童話文學〉，《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 2 月第 2 卷第 1 期。頁 30。

[5] 丁興祥，〈創新閱讀童話 創化新視界〉，《百變小紅帽》導讀。（台北：張老師，2003），頁 36。

[6] 在阿爾奈（Antti Aarne）和湯普森（Stith Thompson）合編的《世界民間故事類型索引》（*Aarne-Thompson Tale Type Index*）中將童話歸於「魔法故事」類。參見凱薩琳・奧蘭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台北：張老師，2003），頁 30-3。

說：「童話裡的人物就像是沒有內心情感的紙偶人一般。」正因如此，他們不會因爲惡人受到懲罰，而質疑自己得來的幸福；更不會把個人所遭遇的折磨與悲苦，帶進圓滿的結局中[7]。

普羅普(Vladimir Propp)的研究認爲所有的童話故事儘管情節大不相同，但大致上都能歸納成幾個故事型態。他的分類架構，不只是童話故事的結構，也在更大範疇反映了文化心靈（cultural mentality）──心理分析的榮格學派稱之爲「人類集體潛意識」。童話故事不僅道出了人類集體的記憶以及生存的經驗；透過童話，我們更可以看到自己所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並由此理解我們自身如何被社會文化影響[8]。

來自於民間傳說的灰姑娘故事，情節構想或風格因爲記述者時空背景與人生經驗的渲染而受到改造，例如：灰姑娘的鞋子真是用玻璃（法文 verre）所做，或者如《大英百科全書》所說，是有人誤將毛皮（vair）錯看成玻璃了？這些以訛傳訛的事累積了數個世代，終究在時空的轉換裡被賦予新的意義。它不僅記錄了一個時代中人們的思想，即使是改變了國籍、姓名、外貌或是腳上的鞋子，依然歷久不衰、清晰易認。也因此民俗學者、女性主義者、心理分析學家、電影編劇、廣告業者總是對灰姑娘故事如此著迷，它具體呈現了與人類息息相關，複雜且基本的課題，情節則匯集了各種相對事物的原型 ── 善良邪惡、是非對錯、貧富差異、地位高低……。

本研究希望藉由對來自不同國度，但具備相同母題的灰姑娘型故事進行比較分析，以歸納不同文化下的故事特色，並進一步探討隱藏在故事表面下值得深思的問題與其影響。

研究文本的選擇上，因考量灰姑娘型故事數量繁多，故以 A/T 分類法中的 510A 型（Cinderella）故事爲中心。此一分類編號爲阿爾奈（Antti Aarne）與湯普森（Stith Thompson）所提出的故事類型索引編排方式，它對灰姑娘型故事所

---

[7] 參考許建崑，〈古典童話的閱讀策略〉，《師友》。1998 年 11 月。頁 61-5。
[8] 同註 5，頁 7。

做的經典性界定爲：故事中具備了狠毒的後母、嫉妒的姐姐、遺落的鞋等元素。

做爲研究主體的是五個具代表性的灰姑娘故事，分別爲：

（一） **中國葉限：**現存文本中最早被紀錄下來的故事，被視爲灰姑娘故事的典型代表。取材自段成式所撰，王雲五主編，由台灣商務出版《酉陽雜俎》一書中的故事原文。

（二） **義大利〈貓咪仙德麗拉〉**（Cenerentola , or The Cat Cinderella）：故事收錄於巴澤爾(Giambuttista Basile, 1566-1632)的《故事中的故事》（*Il Pentamerone , or The Story of Stories*）。它被視爲歐洲地區灰姑娘故事的藍本，也爲日後同類型故事奠下基礎。但礙於國內並無此故事的譯文，因此故事來源只得取自國外網站[9]，並參照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在其著作《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中所談及的部分情節翻譯，以求對故事內容的充分掌握。

（三） **法國〈仙德麗拉〉**（Cinderella；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這個最受歡迎的故事版本，由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記述並改寫，出版於 1697 年《鵝媽媽故事集》（*Contes de Ma Mere l'Oye* ）。以貝洛版本爲主的中文譯本在坊間爲數眾多，本研究採用的是 1997 年由志文出版，齊霞飛翻譯《貝洛民間故事集》中的〈珊朵麗昂〉。此外，也以 2004 年商周出版，蘭格（Andrew Lang）編著，曾育慧所譯之《藍色童話》（*The Blue Fairy Book*）中的〈灰姑娘〉一同做爲參照比較。

（四） **德國〈灰姑娘〉**（Aschenputtel）：格林兄弟的版本不僅展現《兒童與家庭故事集》（*Kinder-und Hausmarchen*）所處的浪漫時期色彩，也具寫實的一面。本研究採用遠流 2004 年出版，由徐珞、余曉麗、劉冬瑜所譯之《格林童化故事全集》[10]（四之一）中的第 21 則故事〈灰姑娘〉。

（五） **俄國〈美麗的瓦希麗莎〉**（Vasilissa the Beautiful）：具有民族特色的俄國

[9] 由 Heidi Anne Heiner 所建立，名為「SurLaLune Fairy Tales」網站（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收錄了各國的灰姑娘故事英文版，內容相當豐富。

[10] 該譯著是以格林兄弟 1812 年出版的故事為主。

灰姑娘故事，在國內亦無中譯本，因此故事來源同樣取自國外網站收錄”*Russian Wonder Tales*”[11]中的英文版故事，並參照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在其著作《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中所談及的部分情節翻譯，以求對故事內容的充分掌握。

除了上述研究文本的選擇外，研究者也廣泛收集坊間現有的灰姑娘出版品，摒除掉已過度簡化，甚至荒腔走板的童話故事書後，以中文譯本爲主，並參照英文版本，以求對故事原貌能有更全面的瞭解。以外，也將繪本故事、電影、電視偶像劇等相關作品，同時併入研究範圍內，以與古典童話中的灰姑娘故事做橫向比較。再進一步探討下列問題：

1.相同母題在不同故事版本中的呈現方式。

2.故事元素與時代背景或民族文化的關連性。

3.故事裡失衡的兩性關係與角色定義的影響力。

4.因應時代潮流，灰姑娘故事的「變」與「不變」。

[11] 收錄於網站 SurLaLune Fairy Tales （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由 Post Wheeler 所著之 “*Russian Wonder Tales*”的英文版故事。

第貳章　灰姑娘的身家調查

第一節　灰姑娘無所不在

美國民俗學家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The Folktale*）中曾說道：也許全部民間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類型510A）了[12]。百年以來，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傳承吸引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除了研究故事的起源與傳承路線，也剖析流傳的原因，而故事流傳的範圍之廣、數量之多、童話風格之鮮明與敘事之完整，足可構成一個超地域、超民族的故事類型[13]。

一、 中國的灰姑娘故事研究

灰姑娘故事在中國可謂淵源深遠，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有現存於世界最早的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記載－葉限故事[14]，近年來，中國境內更陸續挖掘出具有相同母題（motif）的文本，即類似於葉限故事的「達加」故事，它們是與前者一脈相傳的灰姑娘故事群[15]。丁乃通的〈中國與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即是針對此類型故事的性質與分佈情況來做研究，其中提到：

> 此型故事可能源於越南或當時居住在廣西南部的越人的觀點，或者說這個地區現在是越南北方，但那時卻是中國帝國的一部份。因為越南和壯

[12] 斯蒂・湯普森（Stith Thompson）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The Folktale*）（上海：文藝，1991），頁 151。

[13] 參考劉曉春，〈灰姑娘型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第二期，頁 89。

[14] 葉限與灰姑娘的相似性是由日本學者南方熊楠於 1911 年發現的。李道和，〈舜象故事與葉限故事關係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5 年 2 月，頁 37。

[15] 如賓陽的〈達嘎與達絲〉、龍州的〈達稼與達侖〉、天等的〈達加與達侖〉、扶綏的〈達稼故事〉、龍安的〈金英姑娘〉等，這些葉限式的故事，幾乎是家喻戶曉。

族此型故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在廣西有很大數量的壯族，這個故事也有可能是一個壯族故事……。[16]

他因而推斷灰姑娘型故事是民族複合的產物，是由於唐朝時北方高度發達的漢族文化開始向南部產生影響，才使得它具有漢族所熟悉的母題。

劉曉春則以自己所掌握流傳於中國境內 21 個民族，共 72 篇的灰姑娘型故事提出論點，她認爲這些故事雖然型態各異，文化內涵複雜，卻都具備著與 AT510A（灰姑娘型故事）[17]類似的母題，而由其主題、思想與基本情節來看，唐代的葉限故事更可說是這些類型故事的主要典範；此外，她還將故事歸類出幾個主要的母題：後母的虐待、難題考驗、神奇力量的幫助、特殊方式的身份驗證、與王子結婚。

其他曾就葉限故事做過研究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如周作人、鐘敬文、藍鴻恩、胡仲實、農學冠等。其中，農學冠更是集多家之所成，他列述以壯族《達加和達倫》爲代表與葉限故事具有傳承關係的七個口傳故事文本，又從「葉」字的古越音、魚信仰、古今地名、洞節、鞋爲定情物、出嫁對象等六個方面論證葉限故事的駱越文化背景[18]。除了國內的研究者之外，詹姆森(R.D. Jameson)也以葉限故事做爲探討灰姑娘原型來源的研究對象，並與歐洲灰姑娘故事兩相比較。

二、 西方的灰姑娘故事研究

劉曉春在〈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19]中曾提到，西方的灰姑娘故事研究始自於 1892 年英國民俗學家柯克斯（Marian Roalfe Cox）所出版的《灰姑娘故事集》(*Cinderella: 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Variants of Cinderella,*

---

[16] 丁乃通著，陳建憲等譯。《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武昌市：華中師範大學，1994)，頁 119。
[17] 見本章第二節說明。
[18] 參考李道和，〈舜象故事與葉限故事關係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5 年 2 月。頁 37。
[19] 劉曉春，〈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第 2 期，頁 89-92。

Catskin, and Cap o' Rushes, Abstracted and Tabulated, with a Discussion of Medieval Analogues and Notes) [20]。之後的學者們接著展開了更爲廣泛的調查與統計工作，在世界各地發現了共七百多個灰姑娘型故事，若再加上以此爲主的圖畫、音樂以及各類劇本等，「灰姑娘」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更不下於一千五百種。

而根據湯普森的估計，灰姑娘故事在歐洲就有至少五百個文本，在亞洲、中國、印度與菲律賓、印尼等地，以至北非、西蘇丹、馬達加斯加和毛里求斯島等地都可覓得灰姑娘芳蹤；在美國則早已被人們所熟知。

除了上述詹姆森所著的《中國的灰姑娘》（*Cinderella in China*）是以葉限故事爲主，探討灰姑娘故事原型的起源，巴斯科姆（William Bascom）的《非洲的灰姑娘》（*Cinderella in Africa*），分析 A/T 分類法中沒有涉及的灰姑娘型故事，並歸納出相似的故事母題；拉曼琉堅（A.K. Ramanujan）的《根納德的灰姑娘》（*Hanchi: A Kannada Cinderella*）則提供作者 1955 年在印度北根納德地區的一個山村──吉度爾所采錄到灰姑娘故事。這些學者從區域性和民族性出發，以具有普遍意義與鮮明文化特徵的故事作分析，爲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提供了眾多可供比較研究的文本。

而更多學者關注的是對故事文化內涵的探尋，有些從精神分析學派觀點探尋故事潛在含意，有些討論歷史風俗對故事的可能影響，有些則以結構主義方法探討故事構成要素的衝突與人物間的關係排列，以期從中找到人類文化的共通因素。

早期的灰姑娘故事研究多以現有材料試圖恢復故事的原來樣貌，如：波爾博里斯(Photeine P. Bourboulis)《新娘秀的風俗與灰姑娘的童話》（*The Bride-Show Custom and the Fairy-Story of Cinderella*）是以中國的葉限故事爲研究對象，他認爲試鞋、繼姊削足適履……等母題與婦女纏足的風俗有關，而由纏足的時代起源、家庭與社會文化背景等來看，上述母題更可說是「灰姑娘故事源於中國」這個理論假設的民俗背景；此外，他也對「洞節」這個母題做縱橫比較，認爲宮廷

[20] 詳見本章第二節。

舞會是洞節的原型，而另一個母題──「神奇的助手」，亦被認爲是中國本土宗教輪迴轉世觀念的反映。

受到榮格原型理論影響的學者們，則對灰姑娘故事的部分母題進行原型分析，「原型」是文學作品中反覆出現的意象，具有約定成俗的語意聯想，它既是社會心理的，又是歷史文化的[21]；弗朗茲（Marie-Louise von Franz）便以《美麗的瓦希麗莎》（The Beautiful Wassilissa[22]）這個俄國的灰姑娘故事中部分特殊母題，從心理學和人類學的角度探討故事中所反映出人類心理的普遍性，她提到女巫芭芭雅嘎（Baba Yaga）的兩面性，暗示著女性心理對自我的理解也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此外，貝特漢 1977 年出版《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也針對中國的葉限，以及巴澤爾（Giambattista Basile）、貝洛(Charles Perrult)與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三個版本的灰姑娘故事做諸多探究，將故事隱含的心理意義逐一分析，並歸納出灰姑娘是個「同儕相爭」的故事，其更成爲後續研究的重要參考；而魯賓斯坦（Ben Rubenstein）《灰姑娘故事的真諦之於小女孩的發展》（*The Meaning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Little Girl*）亦就故事意義的闡明，提供了精神分析、榮格與佛洛依德等三個學派的個別看法。

佩斯（David Pace）《超越型態學：列維－斯特勞斯和民間故事分析》（*Beyond Morphology: Levi-Strauss and Analysis of Folktales*）則對故事人物間的衝突作結構主義分析，尋求故事基本內涵。他著眼於開頭、結束與發展中的調解力量，並認爲故事的開頭與結尾兩者平衡關係的建立與打破，可說是某種存在於社會中的穩定結構的反映。

關於灰姑娘故事的研究數量繁多，但無論中西方，這些立足於不同論點而得的成果，都讓我們對於故事的多元化與豐富性有更深的認識，其中具備著指標性

[21] 參見葉書憲選編，《神話－原型批評》(陝西：師大出版社，1987)，頁 16。
[22] 故事另一譯名為"*Vasilissa the Beautiful*"，本文採用此譯名之故事。

意義的故事分類界定更是影響深遠，不僅爲體系龐雜的灰姑娘家族做了有系統的歸類，更是後世研究的重要基礎。

NTTU Library

第二節 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故事分類研究

類型的劃分屬於民間文學中的分類學研究，灰姑娘這個世界性的故事類型經由幾代學者的努力終於建立起超地域、超民族的故事類型與母題，爲之後的研究者把握了故事流傳與演變的歷史線索並揭示傳承的規律[23]。英國民俗學家柯克斯所著《灰姑娘故事集》(*Cinderella: 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Variants of Cinderella, Catskin, and Cap o' Rushes, Abstracted and Tabulated, with a Discussion of Medieval Analogues and Notes)* 於 1893 年出版，是第一個關於灰姑娘故事的系統性研究。她以 345 個灰姑娘故事的變異文本進行比較研究，對於構成故事的母題做出如下的界定：

A. 灰姑娘（Cinderella）：受虐的女主角，透過鞋被人所識。

（Ill-treated heroine. Recognition by means of shoe）

B. 貓皮(Catskin)：不正常的父親，女主角逃離。

(Unnatural father. Heroine flight)

C. 燈芯草帽(Cap o'Rushes)：李爾王式的判斷，被放逐的女主角。

(King Lear judgment. Outcast heroine.)

此外，還有一些與以上三種類型部分情節相符的故事，由於無法被適切的歸類於上述任何一個類型之中，故使它們另成一類（Indeterminate），再加上以男性爲主角的灰姑娘故事（Hero Tales），全部故事總共有 345 個，其中以灰姑娘型（Cinderella）137 個所佔最多。

半個世紀後，瑞典民俗學家露絲（Anna Birgitta Rooth）在 1951 年出版的《灰姑娘故事圈》（*Cinderella Cycle*），則蒐集了七百多篇灰姑娘故事的變異文本，對

[23] 參考劉曉春，《灰姑娘型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第二期，頁 89。

故事類型作了一個與柯克斯大同小異的界定。她將灰姑娘故事在歐亞兩大傳統流行區域的分佈狀況以地圖標示出來，由母題的地域分佈確定灰姑娘的故事圈，並描述出灰姑娘型故事的三個分類（510A 灰姑娘、511 一隻眼、兩隻眼、三隻眼、510A 與 511 的複合型故事）在歐亞大陸的五個傳統流行區域：遠東、近東、東歐、南歐和北歐。她認爲某些母題在歐洲和亞洲，各自有其獨特的形式，而東方的灰姑娘故事更是聯繫緊密，已形成了一個整體。

芬蘭學者阿爾奈（Antti Aarne）1910 年所刊行的《故事類型索引》（*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在湯普森先後兩次的增訂與補充後，於 1928 年出版了《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The Folktale*）。他們兩人對故事的類型索引編排方式，被稱做「AT（Aarne / Thompson）分類法」，在這個分類索引中也對灰姑娘型故事做了經典性的界定： 510 類型故事即爲「灰姑娘與燈芯草帽」（Cinderella and Cap O' Rushes），共包含了以下各種子類型：

510A：灰姑娘(Cinderella)。

510B：金衣、銀衣和星星衣(The Dress of Gold, of Silver, and of Stars)。

511　：一隻眼、兩隻眼、三隻眼(One-Eye, Two-Eyes, Three-Eyes)。

511A：小紅牛(The Little Red Ox)。

其中第一個分類「510A 灰姑娘（Cinderella）」類型的故事中即包含了以下的元素：兩個繼姊、來自母親墳上的幫助、三次造訪教堂（或舞會）、試鞋……等情節，這正是最爲人所熟知的典型灰姑娘故事。根據貝特漢的觀點，他認爲造成灰姑娘型故事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灰姑娘命運突變的原因」，正是以此爲據，讓故事得以分門別類[24]。

[24] 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著，舒偉、樊高月、丁素萍譯。《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303。

第三節　五個灰姑娘故事

世界各地流傳的灰姑娘型故事都有著各自的民族特色，在故事情節上總能找到不同地域、民族和時代的文化內涵，因爲這些故事的誕生來自於民間故事的傳播者根據自己現實生活的環境，並按照自身民族的風俗習慣、思想願望、心理情趣或藝術傳統等因素進行編織、改造，乃至於再創造的結果。所以自然顯示出不同歷史時期的風貌和民族的特色，也因此我們能在具有相同母題的同類型故事裡，看到一些共同的因素，也發現故事背後相異的文化底蘊，從而獲得不同的藝術感受[25]。

本研究以五個不同版本的灰姑娘故事做爲主要研究對象，分別爲中國的葉限故事、義大利巴澤爾〈貓咪仙德麗拉〉、法國貝洛〈仙德麗拉〉、德國格林〈灰姑娘〉與俄國的〈美麗的瓦希麗莎〉。中國版本是灰姑娘型故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連接故事古老型態與發展形式的重要一環；義大利巴澤爾版本爲歐洲同類型故事奠基，貝洛和格林的版本廣爲人知且最受歡迎，而富含不同故事元素的俄國版本則可提供前者做爲參照比較。

這五個不同的灰姑娘故事，儘管在次要情節上出現差異性，但故事的敘述形式在主要特徵上卻是相同的，例如：主角最初都是掌上明珠，接著，從受寵愛的雲端跌落到卑賤的深淵，結束時又否極泰來的過更幸福美滿的生活，一旦穿上了非她莫屬的舞鞋（或代表個人的衣飾物品），故事便以「善有善報」劃下句點。

一、 中國── 葉限故事

中國的灰姑娘葉限，出現於唐朝段成式（803～863）[26]的《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支諾皋上，它被認爲是世界上灰姑娘故事最早的文字記錄，原文如下：

---

[25] 參考胡梅，〈《葉限》與《灰姑娘》的比較研究〉。《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2003 年 9 月第三卷第三期。頁 73-76。

[26] 段成式是晚唐詩人，詩作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生於唐德宗貞元季年，卒於懿宗咸通四年。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慧，善淘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鰭金目，遂潛養于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敝衣，後令汲於他泉，計裏數裏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于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發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內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玉食，隨欲而具。

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

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于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栲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既遍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爲飛石擊死。

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石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征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

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二、 義大利 ──〈貓咪仙德麗拉〉

在葉限故事被記載下來的八百多年後，十七世紀的義大利，出現了歐洲灰姑娘故事的雛形 ──〈貓咪仙德麗拉〉(Cenerentola , or The Cat Cinderella)，這個故事收錄在巴澤爾 (Giambuttista Basile, 1566-1632)[27] 的《故事中的故事》(*Il Pentamerone , or The Story of Stories*）[28]。故事敘述一個鰥夫和他的獨生女蕊柔拉（Zezolla）生活在一起。蕊柔拉有一位非常喜愛的保母。父親再婚所娶的女人性情惡毒，對可愛的女兒總是百般欺侮，冷酷對待；蕊柔拉因而經常向保母抱怨：「妳這麼愛護我照顧我，為什麼妳不是我親愛的母親呢？」於是，她和保母一起，設計要害死後母。保母要蕊柔拉等到父親出門後，想辦法引後母到閣樓上拿衣箱裡的一件舊衣服，趁著她低頭進去找衣服時，讓沈重的箱蓋落下，壓斷她的脖子；蕊柔拉按照保母所教，真的殺死了後母。

父親相信妻子的死是出於意外，接受了女兒的安慰。在合於禮俗的服喪期過後，蕊柔拉便設法說服父親，讓他娶了保母。然而，蕊柔拉快樂的生活也就此畫下了句點，保母露出可怕的真面目，一心幫助自己六個女兒討好父親，對蕊柔拉的百般疼愛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欺淩與虐待，她得日復一日的清洗爐柵，因此，得了個「煤灰貓」的綽號。

有一天，蕊柔拉的父親因公要到薩丁尼亞去，他詢問女兒們想要什麼禮物，繼女們有的要美麗的衣服，有的要裝飾頭髮的珠寶，有的要把玩消遣的小玩意兒，蕊柔拉告訴父親：「我什麼都不要，只希望你幫我請求精靈之后是否可以送我什麼東西。」

父親返航後，為蕊柔拉帶回精靈之后所給的一棵椰棗樹、一個金色水桶和一條銀色毛巾。蕊柔拉把這棵樹重新種下，每天用金色水桶仔細澆水，用銀色毛巾吸乾多餘的水分。不久，椰棗樹長成大樹，從枝幹中誕生了一個精靈，答應會實

---

[27] 關於巴澤爾的出生年，根據 Benedetto Croce 的說法為西元 1566 年，但另有一說為 1575 年。
[28] "*Lo Cunto de li Cunti*"，另有譯名為《故事集》。

現蕊柔拉所有的願望[29]。

不久，王子將舉行盛大的舞會。蕊柔拉非常想參加，但卻沒有合適的衣服。她等到姊妹都出門後，到樹下唸出樹精靈告訴她的魔法咒語[30]，樹上立刻出現了一件金色禮服和珍珠寶石串成的項鍊，樹精靈還給蕊柔拉一匹駿馬和十二個隨從，讓她有足夠的排場去參加舞會。嫉妒的姊妹們並沒有認出她來，美麗的外表和優雅的舉止更讓王子為蕊柔拉深深傾倒，而向她求婚；但因為害怕王子發現自己卑微的處境後會拒絕她，所以慌張的逃出宮殿。

這位神秘公主在驚慌逃走時落下了一隻舞鞋，王子拾起這隻鞋，將它握在手中，宣布說：「這美麗燭台啊，握著佔據我心的蠟燭。擱著美麗水壺的架子啊，那水壺燃燒我的生命！華美的服飾啊，牽繫著愛的網，捕捉了我的靈魂。我要將妳緊擁，擁在我的懷中。」

他下令舉行一場盛宴，命令國內的所有女子都必須參加，他要不惜代價找到這隻鞋的主人。這一場隆重的盛宴，處處洋溢著歡欣趣味，還有許多美味的食物：糕點和派餅，烤肉和肉丸子，通心麵和義大利菜捲……，足夠一整個軍隊吃。國內所有的女人都受到邀請，不論貧富、年齡或頭銜，但卻沒有人的腳剛好合這隻鞋，王子於是懷疑有人被遺漏。蕊柔拉的父親承認他還有一個睡在廚房爐灶邊的女兒，不過無關緊要。但王子卻下令將宴會再延一天，並要求「所有」女人都要參加。

第二天，當每個人都酒足飯飽後，王子要宴會上的所有女人試穿這隻鞋。她們一個個輪流試穿，等鞋子來到蕊柔拉面前，她的腳穿上鞋子剛好服服貼貼，王子立刻挽起她的手臂，請她坐在身邊的寶座，為她戴上皇冠，然後下令所有臣民向她致敬，尊她為皇后。從此以後，王子與蕊柔拉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姊妹們則因為嫉妒遭受懲罰，兩手空空，或者說是光著腳丫，滿懷惱怒的回到她們的

---

[29] 同註 2，頁 125。

[30] 魔法咒語讓蕊柔拉能獲得最美的裝束，咒語內容為： " My little Date-tree, my golden tree, With a golden hoe I have hoed thee, With a golden can I have watered thee, With a silken cloth I have wiped thee dry, Now strip thee and dress me speedily."。

母親身邊。

三、 法國 ──〈仙德麗拉〉

法國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仙德麗拉〉可說是最受歡迎的一個版本，收錄於貝洛晚年（1697 年）所出版《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e”* 或*“Contes de Ma Mere l’Oye* ”，即《鵝媽媽故事集》）。故事的主角仙德麗拉身為貴族紳士的獨生女，不但具備了已逝母親的所有美德，也包括了美麗的容貌。父親再娶的妻子和帶來的兩個女兒，則和仙德麗拉有著天壤之別，她因而受到繼母的虐待；但溫順的個性讓她默默忍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不敢向懼內的父親抱怨，以免受到斥責。每當工作做完，她就縮到壁爐的角落，身上常沾滿了爐灰，被戲稱為「灰女僕」（Cinderwench），小姐姐的嘴巴沒那麼壞，改叫她「灰姑娘」（Cinderella）。

為了參加王子舉辦的盛大選妃舞會，有著天生敏銳審美觀和判斷力的仙德麗拉，幫忙姐姐們梳頭裝扮，但卻自憐的壓抑住自己無法參加的遺憾。她只能羨慕地看著姐姐們前往皇宮，然後嗚咽抽泣起來，神仙教母在這時出現，將院子裡的南瓜變成一輛閃閃發光的黃金馬車、六隻老鼠成了灰毛黑斑的駿馬、蜥蜴變成僕役，她的魔杖再輕輕一點，讓仙德麗拉的破衣服瞬間變成炫麗高貴的禮服，雙腳則穿著世界上最美麗的玻璃鞋。出發前，神仙教母叮嚀她必須在午夜前回來，因為十二點一過，魔法變成的一切都會恢復原狀。

接連兩天在舞會上出現，王子果然深深為她著迷，仙德麗拉陶醉在美妙的氣氛裡，就連兩個姐姐都沒有發覺她真實的身份。王子更是緊跟著她，不斷訴說柔情蜜語，於是一時大意的仙德麗拉，直到時鐘敲了十二下，才驚醒過來，有如母鹿般輕盈的逃跑出去。在逃跑的時候，她的一隻玻璃舞鞋脫落了，王子小心翼翼，十分珍惜的把舞鞋撿起來，他愛上了穿著這隻小小舞鞋的美麗公主，於是兩三天後，便公開宣布將要與鞋子的主人結婚。

不論貴族或平民，全國的女性一個個試穿玻璃舞鞋，但是卻沒有人能夠合腳。最後官員來到仙德麗拉的家中，她的腳輕而易舉的就穿上舞鞋，並從口袋裡掏出另一隻鞋來；這時，神仙教母用仙女棒在仙德麗拉的衣服上稍微觸摸一下，那衣服馬上變成比任何人穿的都要高貴豪華。仙德麗拉的身份終於被確認，幾天後，王子就和她結婚了，而兩個姐姐則跪在她的腳邊懇求原諒。

心地善良的仙德麗拉不計前嫌地請姐姐們到皇宮來住，又安排兩人與貴族結婚，從此一起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四、 德國 ──〈灰姑娘〉

收錄於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兒童與家庭的短篇故事》（*Kinder-und Hausmarchen*，1812-1815）中的〈灰姑娘〉，故事大意如下：

從前有個富人，他的妻子生了重病，妻子臨終前對自己唯一的小女兒說：「親愛的孩子，你要虔誠善良，這樣，仁慈的上帝就會永遠幫助你；我也會在天上向下望著你，陪伴在你身邊。」說完，就離開了人世。從此小姑娘每天來到母親的墳前慟哭，她一直很虔誠、善良。

不久，商人娶了一個後妻，她帶來了兩個女兒。女兒們的臉蛋兒長得白淨漂亮，但內心卻是又狠又黑。從此，可憐的小姑娘開始了苦難的日子，她們拿走了她漂亮的衣服，只給她一件灰舊的掛子和一雙木屐穿，她必須從早到晚做又重又累的活兒。兩個姐姐還想著法兒欺辱她，把豌豆和扁豆倒在灰裡，讓她坐在那兒一粒一粒地重新揀出來。晚上她只能躺在灶邊的爐灰裡，因爲一天到晚渾身是灰，看上去很髒，所以家裡人都叫她「灰姑娘」。

有一次，父親去趕彌撒，在回家的路上，替她帶回帽子所碰到的第一根榛樹枝，灰姑娘把樹枝栽種在母親的墳上，傷心的眼淚澆灌著它，不久就長成了一棵美麗的榛子樹。灰姑娘一日三次來到樹下傷心落淚，祈禱上帝，每當這時，樹上就會飛來一隻小白鴿，如果灰姑娘說出什麼願望，白鴿便把她希望的東西扔下來。

不久，國王要舉辦一個盛大的舞會爲自己的兒子挑選新娘。後母的兩個女兒都受到邀請，灰姑娘順從的爲她們做這做那，眼淚卻禁不住落了下來，她請求後母准許她一起去。但後母以從灰燼裡挑揀出豆子做爲條件，雖然灰姑娘獲得白鴿的幫助，卻還是無法如願；最後樹上的白鴿提供華麗的衣著，才讓她能順利前去參加舞會。接連三天，她都從王子身邊匆忙離開，第一天跳進鴿子棚，第二天躲在梨樹上，第三天王子在台階上塗了瀝青，當灰姑娘向下奔逃時，左腳的金鞋就黏在台階上。王子拿著那隻小巧精緻，用純金做成的鞋，想要找到真正的鞋主；被嫉妒心驅使的後母，便要自己兩個女兒削去腳跟、切掉腳指以穿上鞋子，但假冒的行徑卻屢屢被樹枝上的白鴿識破。

最後，鞋子終於順利穿在灰姑娘的腳上，王子這才認出真正的新娘；舉行婚禮時，想來討好並分享幸福的兩位繼姊，遭小白鴿啄瞎雙眼，也爲她們的惡毒和虛僞付出代價，受到終身失明的懲罰。

五、 俄國 ──〈美麗的瓦希麗莎〉

俄國版本的灰姑娘故事來自於古老的民間傳說，故事敘述某個王國裡的一位商人，有個漂亮的女兒名叫「瓦希麗莎」。瓦希麗莎的母親在她八歲時便病重過世了，臨終前，母親留給她一個洋娃娃，並告訴她：「我就要死了，除了身爲母親對妳的祝福以外，還留給妳這個洋娃娃。記得隨時把它帶在身邊，而且絕對不要讓別人看到，如果遇到什麼麻煩，就給它吃東西，請它幫助妳。」然後母親吻別了瓦希麗莎，就與世長辭了。

這個商人在妻子死後，按習俗服喪了一段時間，接著便考慮再娶，他選擇了一位帶著兩個女兒的寡婦，只因她年紀稍長，又有兩個與瓦希麗莎年紀相仿的女兒，看起來似乎是個經驗豐富的家庭主婦與母親；但她其實是個冷酷狠毒的女人，完全不如商人原先所想。瓦希麗莎因爲美麗的容貌受到後母與繼姊們的嫉妒，而必須做各種艱苦辛勞的工作，但這些卻無損她的身材或樣貌，反倒是後母

和繼姊們，因爲滿懷恨意而越顯消瘦醜陋。瓦希麗莎之所以能承受繼母的虐待，就是因爲洋娃娃的幫助，每到晚上，瓦希麗莎就將自己省下來的食物給洋娃娃吃，並向它訴苦，洋娃娃總會給她建議和安慰；到了白天，洋娃娃更幫瓦希麗莎完成所有的工作，讓她的日子過得還算輕鬆。

幾年之後，已到適婚年齡的瓦希麗莎受到村中所有男子的追求，讓後母因此替自己女兒的終身大事感到憂心，自然遷怒到瓦希麗莎身上，一心想要除掉她。就在父親遠行到另一個國家後，後母把家搬到大森林邊，這座森林裡住著可怕的巫婆──芭芭雅嘎（Baba Yaga）。後母每天派瓦希麗莎到森林裡去工作，希望她會碰上女巫，然而，多虧洋娃娃的小心照顧，瓦希麗莎總能平安回到家。由於每天晚上姐姐們和瓦希麗莎必須點著燭火鉤蕾絲、織襪子和紡紗，後母於是用計讓她得去向芭芭雅嘎借火。

瓦希麗莎在森林中徘徊尋找芭芭雅嘎的小屋時，被一陣馬蹄聲驚擾，白衣騎士騎著高大的白馬從她身邊奔馳而過，他一經過，天就亮了。再往前走一會兒，又遇見第二位紅衣騎士騎著紅馬經過，陽光這時從地平線上乍然顯現。瓦希麗莎繼續前進，來到一片空地，空地中央佇立的就是芭芭雅嘎的屋子。小屋周圍是用人骨圍成的，還釘著人的頭顱，和睜得大大的眼睛。門柱是人腿、門把是人手，門鎖則是一張長著尖牙的嘴。瓦希麗莎呆立在原地，第三位騎士出現了，一身黑衣的他騎著黑馬直奔芭芭雅嘎的門口，接著就像被土地吞噬一樣突然消失，黑夜便降臨了。

當瓦希麗莎見到芭芭雅嘎時，她顫抖著身體答應了借火的交換條件──必須住下來並爲芭芭雅嘎工作一段時間。在芭芭雅嘎出門的時候，瓦希麗莎得打掃庭院、清理房子、煮晚餐、洗床單，還要把發霉的小麥從好的穀子中挑出來，「在我回家前將一切做好，否則我就吃掉妳。」芭芭雅嘎說。當然，瓦希麗莎的洋娃娃幫她解決了難題，芭芭雅嘎傍晚回來時，訝異的發現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她召喚她的魔法幫手將麥子全都磨成粉。

第二天相同的情況重演，但多虧洋娃娃的幫忙，所有的工作仍能順利的完

成。當芭芭雅嘎坐下吃飯時，要一旁的瓦希麗莎說話，但卻提醒道：「記住，並非所有的問題都是明智的，知道得太多會讓人很快變老。」因此，瓦希麗莎只對自己在路上看見的三位騎士感到好奇而提出疑問，芭芭雅嘎告訴她：「他們分別是白天、紅日與黑夜，全是我忠實的僕人。」

接著，輪到芭芭雅嘎問瓦希麗莎是如何將那些工作完成的，單純善良的瓦希麗莎回答道：「全是因爲有母親的庇護」。沒想到，芭芭雅嘎竟要求瓦希麗莎離開，只因她不要受到庇護的人待在她的屋子裡。於是，帶著女巫給的火把──眼睛燃燒著火焰的頭顱，瓦希麗莎順利的回到家。

令人意外的是，這次瓦希麗莎受到前所未有的熱誠款待，原來是因爲從鄰居那裡借來的火一進到屋裡就立刻熄滅，後母說：「也許妳帶來的火不會熄。」於是便將頭顱帶進屋子裡。沒想到從頭顱眼中發散出的火越燒越劇烈，那躲也躲不掉的火光，在一夜之間就把後母和繼姊都燒成了灰燼，只有瓦希麗莎毫髮無傷的存活下來。

瓦希麗莎將頭顱埋進土裡之後，便動身前往鎮上等待父親歸來，在那裡遇見願意收留她的老婦人。瓦希麗莎幫忙紡紗，並在洋娃娃的幫助下，利用織布機織出世界上最美麗的亞麻布，她讓婦人拿布去賣，婦人卻將布呈給沙皇，沙皇希望這麼好的布可以做成襯衫，於是瓦希麗莎開始不眠不休的工作，直到十二件襯衫完成。當老婦人送交衣服給沙皇時，瓦希麗莎將自己梳洗整理，並穿上最好的衣服，在窗邊等候；不久沙皇的僕人來到院子裡對她說：「沙皇想見幫他縫製襯衫的女子，親自給她獎賞。」沙皇一見到這位美若天仙的女子，立刻墜入愛河，決定娶她爲妻。

當瓦西麗莎的父親回來後，她邀請父親和老婦人到皇宮裡住，並將洋娃娃放在口袋裡陪伴她，直到生命的盡頭。

第叁章　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第一節 相同的母題

〈灰姑娘〉故事可說是童話故事裡流傳最廣且遍及世界各地的一個，鹿憶鹿曾說道：灰姑娘是一個世界性的民間故事，不只流傳於亞洲、歐洲、美洲的各國各族間，也在非洲的埃及等地，其基本類型是一樣的，女主角受後母及繼妹的虐待，常是灰頭土臉、遍體鱗傷，所以有「灰姑娘」的名稱[31]。

幾乎所有灰姑娘型（AT510A）故事都循著相同的脈絡進行，儘管故事內容與細節常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改變，但我們仍可以從中找到重要母題：受虐的少女、神奇的幫助、舞會試鞋（身份確認），這些母題匯合在一起，使故事得以產生強烈的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感染力和豐富深邃的意義[32]。母題（motif）是民間文學中常用的一個概念，指貫穿於同類型作品中共同而穩定的因素。它可以是某種思想觀念、形象或意象，在民間故事中則常以程式化的情節表現，各個母題在經過有次序的羅列後，才構成嚴謹的故事結構框架。

故事的主角原本是一位美麗善良的少女，在母親過世之後，新進門的後母與繼姊因爲嫉妒她的美麗和集於一身的寵愛，而對她百般刁難虐待，時而冷嘲熱諷不說，許多粗重卑下的工作帶來的骯髒與不堪，更讓她在家中的地位從此跌落，彷如家中女傭一般。所幸，神奇助手的出現爲她的命運帶來轉機，不論是母親墳上的樹、動物的骨頭、母親留下的紀念品，還是揮動魔杖的神仙教母，都在緊要關頭顯現神奇的力量，給予主角所需的幫助，不僅解決了難題，還提供華麗的裝束，讓她能迎接命運的另一個轉機──舞會。

---

[31] 鹿憶鹿，〈不能翻身的後母角色〉，《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學校學報》。2003 年 5 月第 19 卷第 2 期。頁 8。

[32] 同註 24，頁 310。

因爲舞會，讓象徵崇高地位與權力的男性角色──王子，對主角一見鍾情，而匆忙逃離時遺落的鞋子則成爲確認她身份的重要物品，失去衣著裝飾的灰姑娘因爲通過「試鞋」這個確認的儀式，才得以獲得地位的晉升，脫離了低下的社會階層成爲貴族；故事最後，負面角色常有不得善終的下場，後母與繼姊們不是被亂石打死、被火燒死，就是受到慘忍的酷刑，以此來驗證故事裡「善惡有報」的道德訓示。此外，主角的性格特質也被清楚的刻畫出來，她在面對逆境時不屈服的勇氣以及溫順謙遜的個性，都可視爲其命運轉變的主要原因，不論故事版本的地區性爲何，在這個部分卻具備著共通性，

灰姑娘的處境所以改變，主要是因爲母親角色的消失。在多數的故事版本裡，一開頭便讓灰姑娘的親生母親因爲生病而過世，父親的續絃便成爲她受虐的首要原因，後母和繼姊的冷酷惡毒相較於主角的善良溫順，恰是天差地遠的對比，也因此讓「嫉妒」成爲後母施虐於非親生子女的重要心理動力。

父親原本應該是灰姑娘的重要支持，卻因爲家中權力地位的轉移，不再顯現作用，反而成爲一個無聲的角色，所以當她受苦時，以莫名原因而「淡出」的父親竟然無法提供任何幫助或具備使情勢改變的力量。不過，這樣的沈默卻也成爲製造故事衝突的必要條件，因爲有了善惡兩股力量（邪惡的後母與善良的灰姑娘）的對抗，才有情節的重心[33]。此外，父親遠行而歸帶回的物品，無論是第一根碰到帽子的榛樹枝，或者精靈之后的贈禮，都牽繫著主角後來的命運轉折：榛樹枝長成大樹後，樹枝上的白鴿不僅幫助灰姑娘挑揀出混在灰燼中的豆子，與蕊柔拉的椰棗樹相同，它們還提供了適合參加舞會的漂亮衣服和鞋子。

這些神奇的助手在每個故事中以不同的風貌出現，正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內涵與特色，他們可說是母親形象的轉化，也象徵著好母親精神的延續：有時是動物，（如：墳前樹上的白鴿或池塘裡的魚），有時是陪伴主角的物品（如：洋娃娃），有時則是會施魔法的精靈或神仙教母。然而不論型態如何，每個都是支持主角的重要力量，也是讓故事能夠向下發展的元素之一。

[33] 參考廖卓成，《童話析論》（台北：大安，2002），頁 117。

而舞會則給予主角一個命運轉變的可行環境，藉著神奇的幫助，她通過第一個考驗(後母的拒絕、不可能的任務、沒有合適的衣服……)，在進入這個未婚男女挑選對象的場合後，因爲自己的國色天香讓王子對她一見鍾情，以致於午夜前倉促逃離時掉落的一隻鞋，造就了之後王子對她的追尋行動，這也是灰姑娘所面對的第二個考驗。

大多數的灰姑娘故事裡，鞋子是最常被用來做爲確認主角身份的信物，在「試鞋」這個故事的重要橋段裡，它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從葉限到仙德麗拉，幾乎每位主角都有一雙細緻玲瓏的小腳，小腳不僅暗示著她尊貴而纖細的身段，也是其他企圖假冒者無法瞞騙冒充的，灰姑娘那兩個削足適履的繼姊，即使硬是將已經殘缺的腳套進鞋子裡，還是讓樹上的白鴿識破；而灰姑娘雖然穿回原本的破舊衣裳，但卻能毫無窒礙的穿上屬於她的鞋，最終成爲王室貴族，獲得地位的晉升。故事結局除了讓主角（正面角色）獲得苦盡甘來的美滿幸福，後母與繼姊（負面角色）也必須遭受應得的報應，「懲惡揚善」──故事這才劃下完美的句點。

第二節　灰姑娘的異國風貌

一、　中國葉限故事

中國的灰姑娘「葉限」被認爲是世界上灰姑娘故事最早的文字記錄。後來在埃及的一個故事裡，也發現了相似的故事要素[34]，葉限故事的來源及意蘊卻是最受人重視，同時也最常被廣泛討論的，尤其在探究故事母題的來源是起自於本土，亦或由域外傳入，中外的研究學者們對此皆有各種不同的論點。然而，故事中的許多元素，無論是頳鰭金目的魚或只容得下葉限一雙小腳的金鞋，都不禁讓人與中國文化產生連結。

在古老中國一夫多妻制盛行的封建社會，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由男性主宰的家庭關係裡，身爲中心人物的父親一旦消失，便代表著主角葉限由原生家庭可得的保護也因而失去，她的處境如何都掌控在新的權力者──後母的手中，後母對她的虐待從被迫去做既粗重又危險的工作[35]可見一斑，而論其動機，可以解讀爲後母對丈夫元配嫉妒的心理，從而產生報復於非親生子女身上的行爲。

逆來順受的主角偶然得到的魚是她辛勤工作與善心的報償，透過餵養建立的情感除了聊慰她勞動生活的苦悶，同時也是命運轉變的契機，「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36]更暗示了牠是神魚的特性，神魚雖讓狠毒的後母吞食下肚，但魚骨的神奇力量卻沒有消失，因爲自天而降之人，這個具有父親形象者的指點，主角收集魚骨而得以金璣玉食，隨欲而具[37]。魚骨就是葉限的神奇助手，象徵著已故母親的庇佑與幫助，在洞節舉行時，魚骨便提供了衣履讓她也能夠前往參加。

葉限養魚的情節與印度神話中曼奴王（Manu）養魚，由小至極大，然後告

---

[34] 六世紀的埃及，有羅多皮絲（Rhodopis）的故事，也具備「失鞋－尋鞋－與法老結婚」的情節。

[35] 原文為：…末歲，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段成式撰。王雲五主編。《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皋上（台灣商務，1966），頁 172。

[36] 段成式撰。王雲五主編。《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支諾皋上，（台灣商務，1966），頁 172-3。

[37] 同上註。

訴曼奴洪水將至，載之而逃的的情節頗爲相似[38]，和故事多所流傳於中國南方也有相關。段成式在故事的開頭及結尾都說明這是「南人相傳」的「南中怪事」，可見故事的來源與元素承載了豐富的地域文化特色。

在歷史上，越南的北部與我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都居住著百越民族[39]，他們的物質文化特徵屬於稻作文化，稻作民族有史以來都是靠水生動植物爲生，所以魚類動物在百越民族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魚捕得越多，生活就越富足，也因此魚成了財富的象徵；而由此形成對魚神的信仰和崇拜也就不足爲怪了[40]； 廣西壯族民間有神魚的傳說，民歌中的「鯉魚」是一種美好的象徵，葉限故事中那神奇的魚骨就呼應了上述的特點。對中國人而言，魚原本即具有特殊的意義，諸如「魚躍龍門」指人飛黃騰達、過年吃魚意味「年年有餘」，舉凡桌上菜餚要豐盛必定少不了一尾大魚，甚至讓人欣賞的鯉魚也得養的又肥又大才是上等，魚的吉祥含意可說是中國文化的獨有特色。

「洞節」則是洞民一年一或二度的重大節日，因稀而顯貴。所謂「洞」是唐、宋時代實行於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在寨、州、縣之下廣泛設置的一種羈縻制基層組織機構[41]，在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的當時，人們只有在洞節及酒宴等盛大的集會時，才有機會尋覓自己的情人或伴侶，它反映出我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節日擇偶」的民俗文化現象，葉限雖然未在當時與陀汗國王見面，但洞節卻成就了他們的姻緣。洞節的意義等同於西方的舞會，也因爲必須盛裝才能赴會，葉限就得藉助魚骨的幫助──提供衣飾；而慌忙逃離時掉落的一隻金鞋，也成了日後確認身份的物品。

金鞋輾轉落入陀汗國王，這個象徵權力與地位的男性角色手中，因爲金鞋引起他對鞋主的好奇，進而心生愛意展開追尋。鞋子的意象與中國文化淵源頗深，

---

[38] 洪水神話在印度流傳普遍，最早的形式見於《百道梵書》。相關資料可參考 Alan Dundes , *The Flood Myth*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281-291.

[39] 陳國強、蔣炳、釗吳綿吉、辛士成，《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 325。

[40] 胡梅，〈《葉限》與《灰姑娘》的比較研究〉，《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2003 年 9 月第三卷第三期，頁 73-6。

[41] 據廣西藍鴻恩考證。資料來源：黃濱、農學冠，〈世界最早的灰姑娘傳說在廣西〉，網頁資料：http://www.newgx.com.cn/staticpages/20040521/newgx40ad54bb-191654.html（2006.2.8）

在漢族的婚俗中，常以鞋之成雙表示男女的和諧成對，即是取「鞋」與「諧」之聲韻相同關係；金榮華曾提到：有人認爲灰姑娘故事起源於漢族，因爲整個故事的樞紐在鞋子[42]。詹姆森（R.D. Jameson）也因「其輕如毛，履石無聲」的緣故，認爲葉限的金鞋是一雙小鞋，而確定此一母題具有中國特徵。

的確，經過學者研究，證實了中國境內許多民族都普遍存在著「以鞋定情」、「以鞋試婚」的風俗，而相對於穿得下小鞋的一雙小腳，更讓我們聯想到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纏腳習俗，「小腳」除了被推崇是女性美的表現之外，也象徵著女性高尚的出身，對於其未來的幸福、名譽與地位，一雙小腳更是決定性的關鍵[43]。葉限的金鞋便爲她開啓了地位提升之門，陀汗國王迎她回國中，並奉爲「上婦」── 一個在眾多妻妾之中，相當於元配的地位；至於狠心的後母與她的女兒則遭遇不得善終的下場，被以飛石擊殺而死。

中國的灰姑娘故事，不僅充滿神話色彩，更蘊含了豐富的文化特色。

二、 義大利〈貓咪仙德麗拉〉（The Cat Cinderella）

故事的作者巴澤爾（Giambuttista Basile）出生於那不勒斯的中產階級家庭，身爲廷臣的他不但是義大利詩人，也是一位民間故事收集者，而最被後人所熟知的，便是他所收集，屬於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地區的民間故事。

在 1634～1636 年間所出版的《故事中的故事》，當時被廣爲傳述於克利特島和威尼斯島，巴澤爾喜愛使用那不勒斯的地方俚語來爲故事加入一些巧妙的比喻，雖然雙關語和方言的渲染力，無法在翻譯後全然的被保存下來，但從英語版本，我們仍可感受到故事裡的能量。而由歷史與美學的觀點來看，它更可說是歐洲最早、最完整的童話作品集[44]，且至少早於貝洛 50 年，更早於格林兄弟 200

---

[42] 鹿憶鹿，〈不能翻身的後母角色〉。《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學校學報》。2003 年 5 月第 19 卷第 2 期。頁 10。

[43] 波爾博里斯(Photeine P. Bourboulis) 在其著作《新娘秀的風俗與灰姑娘的童話》（*The Bride－Show Custom and the Fairy--Story of Cinderella*），便提及中國「三寸金蓮」所象徵的意義。

[44] Alan Dundes, *Cinderella： A Casebook* （N.Y. : Garland Pub.1982）pp. 3-4.

年之久。然而，相較於後兩者的作品，巴澤爾的《故事中的故事》在今日卻不那麼出名，主要因爲他以困難的那不勒斯方言所寫，直到 1847 年才由泰勒（John Edward Taylor）翻譯成爲英文，當中的許多故事[45]則成爲後世著名童話故事的原型，〈貓咪仙德麗拉〉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義大利的灰姑娘故事有個不尋常的開頭：主角蕊柔拉（Zezolla）與保母密謀殺害了自己的後母。根據貝特漢的觀點，女兒殺害母親（或後母）這樣的主題的確是極爲少見的[46]，主角以爲喜愛的保母會成爲疼愛她的新後母，但新後母卻是使其命運全然改變的原因，她讓蕊柔拉成了蜷縮在爐灶邊、如傭人一般的「煤灰貓」，被喚作「貓咪仙德麗拉」。

主角在家中地位的跌落，並非因爲父親的死亡，而是由於後母這個新成員的介入。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現後，「後母」便是這種文化現象下的產物，此外，也與古時醫學不發達有密切關係。在產褥熱的病原體還沒被發現的時代，生母的死亡率很高，所以成爲鰥夫的父親必須趕緊續絃，以便有人能照顧眾多的孩子[47]。沒有母親的蕊柔拉就是因爲期盼保母能滿足她對母愛的渴望，所以對於保母可怕的提議也遵照去做；但當保母真正進入蕊柔拉的家庭，取得新後母的身份之後，爲助自己的六個女兒討好父親以獲得寵愛，而必須排除原本受寵的競爭對手（蕊柔拉），這時她便顯露出醜惡的真面目。於是，主角從閨房搬到廚房，絲綢華服換成了破履襤衫，原本的一身嬌寵已不復見，如今受到的是唾棄與羞辱，在家中的地位彷若自天堂掉入地獄。

身爲父親，理當捍衛自己的親生女兒，但蕊柔拉的父親卻不知爲何，對女兒的悲苦處境不聞不問，好似聽不見也看不著一般，就連遠行的返航前也忘記自己對她的承諾，所幸有船長的提醒，才順利的爲蕊柔拉帶回一棵能實現願望的椰棗

---

[45] 如〈白雪公主〉、〈小紅帽〉、〈穿長統靴的貓〉、〈睡美人〉等。

[46] 貝特漢還提到：在《惡母》*(La MaMa Martre)*這個「兄妹之情」類型的故事裡，孩子在家庭女教師的指使下，殺死了歹毒的母親，和巴澤爾的故事相同的，他們在事後也要求父親與女教師結婚。由於這兩個故事都源於義大利南部地區，因此他認為很可能其中之一是另一個的雛形。出處同註 24，頁 298。

[47] 參考劉曉春，〈灰姑娘故事的中國原型及其世界性意義〉。《中國文化研究》。1997 第 15 期，頁 100。

樹。樹是許多灰姑娘故事裡經常能找到的共同元素，它能給予生命，並且與土地聯繫，象徵著好母親的精神，母親雖然已經過世，卻能藉此看照並幫助自己的女兒。它代表幻想的實現，與正面自我所能提供的保護；象徵一股根本的生命力量，代表女主角內心所有好的一切[48]。

椰棗樹裡的小仙子爲爐灶邊的蕊柔拉準備了氣派的排場，還有華麗的裝扮讓她也能參加宴會，在這個如同競賽的盛宴裡，人人都希望自己是萬中選一的那一位，嫉妒之心再度被激起，但主角的美貌經過衣飾的襯托仍舊贏得了王子的目光。他的侍從奉命探詢主角的真實身份，卻意外的撿到從蕊柔拉的馬車上掉落下來的鞋子，而這隻鞋子就成爲王子追尋她的重要信物。

〈貓咪仙德麗拉〉故事展現出典型的義大利風格，豪華的盛宴裡有足以餵飽整支軍隊的食物美酒，到場的女性們環肥燕瘦、千姿百態，不論身份高低或品味好壞，都是皇宮裡的座上客，由此也可看出王子爲追尋美人不計代價，以及身爲王室所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在無人穿得進鞋子的情況下，他能要求蕊柔拉的父親務必將她帶來，並爲此再舉行一天的宴會；當然，排在試鞋名單第一位的主角最後順利通過考驗，成爲王子的新娘；而主角的姐姐們則什麼也得不到，只有苦惱的回到她們的母親身邊。

巴澤爾的故事，儘管灰姑娘的意象鮮明，但最後卻不如其他版本受到注目，原因在於主角因謀殺罪行而獲得的懲罰，只是暫時忍受屈辱和委屈，最後還能嫁給王子，這使故事的結局在道德上顯得曖昧不清，對要求主題清楚明確，得以讓讀者分辨善惡的童話故事來說，〈貓咪仙德麗拉〉顯然缺乏了前述特質。然而，故事的鋪陳與主題，卻如同凱許登（Sheldon Cashdan）所說，是後續許多仙德麗拉故事的基礎[49]，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貝洛和格林兄弟的版本。

三、 法國〈仙德麗拉〉（Cinderella；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

[48] 同註 2，頁 126。
[49] 同註 2，頁 130。

若要從所有的灰姑娘故事裡，選出一個最受歡迎的，那麼非法國貝洛（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仙德麗拉〉莫屬。它與現今大眾所熟悉的灰姑娘故事較為貼近，不只因為這個版本在故事書裡已被重製了無數次，也因為迪士尼（Disney）1950 年發行的卡通長片就是以它為基礎。

身為「法國兒童文學之父」的貝洛，既是作家也研讀法律，同時還是一位建築師，在他晚年（1697 年）出版的《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e"* 或*"Contes de Ma Mere l'Oye"*，即《鵝媽媽故事集》），讓他在民間童話的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仙德麗拉〉就收錄在這本特為宮廷聽眾所初創的故事集裡，這本故事集的體積只有一個巴掌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鍍金的精緻扉頁裡共蘊藏了貝洛八個至今仍備受歡迎的知名童話故事[50]。

「仙德麗拉」（Cinderella），這個名字在之後成為所有同類型故事主角的代名詞。貝特漢曾針對這個英譯字的意義做過如下的探究：它的法語原文「Cendrillon」，強調主角睡在灰燼之中，法語詞「Cendre」源自於爐灰的拉丁語「Cinerem」，故對於前者的正確英譯應該為「爐灰」，而非「炭渣」；根據《牛津英語辭典》對「炭渣」一詞的解釋，還加以指出其在詞源上與法語的「Cendres」無關，因為炭渣是炭火未經充分燃燒所剩餘的髒碎塊，而爐灰則完全不同，是炭火完全燃燒後所留下的粉末，非常乾淨，這一點在灰姑娘名字上的含意相當重要[51]。由此可知，「仙德麗拉」（Cinderella）這個名字所要傳達的是主角雖處於家中低下地位，但出身乃是高貴而純潔的，而貝洛的故事，在字裡行間也確實道出仙德麗拉的氣質與品味。

身為貴族紳士的獨生女，仙德麗拉具備已逝母親的善良溫順和美麗容貌，與後母和兩個繼姊，如同白天與黑夜般的對比，嫉妒的心理自然是後母欺凌丈夫前妻女兒的動力，於是派最髒最累的工作給她，以此抒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衡。而默默忍受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善解人意的主角不能向父親抱怨，因為懼內的父親

[50] 除了〈仙德麗拉〉之外，還包括了〈睡美人〉、〈拇指仙童〉、〈樹林的李基〉、〈靴子裡的貓〉、〈小仙女〉、〈藍鬍子〉、和篇幅最短的〈小紅帽〉。

[51] 同註 24，頁 311。

會斥責她，這個男性角色不但沒有提供保護，反倒間接成了主角遭受虐待的幫兇。

舞會前的準備，則突顯主角天生的敏銳審美觀和判斷力，以及她誠實正直的善良個性，一方面不計前嫌的幫忙梳頭裝扮並提供意見，一方面卻也自憐的壓抑住自己無法參加的遺憾。仙德麗拉的柔弱與被動似乎在宣揚著，身爲女性本該保持個性溫順而接受命運的安排，所以仙德麗拉只能羨慕地看著姐姐們前往皇宮，然後低聲啜泣。

而當一切希望跌落谷底時，神仙教母就在此刻出現，這個象徵好母親的角色，帶著魔法的神奇力量前來實現主角的心願。於是，南瓜變成馬車、老鼠變成駿馬，她身上的破衣也瞬間變爲炫麗高貴的禮服，雙腳則穿著世上最美麗的玻璃鞋；但魔法是暫時的，無法永遠改變仙德麗拉的身份或處境，午夜十二點一過，一切終會恢復原狀。

舞會，這個全國有身份地位的人都受邀的場合，是仙德麗拉命運改變的地點，她的美麗讓王子傾心，但午夜鐘聲一響，主角仍得慌張逃離，他只撿到一隻掉落的玻璃鞋。玻璃鞋可說是貝洛的獨創，更是一般人對灰姑娘故事印象深刻的要素之一，至於鞋子的材質是否真爲「玻璃」，之後的許多學者都傾向於相信，這是貝洛爲了增加故事特色而創造的。

故事的結局，貝洛改用「以德報怨」來取代「惡有惡報」──讓心地善良的仙德麗拉原諒兩個姐姐，以此來突顯她的崇高情操。他經常在故事裡灌注這種高尚的想法，好讓過於脆弱敏感的上流階層讀者能夠接受，因此故事裡總洋溢著優雅，但也同時帶著奉承意味，他刪除了巴澤爾版本中容易引起爭議的部分，以避免惹惱凡爾賽宮的王宮貴族們[52]，而故事裡若出現殘酷卑劣等不良行徑，則是留給後母、女巫、怪物或其他負面角色，不會加諸於故事主角和他們的父母身上。此外，仙德麗拉穿的衣服也讓人與瑟薇恩女侯爵（Marquise de Sevigne）時代，蒙國王寵幸的情婦蒙妲絲潘的服飾風格產生聯想，那輛南瓜變成的鍍金四輪大馬車，則與路易十四畫像中的馬車相仿，還有繼姐們向時髦的商品販子購買化妝品

[52] 同註 2，頁 50。

[53]……，許多故事裡詳細的情節不僅讓這個故事充滿濃厚的宮廷味，更是眾人耳熟能詳的。

身為當時沙龍中的常客，貝洛以其天真無邪的筆調來寫童話故事，作品有趣諷刺之外，隨後還附上短評以傳達故事的教訓，第一個教訓強調「美德重於美貌」[54]，說明仙德麗拉能獲得幸福的婚姻與高貴的地位，就是因為具備了溫順善良、勤勞謙遜等美德；第二個則強調一個人除了天生的資賦，要想出人頭地，「強而有力的靠山」是絕不容忽視的必要條件[55]。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瞭解到，貝洛雖將焦點投注於仙德麗拉的性格特質，但顯然為迎合主要讀者群的偏好，多了趣味性，而少了對主角內心感受的描繪，因此有學者（如貝特漢）便認為這樣的灰姑娘「甜膩、順服得令人厭倦」[56]，然而貝洛版本的灰姑娘故事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卻是不可忽視的。

四、 德國〈灰姑娘〉(Aschenputtel)

格林兄弟的〈灰姑娘〉(Aschenputtel)，由故事標題的德語原文，可以瞭解到「灰姑娘」這個稱號所代表的意義：與 Aschenbrödel 同義的這個字，在 11～14 世紀的德國文學語言中原指的是一個在灰燼裡翻滾的男孩；從民間流傳下來的童話，「Aschenbrödel」表示三兄弟中最小的男孩，總是在家無所事事，而在格林童話裡則用來表示最年輕的女孩，被迫要去做廚房工作[57]。

在這個灰姑娘故事裡，主角的形象顯得鮮明許多：一個穿著又髒又破的女孩，蹲坐在廚房一角，與爐灰作伴，似乎從她的外表，我們便能端詳出她的不幸遭遇。凱許登便認為格林兄弟的〈灰姑娘〉比貝洛版本要豐富許多，而且深入挖

---

[53] 參考凱薩琳・奧蘭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張老師文化，2003)，頁 56-8。

[54] 見附錄故事原文。

[55] 同上註。

[56] 馬景賢，〈灰姑娘知多少？〉，民生報，少年兒童 CS4 版，2004 年 10 月 31 日。

[57] *Duden Band 7: Herkunftswoerterbuch Etymologie der deutschen Sprache*（Dudenverlag Muenchen , 2001）pp. 50+120.

掘了許多貝洛幾乎毫無觸碰的主題。此外，他們一改貝洛版本中的宮廷貴族氣息，還給灰姑娘堅毅主動的個性，並加強了故事中「善惡有報」的精神，這樣的描寫方式，與他們在故事的收集與改寫上有很大的關係。

雅各・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與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 1786-1859）兩兄弟，除了民間文學的研究與創作，對德國民族語言和語言學、語法學的發展也有重大貢獻，他們不只是博學多聞的學者，更是民間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家。格林兄弟自 1806 年開始蒐集民間流傳的童話故事和古老傳說，收集與完成正值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時期（約 1780～1830 間）。在經過嚴謹的紀錄、採證後成書的第一版，保存了民間童話的思想、主題與基調，他們成功復興了民間童話中神魔世界的奇幻特性，以及德意志人民的民族特點。

1812 年，格林童話初版問世，收錄一百篇童話，共 86 個標題，在書後的附錄更記載著故事的來源出處、同類型之故事及其意義，使得這本書兼具兒童讀物及學術文獻兩種性質[58]。兩兄弟根據口述材料改寫並潤飾文字，使其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在過程中發展出一種散文體，後來成爲「童話」此一文類的基礎。

兄弟兩人合作的成果，是一部內容不斷擴充的文集，蒐集的故事最後多達 211 則，這部名爲《兒童與家庭的短篇故事》（*Kinder-und Hausmarchen*，1812-1815 ）的文集，於 1812~1864 這 52 年間，共經過前後七版的潤飾，文體從平鋪直敘演變成適合兒童閱讀之文體[59]。時至今日，格林童話已在全球各地流傳，譯成七十餘種文字，爲世人最熟知的德國文學作品，更被後世譽爲自聖經以來最暢銷的德文作品[60]。

格林兄弟的灰姑娘故事，雖然沒有神仙教母或玻璃鞋，但卻蘊含更多人物間的強烈對比性。灰姑娘的母親在臨終前要她保持虔誠善良的心，就能得到上帝的幫助以及母親來自天堂的看照；後母帶來的兩個女兒，雖然有白淨漂亮的外表，

---

[58] 林愛華，〈探訪童話的源頭〉，發表於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之「德國生活文化講座」。

[59] 1812 出版，1819 增訂改良版，1837 第三版，1840 第四版，1843 改良版，1850 第六版，1857 第七版。見林愛華，〈格林童話之現代解讀〉，頁 6。

[60] 賴麗琇，〈格林童話與我們的兒童文學〉，《東方雜誌》20（7），頁 42。

不過內心卻是恰恰相反的惡毒，從對待灰姑娘的言行舉止上便能想像後母是何等狠毒的女人。灰姑娘被迫幹粗活兒、睡在灶邊的爐灰裡，但父親對親生女兒的遭遇卻是渾然不覺。灰姑娘請求父親在彌撒的歸途中帶回第一根觸碰到帽子的樹枝，這根榛樹枝被種在已逝母親的墳前，在主角日日以淚澆灌，長成大樹後，飛來停落的白鴿，牠就是象徵著好母親精神的神奇助手。

〈灰姑娘〉大量運用對比手法，透過主角與繼姊言行的對比展現勤勞樸實的美德，並藉此道出主角處境的前後差異，再由動物擔綱演出影響命運的重要角色，牠們不但解決後母所給的難題──從灰燼中揀出扁豆，又提供了華麗的衣服，讓灰姑娘如願前往王子的舞會。在試鞋與尋鞋主的場景中，虛榮心和嫉妒心作祟的後母，教兩個女兒削足適履的行徑，也被白鴿識破，

兩隻小白鴿坐在榛樹上叫著：

「你瞧，你瞧，

血在鞋裡淌，

鞋子太磕腳

真正的新娘還在家中坐。」[61]

當金鞋終於順利穿在灰姑娘的腳上，王子這才認出真正的新娘；舉行婚禮時，想來討好並分享幸福的兩位繼姊，被小白鴿啄瞎了雙眼，為她們的惡毒和虛僞付出代價，受到終身失明的懲罰。

格林兄弟的〈灰姑娘〉始終以映襯手法來突顯主角從母親那裡承傳而來的忠實與善良，在比貝洛的〈仙德麗拉〉更合理的情節中，表現出灰姑娘鮮明的人物形象和善惡有報的童話主題[62]；遵循著聖經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原則，讓故事裡的負面角色最終必須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63]。

---

[61] 格林兄弟原著，徐珞、余曉麗、劉冬瑜譯，《格林童化故事全集》(四之一)(台北：遠流，2004)，頁 177。

[62] 參考韋葦著，《外國童話史》(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頁 93。

[63] 同註 2，頁 120。

五、 俄國〈美麗的瓦希麗莎〉(Vasilissa the Beautiful)

弗朗茲(Marie-Louise von Franz)曾提到〈美麗的瓦希麗莎〉相較於德國或其他版本灰姑娘故事，其內容顯然豐富得許多[64]。在這個俄國版本的灰姑娘故事裡，沒有王子或神仙教母，也沒有玻璃鞋，但卻出現一個具有人類特質的神奇玩偶，能幫助主角解決困難，不但幫她應付壞心的後母，在遭遇森林裡的女巫「芭芭雅嘎」(Baba Yaga)時，還為她解決一連串的難題。

與其他灰姑娘故事相同的，主角的父親也娶了帶著兩個女兒的新妻子，主角因為美麗的容貌受到新成員的嫉妒，之後便有了做不完的粗活，但這些卻無損其身材樣貌，反倒是後母和繼姊，因滿懷恨意而越顯消瘦醜陋。主角之所以能承受後母的虐待，是因為有洋娃娃的幫助，每到晚上，她將自己省下的食物給洋娃娃吃，並向洋娃娃訴苦以獲得建議和安慰；白天，洋娃娃會幫她完成所有的工作。母親留下的這個洋娃娃就如同〈灰姑娘〉裡的小白鴿，是已逝母親的化身，照顧主角度過苦難，通過考驗。

故事中的男性角色──父親，因為遠行而失去了對家庭的操控力量，讓故事場景改由後母掌控，轉而座落於森林旁邊，後母此舉動機只為了能一勞永逸的除掉瓦希麗莎。在童話裡，森林往往是英雄進入神秘國度的地方，「童話森林」中充滿著神秘不可知的孤寂以及罕見的色調與氣氛，此外，更是產生奇妙事件且具有魔法的地區[65]。瓦希麗莎帶著洋娃娃進入森林，果然見到令人驚異的事物，她為了借火而替「芭芭雅嘎」工作；芭芭雅嘎是俄國民間傳說裡著名的女巫，她乘著巨大的研缽飛行，以一支巨型研棒來控制方向，用人頭和骨骸建造的屋子，更突顯出她那令人感到恐懼的冷酷無情[66]。

而主角也必須經歷女巫，這個彷彿後母的角色所給予的各項考驗，諸如：打

---

[64] 原文為 This story is much richer than the German and other Cinderella versions. Marie-Louise von Franz. *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 Revise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3.) p. 165.

[65] 鄭任媖，《以普羅普的觀點探討格林童話中童話象徵與「拯救」情節主題的意義》，中國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碩士論文，1997，頁 38。

[66] 同註 2，頁 160-1。

掃庭院、清理房子、煮晚餐、洗床單……，還得把發霉的小麥從好的穀子中挑出來，「在我回家前將一切做好，否則我就吃掉妳。」芭芭雅嘎說。[67] 她才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傷害，所幸，母親給她的洋娃娃爲她解決了所有難題；而原來可怕的女巫也出人意外的教導瓦希麗莎成長，「記住，並非所有的問題都是明智的，擁有太多知識會讓人變老。」[68] 。女巫對瓦希麗莎問題的答案，透露出自己除了是個殘酷的女巫，還是掌控土地豐饒收穫、控制黑夜白晝來去的大地之母，她分享自己豐富的智慧，讓瓦希麗莎瞭解到世界上並非所有問題都有答案，知道太多有時對小孩並不是件好事。通常童話故事裡的女巫不會教育故事中的兒童，但芭芭雅嘎卻是個例外，她雖然邪惡，但卻有可以稍加彌補的優點。

瓦希麗莎被迫向女巫取火，象徵著主角面臨的考驗，一如狠心的後母要求灰姑娘從灰燼中挑揀扁豆一樣。當瓦希麗莎進入森林，後母這個負面角色的任務便轉移到巫婆芭芭雅嘎身上，由她來對主角施以難題；除了有象徵好母親精神的洋娃娃從中幫忙，瓦希麗莎也靠著智慧救了自己，她記取芭芭雅嘎的教訓，沒有因爲好奇而多問，更因爲誠實的答案，陰錯陽差得以離開森林和女巫，最後帶回的火光還成了有利的工具，爲她消除了「家裡的巫婆」──後母與繼姊們，終結了隱藏生命危險的悲苦生活，所以，女巫良善的一面也是拯救主角的力量。

而令人訝異的是，仙德麗拉或灰姑娘的後母並沒有死，但瓦希麗莎的後母卻死了，童話故事中的母親角色，不都該有一把身份的保護傘，能讓其免於一死嗎？答案在於前者只是自私爲親生女兒謀取更高的身份地位，但後者卻是處心積慮的想讓繼女斷命，因此，這個後母當然具有一死的必要，這也是爲了要讓讀者們能爲邪惡力量的消失而感到心安。此外，我們也可以發現到這個故事裡共有三個好母親角色：洋娃娃、芭芭雅嘎和鎮上的老婦人，每個角色分別代表了母子關係中的重要層面，洋娃娃扮演母親「拯救」的角色，當孩子被迫從事不可能完成的工

---

[67] 原文為 Eerything must be done by the time I get home , for otherwise I shall eat you. Franz, Marie-Louise von. *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 Revised Edition.(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3.) pp. 162.

[68] 原文為 remember that not all questions are wise；much knowledge makes one old. 出處同上註，pp. 163.

作時，前來幫助她；芭芭雅嘎是「分享智慧」的角色，提供自己的經驗讓孩子人生之路走得更平順；而老婦人則「鼓勵孩子發揮技藝」，給予材料和工具，讓她能有機會成功，一展長才[69]。

瓦希麗莎雖然有洋娃娃的一路陪伴相助，讓困難迎刃而解，但最後卻是靠著自己的力量（紡出好紗，做出上等衣服）而成爲沙皇的妻子，獲得地位的晉升；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其他故事版本中的主角，瓦希麗莎除了善良溫順的個性之外，更多了主動的個性與過人的勇氣。

NTTU Library

[69] 同註 2，頁 167-8。

第三節　褪去文化的外衣

中國的葉限、歐洲的仙德麗拉，或是俄國的瓦希麗莎，灰姑娘以不同風貌出現於各國的文化背景之下，但相同的故事脈絡卻貫穿於其中：後母在灰姑娘故事中總是扮演邪惡的迫害者，出發點多是其對於繼女的嫉妒，或爲了自身女兒的利益考量；當善良謙遜的主角面對邪惡力量，神奇助手現身提供助力，魚骨、樹木、鳥兒或者洋娃娃，都是來自於已逝母親的庇護與幫助，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母愛具體表徵；透過確認身份的儀式，主角終能苦盡甘來，而心懷不軌的負面角色則落得惡有惡報的下場。

民間童話口耳相傳，來源有時難以界定，但在相似的情節裡，中國的葉限故事，可說是「灰姑娘典型」故事[70]，它充滿神話色彩，不論池中神魚或白髮神仙、翠紡上衣還是腳上金鞋，都帶著神秘色彩的東方元素。義大利〈貓咪仙德麗拉〉，除了以嫉妒爲動力所出現的可怕舉動讓人印象深刻之外，加入魔法元素的它，更是對往後歐洲同類型故事具有影響力的作品。

法國貝洛的〈仙德麗拉〉大受歡迎，不僅受到迪士尼電影廣爲傳播的影響，也因故事裡的幻想和趣味深深擄獲了讀者的心：神仙教母、魔杖、南瓜馬車、老鼠車伕、蜥蜴隨從……等，會在午夜十二點後恢復原狀，但只有玻璃鞋不會消失；主角以行動展現寬大的胸襟及「原諒」的美德，更讓整個故事洋溢著溫馨與美好。沒有母親鬼魂、從灰燼中挑出扁豆、浸血的鞋子等情節，貝洛不但爲故事創造充滿想像力的魔法元素，存在於古老童話裡的粗糙低俗，也讓他以靈巧的雙手磨光打亮了。

相較於前者，格林兄弟的灰姑娘個性則顯得較爲突出。當仙德麗拉工作完畢，就自動走到廚房角落坐在灰堆中，而格林的灰姑娘卻不會如此自貶身價，她是「被迫」坐在爐灶邊的，還多次「主動」要求後母讓自己參加舞會，綠堤（Max

[70] 馬景賢，〈灰姑娘知多少？〉，民生報，少年兒童 CS4 版，2004 年 10 月 31 日。

Luthi)即認爲灰姑娘絕對不是單純的服從，她違反後母的禁令去參加舞會，是她積極主動的一面[71]。但部分情節，如：繼姊們爲試穿金鞋而削腳趾切腳跟、婚禮結束後被白鴿啄掉雙眼等，用意雖在強調兩人自私與狠毒終會獲得懲罰，但卻被認爲有些殘忍，儘管這應該是個大快人心的結局。而後母爲了讓自己的女兒當上王妃，用盡心機爲她們排除競爭對手，卻毫不顧及其軀體上的苦痛，則充分表現出無可救藥的虛榮與嫉妒心理，可以稱得上是格林童話中所有後母的典型人物。

〈美麗的瓦希麗莎〉則以截然不同的角色佈局，演繹出相同的母題。以女巫芭芭雅嘎來表現母親的兩面性，充份體現了俄國民間故事的特色，也讓來自好母親的支持幫助，在其形象的多元變異中讓人印象深刻。故事結局雖然仍以男性做爲主角命運最後的救援者，但卻是由她憑藉自己的技藝和努力來迎接幸福，此舉更讓這個灰姑娘角色具備了不同以往的性格特質。

俄國民俗學者普羅普（Vladimir Propp）曾將俄國民間故事的人物角色歸納爲七類[72]，他認爲人物是故事中的可變因素，功能（母題）卻是故事中的不變因素，故事的特徵則是經常將同一行動分配給各式各樣的人物。因此，儘管各民族的灰姑娘故事主角名號不同，但她們在故事中的行爲，以及與其相關的故事母題則是相當一致的；同時，主角的行爲及故事結構也有相似性，這多方面而深刻的原因，便是因爲它們具備著相同的原型。

然而，無論「灰姑娘」的原型從何而來、故事主軸如何繁生不同枝節，它儼然已經成爲世界性的題材，也讓我們瞭解到在童話故事中，歌頌人性善良與光明面是不分地域或時間的。

---

[71] 轉引自馬景賢，〈灰姑娘知多少？〉，民生報，少年兒童 CS4 版，2004 年 10 月 31 日。

[72] 1.反面角色（villain）、2.捐贈者（donor）、3.助手（helper）、4.公主與她的父親（princess and her father），他們通常是被尋找的人、5.差遣者(dispatcher)、6.英雄(hero) 、7.假英雄(false hero)。轉引自鄭任瑛，〈以普羅普的觀點探討《格林童話》中童話象徵與「拯救」情節主題的意義〉，中國文化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57。

第肆章　仙女棒的魔法

第一節　母女情結

一、 缺席的母親

灰姑娘故事的母親角色常常只短暫出現於一開始。格林兄弟的〈灰姑娘〉，母親在臨終前告訴主角要保持虔誠善良之心，才能獲得上帝的幫助與母親的看照；瓦希麗莎的母親則在她八歲時過世，並留給她一個洋娃娃，用來代表自己的保護與陪伴；其他故事版本雖然沒有將主角的母親多加描述，但這個角色在灰姑娘故事裡大多是形體已經消逝，而藉由其他形象來延續身爲母親的責任。

凱許登（Sheldon Cashdan）認爲「母親死亡」這種會引起鉅變的創傷經驗，在童話故事裡很常見，這樣的情感也是特別強烈的，死去的母親經常試圖在死後繼續保護孩子[73]。而由心理層面來看，故事中的母親象徵著世界上美好的一切，爲了保護這個正面力量不受侵害的方法就是不讓她出現在故事裡，或者讓她在故事開始不久便自然死亡[74]。

所以，在不同文化的故事版本中，我們可以看見母親透過臨終前的祝禱來強化母女間的精神聯繫（如：格林的灰姑娘與俄國的瓦希麗莎），更多則是以不同的形式直接給予主角情感支持並提供幫助。從天而降的粗衣之人，告訴葉限魚骨的藏匿位置與神奇妙用，魚骨此後便讓她「金璣玉食、隨欲而具」；椰棗樹裡的小仙子實現了蕊柔拉的願望──在繼姐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離開廚房，之後能順利的參加舞會；仙德麗拉有神仙教母爲她準備一身行頭，可以開心的赴宴；榛樹上的小白鴿不但爲灰姑娘解決挑揀豆子的難題，還扔下華麗的裝束讓她接連三天參

[73] 同註 2，頁 70。
[74] 參考出處同註 2，頁 71。

加舞會；瓦希麗莎則有代替母親的洋娃娃陪伴，爲她分擔憂傷、完成工作並化解危機。

二、 神奇助手

在眾多神奇助手中，以動物形象出現的最爲常見，有學者便指出，超過 340 種版本的灰姑娘故事裡，其中有許多都具備了類似以下的情節：有一隻會說話且能給予主角食物或生活所需的動物、母親墳上的樹提供主角神奇的物品，以上兩者都讓她不斷獲得幫助，彷彿自己的母親始終陪伴在身旁一樣，而動物的種類則與民族文化相關，並且充滿了地域特色。

針對不同文化所產生的灰姑娘故事，將其中母親與神奇助手兩者間存在的對等關係大致做出以下分類[75]：

（一）中國：

劉曉春對中國境內流傳的灰姑娘故事進行母題解析時，發現流傳於 21 個民族中 72 篇故事裡，大多數都有「親生母親化身爲母牛」這一個母題，有些故事裡母牛雖不是母親的化身，但仍是幫助灰姑娘克服難題的神奇助手。有的母親化身爲鳥；有的則讓主角在鳥或魚蝦幫助下度過難關，母親再托夢指引她獲得裝束。在丁乃通的研究裡，死去的母親以黃牛、麻雀、喜鵲和烏鴉等變身，讓形象再現，神奇的助手則有牛、公雞，或是仙女，美麗的裝束是由動物帶來或母親托夢指點而得。

（二）越南：

許多版本的故事都有類似以下的情節發展：後母殺了魚並吞下肚，出現仙人指點灰姑娘找魚骨，鳥兒幫忙分米粒，魚骨提供裝束；魚被後母所殺，餵過的雞指點灰姑娘找到魚骨，鳥分揀豆穀；母親變魚，後母要殺魚，烏龜指點灰姑娘埋下魚骨，所埋之處長出奇樹；繼姊們殺魚，公雞指點埋魚骨處長出奇樹，樹的果

---

[75] 參考馬汀〈灰姑娘（AT510A）中變異母題的對等象徵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民俗學碩士論文，2005 年，頁 5。

實和葉子只有灰姑娘能採摘。

（三）亞洲地區：

韓國的灰姑娘不是認識一隻青蛙，就是得到奶牛、蛤蟆或小鳥的幫助；波斯的灰姑娘有一個神奇罐子；伊拉克的灰姑娘救了一條小紅魚；塞爾維亞灰姑娘的母親變成了奶牛；柬埔寨和泰國的灰姑娘都見到了魚；爪哇的灰姑娘遇到了鸛鳥和螃蟹；來幫助菲律賓灰姑娘的是森林之神或她的鱷魚教母；印度灰姑娘則有一位神蛇教父；日本的母親臨終前給灰姑娘一個木碗、一隻紙鶴和一個舂米杵，或者留下一個魔法盒子、一些米和一袋栗子。

（四）歐洲：

義大利灰姑娘的神奇助手是一棵神樹或一隻鳥兒；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灰姑娘都餵了一條魚；挪威和蘇格蘭的灰姑娘都有牛當好朋友；俄羅斯的灰姑娘身邊出現的是魚兒、小貓、小紅牛、布娃娃，或者一棵神奇的樺樹；冰島灰姑娘的母親則透過夢境來幫助她的女兒。

（五）美洲和非洲：

埃及，一隻老鷹讓灰姑娘與國王相遇；海地的灰姑娘得到樹木的幫助；南卡羅萊納的灰姑娘遇上了一條美人魚；一隻鱷魚成了灰姑娘的教母；灰姑娘的動物朋友們有青蛙、螃蟹、海鷗、鴿子、鴨子和魚……，這些動物朋友給予主角幫助並提供華麗的裝束。

由以上的故事特徵可以發現，人類存在有時所仰賴的「神」，在化爲神物形象後，最常見的就是魚、牛和鳥，這點與故事所流傳的地區文化特徵有密切的關連性。而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母親」（神奇助手）與故事裡的人物（特別是主角）間的緊密連結，則讓所有給予灰姑娘關懷協助或指點的事物，都變成是母親的化身，死去的母親在被「物化」的同時也被「神化」了[76]。

[76] 鄭任瑛，〈以普羅普的觀點探討《格林童話》中童話象徵與「拯救」情節主題的意義〉，中國文化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6。

弗朗茲（Marie-Louise von Franz）以原型理論的觀點探討灰姑娘故事中的母親角色由神奇助手替代時，曾提到：「典型的形體」（archetypal figure）死亡，其實是一種「轉換」（transformation），因爲隱藏於其中的原型不能死，它們是永恆的、與生俱來的，但卻可以轉換爲不同形式來顯現，倘若他們失去了人類的形貌，即代表無法再以一種能輕易融入人類生活的形式來發揮功能，所以，就〈美麗的瓦希麗沙〉爲例，故事中好母親的原型便藉由洋娃娃發揮作用，以延續屬於好母親的本質。

而母女間存在的微妙連結關係──女兒對母親的認同感，讓前者往往以後者做爲模仿對象，而使兩人之間因此出現許多相似性，例如：鋪床、煮飯、布置聖誕樹.....，甚至是用相同的方式來教養孩子；這種「凡事只求平穩順利，以使生活繼續」（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nd life goes on）的想法，雖然是一種相同生活形態的持續，但卻不利於女兒個體獨立性的建立，她只會將正面積極的女性特質（也就是自己母親的形象）當作範本延續下來，而無法瞭解自己不同於母親的獨特之處何在；所以母親的死亡，雖讓主角可能失去學習與認同的對象，但卻是其個體化（individuation）旅程的開始，她必須勇敢面對艱困的任務，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女性特質[77]。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灰姑娘故事裡的母親大多是缺席的，這使得主角與母親之間，除了重要且正面的關係仍留存著，在現實中已無法再處處向母親學習；而母親的缺席雖然爲主角的命運驟變留下伏筆，卻也是其個人成長的起點，在被迫必須面對慘忍現實的同時，更發掘了自己內心的力量，而能正面與邪惡對抗。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針對「灰姑娘將榛樹枝種在母親墳上」這一個情節提出論點，他認爲這象徵地表明了對孩提時代理想化母親的懷念，其倘若成爲一個人內心經歷的重要部分後，確實能夠在最艱苦的時候給予支持與鼓舞[78]。

後母的無情對待與種種難題，就像英雄的冒險所必須通過的一連串試煉，而

---

[77] Marie-Louise von Franz. *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 Revise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3.) pp. 166-7.

[78] 同註 24，頁 316。

途中遇到的超自然救援者、護身符……總會暗中幫助他，還有一股仁慈的力量，在他超人的通關過程中處處支持著他[79]，母親的化身──神奇的助手就是那股一路相助，令其順度逆境的力量。

三、 後母現象

後母現象，是人類社會進入單一婚偶制度後產生的文化現象。農業生活迫使男人在元配過世後迅速再娶，以便有人煮飯洗衣、照顧孩子，愛情的浪漫終究敵不過現實的考量，東西方的民間文學作品中，對此也多有真實的反映。生母與後母、後母與非親生子女之間的矛盾往往具有社會普遍性，由於財產與地位的繼承總將女性排斥在外，使之成為單純的受供養者，後母為了替自己的親生子女搶奪生活資源，轉而對前妻子女的虐待，突顯出在生母已亡，後母續繼的家庭裡，非親生子女的低下地位。

大量的童話故事中，後母都屬邪惡力量的代表，而且還是故事裡讓人印象深刻的負面角色第一位，幾乎在包含「後母」（step-mother）為標題的童話故事裡，她們都被賦予惡毒的形象，我們甚至可以說，「惡毒的後母們」具備著幾近公式化的特色。倘若後母在故事裡不是以女巫形象出現，那麼顯現出的特質也會讓她們變身為某種怪物或惡魔，以破壞原有血緣關係的和諧；或許她們不具備將女孩變成野獸的魔法力量，但卻能將原本身為貴族或受其哄騙的女孩（如蕊柔拉），貶為廚房裡的女傭。

童話裡大多數的後母迫害的都是自己的繼女，而繼女所扮演的角色多半就是逆來順受的無辜受害者；在灰姑娘故事裡，因為對丈夫/父親的愛產生搶奪，形成了後母與主角兩個女性間的戰爭，同時，也為前者的殘忍行徑提供了一個符合邏輯的理由。後母的行為表現與父親的「沈默」有絕大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灰姑娘的父親在故事中並不怎麼突出，像是隱形了一般，對孩子的悲慘命運總是毫

[79] 參考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立緒，2005），頁 100。

無知覺。除了葉限的父親亡故，其他灰姑娘的父親總是因爲趕彌撒或公事等種種原因而遠行，因此間接製造了由後母所主導的新家庭關係，讓整個故事彷若發生在一個屬於女性的王國裡。

至於主角的父親爲何選擇這樣的女人來照顧自己心愛的孩子，可能與時代背景有關，爲了儘快找到合適的人選，身爲父親的傾向於以能夠照料孩子爲出發點，來選擇一位有經驗的好母親。例如瓦希麗莎的父親就是因爲新妻子的年齡稍長，又有兩個與瓦希麗莎年紀相仿的女兒，在他眼中似乎是經驗豐富的家庭主婦與母親，才讓她成爲女兒的新媽媽。還有另一種說法則與身份地位有關，灰姑娘的父親是漸沒落的貴族[80]，而新妻子卻是有錢的寡婦，以經濟利益結合的婚姻讓我們對於父親「沈默」的理由有了答案，像仙德麗拉便有一位「懼內」的父親。……可憐的姑娘一直忍耐著這樣的生活，也沒有想到要去向父親訴苦。但即使說了也沒有用，反而會挨父親罵，因為父親已經被繼母管得服服帖帖的了[81]。

後母的形象常會與嫉妒、殘忍產生連結，當她出現破壞性的意圖或行爲時，正是促使主角再次確認並強化自己良善特質的力量，所以面對後母與繼姊們的無情對待，灰姑娘總是展現著逆來順受的溫順謙遜情操。在其他童話故事裡，主角的對手可能來自於家庭以外的地方，但灰姑娘的對手卻是在自己的家裡，積極參與虐待灰姑娘的繼姐們，可說是母親施虐前妻小孩的同謀，其中要屬格林版本的兩個姐姐最具代表性，她們不僅掠奪主角原有的一切，將她貶至家中最低位，還時常奚落嘲弄，並找些折騰人的工作（如：把豌豆和扁豆倒在灰裡讓她一粒一粒重新揀出來）來當作消遣。

某種程度上來說，童話中女性的負面角色常具備著雙重身份。她們與主角之間的衝突與緊張，在在反映出真實的人類生活，這些負面角色，不論女巫或後母，都被認爲是「壞母親」形象的投射。貝特漢、羅伯特（Marthe Robert），以及其他源於精神分析學派的評論，都認爲這些故事傾向於將母親形象分成兩個部分

[80] 雖然故事中沒有說明，但父親的身份常是富人（如格林的灰姑娘）、王子或公爵，這暗示著其之後遠行的原因（洽公、經商），也與灰姑娘高貴的出身和行為舉止產生連結。

[81] 貝洛著，齊霞飛譯，〈珊朵麗昂〉收錄於《貝洛民間故事集》(台北：志文，1997)，頁 107。

──「好母親」與「邪惡的後母」，其中仁慈的好母親通常都是缺席的；貝特漢更進一步指出，「邪惡的後母」這個幻想的產物，同時保存了好母親的完整性，它讓一個人在對自己的母親感到憤怒時，能夠不再那麼有罪惡感。

四、 難題考驗

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灰姑娘所受的虐待則可視爲一種難題考驗，一種成年儀式的主要通過程序。日本民俗學家伊藤清司曾在「難題求婚」故事中發現了古代社會的成年儀式，故事裡荒唐的難題實際上是一種對求婚者資格的審查方式，陳玉平針對這一論點也提出，在許多以女性爲主角的故事裡，同樣存在著通過難題而結婚的內容[82]，而不僅「難題結婚」反映了古代社會的成年儀式，主角年幼喪親、受虐待……等母題也具備了這方面的涵義。

成年儀式包含了某種知識的獲得和殘酷肉體的折磨，象徵著舊人格的死亡，與隨之而來的合格新成員的誕生。有關女子的成年儀式多屬於「開導型」，由有經驗的老婦對受禮的少女進行教導[83]，女子在成年儀式中所受的教導和故事主角所受的虐待相似，前者的目的在使即將成年的女子一切行爲合乎社會規範，而故事中後母對灰姑娘的虐待則讓她學會了身爲女性應該會做的事，並處於服從的地位。因此，後母的虐待可說是成年儀式中「教導」的意義轉換，灰姑娘在結婚前所受的種種折磨，則可視爲成年儀式中「考驗」的象徵形式。

「考驗」的母題反映出人類早期生活中，爲了生存發展而對野蠻與困境提出的挑戰，它反覆出現成爲一種原型烙印在人們心中，然後又進入了人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裡[84]。人類最早的巫產生於母系社會，通常由女性來擔任，而童話中保留了古老的文化觀念，女巫也就成爲重要的角色，女巫是故事中成年儀式的主持

---

[82] 這類故事可稱為「難題成婚」或「難題結婚」等對男女主角都適合的名稱。詳見陳玉平，〈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禮內涵－對灰姑娘故事的一種解讀〉，《民族文學研究》1998 年 1 月，頁 57-61。

[83] 內容主要為學習各項家務技術以及所有做為已婚婦女及未來母親應有的禮儀教育，例如：生育、撫養孩子、操持家務…。來源同上註，頁 58。

[84] 參考魏美仙，〈童話中結婚母題的意義闡釋〉，《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月，頁 55。

者，由她來指導主角成長，安排主角的歷險，對主角施以磨難、進行考驗成爲她的主要任務。芭芭雅嘎就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女巫，在給予艱困任務的同時，也教導瓦西麗莎成長；而灰姑娘那邪惡狠毒的後母，常被認爲是等同於女巫的角色，因爲她們的存在，讓故事產生衝突，讓主角在經過一番試煉後，獲得成長，迎接幸福。

NTTU Library

第二節 灰姑娘的變身魔法

灰姑娘故事的主題是一個受虐女子最終獲得愛情與地位的故事。主角命運奇蹟似的變化，成爲此類型故事廣泛流傳的原因之一，她最終命運的改變是透過婚姻的完成才得以實現，丈夫的身份或是國王、或是王子，都屬於地位與金錢的象徵，而兩人的相遇則採取「落難女子和多情王子」這樣的模式[85]，在中國的灰姑娘故事裡，葉限一躍成爲陀汗國王的上婦，歐洲的蕊柔拉、仙德麗拉和灰姑娘最後都嫁給王子，俄國的瓦西麗莎也因爲親手縫製的上衣，獲得沙皇青睞，成爲他的妻子。這些苦盡甘來的主角們，跨過婚姻的門檻，藉此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正因爲有盛大集會場景做爲依托，主角才得以美貌征服未來的丈夫，開啓了命運轉折的契機。

一、命運扭轉的契機 ── 舞會

在所有版本的灰姑娘故事中都提及了一個共同的概念 ── 主角社會地位的降低，通常與她在家中所受的虐待或勞役有關。

> …格林兄弟敘述的故事叫做〈煙灰廚女〉，是指一個地位低賤，渾身很髒的廚女，她不得不與爐旁的灰燼相與為伴。另外，在許多德語故事裡，被迫生活在爐灰之間不僅象徵卑賤之役，而且象徵著同胞相爭，象徵著某人最終勝過欺壓他的兄長或兄長們。[86]

灰姑娘雖操持著卑賤的家務雜事，被迫睡在灰堆中，但外表的邋遢和髒亂，並無損於原本的純潔善良，就像格林的灰姑娘表面看來雖身份低下，但事實上卻

---

[85] 劉曉春，〈灰姑娘故事的中國原型及其世界性意義〉。《中國文化研究》1997 年春之卷（總第 15 期），頁 101。

[86] 同註 24，頁 287-8。

比她的兩位繼姊還要出身高貴；貝洛的仙德麗拉雖然也睡在爐灰之中，不過她卻是出於「自願」這麼做，貝特漢認爲這樣的行爲可能因爲那是**令人嚮往求之不得，甚至歡欣不已的待遇**[87]，因爲在古代羅馬有幸被選中而成爲爐火的保護者，是令人羨慕的，能獲此殊榮的是年齡在六到九歲的女孩，正是我們推斷灰姑娘操持家中所有卑賤工作時期的大致年齡。

儘管主角的名字總與「灰、壁爐」脫不了關係，但在如此不協調的組合裡，我們卻能看見了她在骯髒外表下隱藏的美麗，在卑微家庭地位中隱藏的堅毅，這樣的性格特質也影響了未來命運，灰姑娘命運的改變就在一個盛大的集會裡。

（一）具有擇配性質的集會

主角參加的是具有男女擇配性質的集會。一如葉限參加的「洞節」，在交通不便的當時，是人們尋覓情人或伴侶的場合，葉限雖然未在那時與陀汗國王見面，但洞節卻間接成就了他倆的姻緣；也如其他灰姑娘所參加的宮廷舞會，更明白說明那是一個「王子挑選新娘」的舞會，波爾博里斯（Photeine P. Bourboulis）所稱「新娘秀的風俗」（The Bride-Show Custom）指的便是流傳在某些地區，如拜占庭、俄羅斯和中國的風俗，皇帝或國王將自己中意的年輕女子集合起來，再從中選擇一位成爲他的新娘[88]這樣的風俗。

（二）衣著打扮的重要

在許多灰姑娘故事裡，王子第一次見到主角是在皇宮所舉行的盛大舞會上。受邀參加舞會的是國內有身份地位的人，名門貴族的千金小姐自然在受邀名單上，而華麗的衣著裝扮便是參加舞會的另一個要件，所以仙德麗拉的兩個姊姊爲了如何打扮的花枝招展可說是費盡心力：

---

[87] 同註 24，頁 311。
[88] Alan Dundes. *Cinderella: A Casebook (*N.Y. : Garland Pub. 1982.) pp. 98.

「我想穿紅色的天鵝絨禮服，加上英國式的首飾。」大姊這樣說，二姊立刻接著說：「我穿一般的長裙就好，不過要加上綉金線的斗蓬，搭配鑽石別針，那別針一定會吸引住所有人的眼光的。」

她們又請來高明的美容師，把頭髮梳成高高的髮髻，還從第一流的師傅那裡，買來人工假痣。……這兩天以來，兩個姊姊幾乎什麼也沒有吃，她們實在太高興了。為了讓身體看起來更纖細，束腰的繩子捆得緊緊的，繩子扯斷了大約有十二條之多。從早到晚，她們都在鏡子前面照個不停[89]。

貝洛的故事除了反映當時宮廷社會風氣，也深刻描寫了進入上流階層社交活動的必要條件就是一身氣派的行頭，雖然主角本就麗質天生，但若是沒有衣飾的襯托，骯髒的外表與破爛的衣著根本進不了皇宮大門，王子也不會在眾多佳麗中，偏偏愛上一個混身是灰的窮姑娘。在貝洛的〈仙德麗拉〉裡，當午夜十二點魔法消失，大門侍衛便認不出穿著破爛的的鄉下姑娘，就是舞會上那位閃閃動人的公主。奧蘭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曾說道：在童話故事中，服飾風格是確認身份強有力根據，服飾改變通常都意味著主角的性格或故事的意義有所改變[90]。

天生的美貌可說是灰姑娘開啓命運之門的第一把鑰匙，來自於母親的神奇幫助是第二把，而舞會則提供了命運改變的重要場域，造就了灰姑娘與王子的相遇。

二、身份的試金石 ── 鞋子

葉限穿上魚骨給她的翠紡衣和金鞋；住在樹上的鳥兒丟給灰姑娘金銀絲線織成的衣裳，和有銀線刺繡的金色舞鞋；仙德麗拉穿的則是神仙教母爲她準備的玻璃鞋。鞋子是許多灰姑娘故事中具備的重要元素，不論是葉限和灰姑娘的金鞋，

[89] 貝洛著，齊霞飛譯，〈珊朵麗昂〉收錄於《貝洛民間故事集》，(台北：志文，1997)，頁 108-9。
[90] 同註 1，頁 188。

還是仙德麗拉的玻璃鞋，都是王子追尋真愛，灰姑娘變身王妃的重要關鍵。

（一）一雙玲瓏的小腳

在大部分歐洲版本的同類型故事中，因爲鞋子的尺寸袖珍，促使灰姑娘的繼姊們得要切腳指、削腳跟，使用慘忍而最後卻遭識破的詭計。由小巧精緻的鞋連結到玲瓏的雙腳，傑金斯（Jenkins）認爲灰姑娘故事必定源自於一個女性小腳備受尊崇的地方，而有纏足風俗的古老中國自然因爲對「三寸金蓮」的偏愛，成爲學者們研究的對象，除了葉限衣服的顏色爲故事增添了神話色彩[91]，她腳上穿的金鞋「其輕如毛，履石無聲」更是充滿神秘感。

其實，無論東西方，許多灰姑娘故事中，都突顯出主角有一雙可愛的小腳，我國的古代社會更將纏腳女性和藝術性感聯繫在一起。在當時的男性眼中，小腳女人走起路來婀娜多姿，增添了不少性魅力；「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當纏腳逐漸成爲女子姣美的標準之一，詩人杜牧、白居易、溫庭筠等便常以詩句來讚美婦女的小腳[92]。

（二） 遺落的玻璃鞋

鞋的材質在許多目前已知的版本中，都是由黃金所做，這或許只是一種普遍性合乎情理的說法，目的在傳達它們是以珍貴的金屬製作而成，另一方面也說明它還必須是一隻不能伸縮擴張的鞋[93]，才得以捍衛只有灰姑娘一人能穿得下的專利。而身爲一個具有傑出才能與鑑賞力的作者，法國的貝洛刻意求工，讓故事適合於宮廷講述，此外，更增加並變動故事內容，以使故事符合其審美觀念，由他所獨創的「玻璃鞋」便是充滿魅力卻也引人遐想的產物，除了脫胎於其的故事之外，在其他的敘述形式裡是找不到的[94]，因此，玻璃鞋也就成爲了大眾對於灰姑

---

[91] Alan Dundes. *Cinderella：A Casebook*（N.Y. : Garland Pub. 1982.）p.85.
[92] 參考張中載，〈灰姑娘，拿女人的腳和鞋做文章〉。《外國文學》第 5 期，2003 年 9 月，頁 99。
[93] 同註 24，頁 327。
[94] 同註 24，頁 307。

娘故事的重要印象。

關於玻璃鞋的材質爭議頗多，因爲法語的「vair」（雜色皮毛）有時與「verre」（玻璃）發音相同，所以，有學者推斷應是貝洛誤將「vair」（雜色皮毛）當成了「verre」（玻璃）[95]，讓「皮毛舞鞋」成了「玻璃舞鞋」。儘管這樣的看法時常被提到，但大部分的學者仍相信「玻璃鞋」是貝洛特意創造出來，目的在增加故事的魔法特質；而這個故事裡最有名的元素，從各個方面來看，也具有重要的意涵。

它的材質珍貴，因此對於一位高貴的王妃來說，是再適合不過的鞋履；玻璃鞋同時暗示著仙德麗拉尊貴細緻的天性，她必須體態輕盈且小巧玲瓏，才能夠在不弄碎鞋子的情況下順利穿上它們，針對這點，貝洛還以「不需塗蠟」來強調鞋子是多麼的合仙德麗拉的腳。此外，玻璃的堅硬材質也讓我們猜想得出，它必定是非常不舒服於穿著或行走的，然而，仙德麗拉不但輕易穿上了，還能跳著優雅的舞步，她的勇氣由此可見一斑了！

做爲灰姑娘故事的主要特徵以及決定女主人公命運的關鍵，那只舞鞋無疑是一個最微妙複雜的象徵[96]，貝特漢以鞋子的脆弱與不可擴展，將它視爲是女性的陰道的象徵物，一碰就破裂的東西則使人聯想到處女膜。所以，灰姑娘從舞會逃跑可以看做是她竭力保護自己的童貞不被侵犯，而在爲數不少的故事裡，王子親自替灰姑娘穿鞋，更好比是婚禮中的一個重要儀式，由新郎將戒指戴在新娘手指上，從而象徵兩人結爲一體[97]。

俄國的灰姑娘瓦希麗莎，雖然沒有丟失任何鞋子，但再平常不過的麻紗，經由她的巧手卻織成了世上最漂亮的亞麻布，又縫製成美得令人讚嘆的襯衫，這項獨特的手藝成爲她與沙皇相遇的媒介，更間接促成了兩人的婚姻。同樣的，在其他不同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灰姑娘故事中，也出現其他屬於主角的身份確認物品，戒指、手套或耳環……等，都具備了可辨認的擁有者特徵，鞋子或個人飾品的大小、紡紗與縫製衣服的特殊手藝，也成爲王子追尋灰姑娘的線索。

---

[95] 貝洛的〈仙德麗拉〉，故事的原文（法文）標題為”Cendrillion, ou la petite pantoufle de verre”。
[96] 同註 24，頁 332。
[97] 同註 24，頁 327。

（三） 以鞋驗婚

幾乎每個典型的灰姑娘型故事都有「以鞋驗婚」的母題，而經由鞋子找到灰姑娘除了是整個故事群中最著名的橋段之一，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諸多討論。在西方就有一個更早於中國的民間傳說，是由史察帕洛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所記錄：埃及一個名叫羅多皮絲（Rhodopis）的漂亮女子在尼羅河沐浴，她將一雙金鞋放在河邊，卻飛來老鷹叼走了其中一隻。那隻鞋子後來正好落在法老的腳邊，鞋子的小巧可愛令他下定決心要讓鞋的主人成爲他的妻子，最後羅多皮絲被找到，也因爲美貌，順利成爲法老的妻子[98]。這個歷史悠久的民間傳說便具備了「失鞋－尋鞋主－試鞋－得鞋主－喜結良緣」這樣的情節。

確認灰姑娘的場景在故事中非常重要，有民俗學家[99]認爲灰姑娘以其低下的身份被王子給認出來是必要的，而在許多故事版本中也確實如此（除了貝洛的版本裡，王子從來不知道主角原來的身份地位）。如此用意可以解讀爲灰姑娘對王子的試探，就像格林的灰姑娘三番兩次逃避王子，目的可能在設計要讓自己以原來的面目被識見，由此來證明王子對她的愛並非只因外表，而是內在的美德。雖然在多數故事中，都大大強調了王子因爲鞋子外型，對鞋主心生幻想產生愛慕之意。例如在巴澤爾的故事版本裡，王子捧著蕊柔拉的鞋子熱情的讚嘆、傾吐愛意，但根據後世學者的研究，蕊柔拉腳上所穿既非金鞋，也非絲質拖鞋，更不是玻璃鞋，而是一種用軟木所做像高蹺的鞋襯，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不勒斯婦女使用它來套在鞋子外面，以保護自己在豪華舞會上所穿的鞋不被弄髒，順道可以增加身高，防止裙子等衣物拖在地上[100]。

這種想像的魔力在見到美麗的鞋主後更是迅速擴大，最後墜入情網。然而，

---

[98] 這個故事出現於六世紀的埃及，不僅早於中國的葉限，更早於歐洲的巴澤爾版本；在部分記錄中，故事主角羅多皮絲（Rhodopis）原來是個名妓，也有另一說其身份為女僕。而蘇樺也因為這個故事，認為葉限故事的原型可能出自古埃及，後由阿拉伯人傳來中國，九世紀時才被段成式所筆錄。（詳見蘇樺，〈由葉限故事談起〉國語日報，1987 年 5 月 10 日）

[99] 諸如：Iona、Peter Opie 等人。

[100] 理查・札克斯（Richard Zacks）著，李斯譯。《西方歷史秘密檔案》（*An Underground Education*）（台北：究竟，2003），頁 21-5。

或許真正的美好是存在於王子自己的想像之中吧！就像華納（Marina Warner）所說「隱藏或未知的事物可能是更美的!」（what is hidden and not known can be beautiful.）[101]；令人慶幸的是，女主角們皆非庸俗之貌，否則就沒有如此美妙的故事產生了。

三、邁向幸福的境地 ── 結婚

童話故事基於和神話的淵源關係，繼承了神話的考驗模式，對人物考驗之後結婚是童話一個世界性的母題[102]。針對這個普遍存在於童話中的母題，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曾說過：童話故事可以被定義爲一個展開過程，它始於邪惡而終於婚禮、報答、缺乏或危害的消除[103]；在普羅普對童話的 31 項功能劃分中，最後一個就是「結婚」。

（一） 考驗－結婚的恆定母題

「結婚」無疑是主角在成年儀式後最重要的標誌或結果，在古時社會，只有通過了成年儀式，才具備結婚的資格；雖然在灰姑娘故事中見不到成年的具體儀式，卻能看到成年的全部過程，故事中的結婚情節也毫無例外的被置於苛刻的虐待（即難題考驗或教導）之後。

灰姑娘所受的磨難，在壁爐的灰堆這種陰暗之處進行，代表的是一個骯髒、黯淡、生命枯萎的世界，缺乏光明的灰暗色調代表她生命力的軟弱與黯淡，也是童年生命的死亡與弱化，在重新獲得生命時（結婚時），則以前柔弱的生命轉化爲強大的生命，暗淡色彩消失，轉而成爲充滿青春的鮮豔明亮色澤，那正是成年世界的輝煌生命，展現出再生生命湧動的激情與無窮魅力[104]。通過了成年儀式，

---

[101] Marina Warner. *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p. 204.

[102] 魏美仙，〈童話中結婚母題的意義闡釋〉。《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月，頁 54。

[103] 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著，俞宣孟等譯。《結構人類學》第二卷（上海：譯文，1999），頁 137。

[104] 同註 102，頁 55。

象徵主角獲得結婚的權利，也說明了故事中「考驗──結婚」的恆定母題，而考驗則是生命存在中不可缺少的深刻體驗。

藉由灰姑娘與負面角色間的鮮明對比來突顯善惡有別的故事裡，良好的品德總是讓主角最後獲得美好的婚姻，在故事開頭提到母親的缺席與結束時獲得婚姻則是兩相呼應的，母親的缺席反映出主角走向成熟的青春期矛盾困惑──既渴望擺脫監管者（父母）的約束，又期望得到他們的幫助（已故母親或其他形式）。結婚正說明了主角正式擺脫和父母間生物性的聯繫，走向社會的成熟過程，貝特漢便認爲灰姑娘的父親砍倒梨樹、毀壞鴿舍，這些拆除女兒藏身之處的舉動，都表明了他要將女兒的終身託付給王子的決心[105]。

（二） 與權貴之士結婚

所有灰姑娘故事裡，主角們都與具有權望的高貴之士結婚，進而使得自己的地位也獲得提升，葉限、蕊柔拉、仙德麗拉、瓦希麗莎與灰姑娘，無一不是成爲國王或王子的妻子。這可說是主角在歷經試煉與考驗後，所獲得苦盡甘來的美德報償，以匱乏開始而終於完美（結婚）的片段擷取，說明了以結婚做爲一種創造方式，來彌補主角的匱乏狀態──婚前的不幸，是人類心靈追求和諧的趨向。同時也表現出人性中普遍存在，希望通過升遷來擺脫貧困厄運的騰達心理，在婦女被剝奪就業權的時代，想要改變自己命運，高攀婚姻似乎就是她們唯一的希望。

來自童話故事的主題與意象經常悄悄鑽進我們的思考與談話中，直指我們最熾熱的慾望與最深刻的期盼[106]；我們不都希望自己也能遇到一位王子或公主，讓人生在完整之外，還能變得更美好？「王子和公主結婚，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意義在於它鏤刻了人類的精神原型，是追求完滿的心理最普遍而深刻的表達。

---

[105]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要灰姑娘從此腳踏實地、實實在在地生活。詳見布魯諾・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著，舒偉、樊高月、丁素萍譯，《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326。

[106] 同註 2，頁 41。

第三節 故事的另一面

在灰姑娘故事裡，主角的命運始終被兩種場域所牽制，一種是女性間的競爭與合作，另一種則是男性力量的介入與仲裁。

一、同性競爭

後母與兩個繼姊的形象是爲了做爲敵對勢力及競爭者而存在，她們在故事結尾所受的懲罰，除了是對善惡有報這個道德律令的回應，也隱藏著一種由婚姻競爭所引發存在於同性之間的普遍敵意。

在父權社會中，女性或者被標舉爲男性的珍貴財產，或者被視爲無價值的可鄙事物，這樣的命運使之不免將其他女性當成危險的對手；婚姻的獲得對女性而言，除了是以合法手段得到進行性活動並流傳基因的機會，更意味著生活的保障、身份地位的確認與成就感的獲得。在針對婚戀機會所展開的競爭裡，女性所擅長的就是一種展示和誘惑的藝術，憑藉各種裝飾手段來炫耀自身容貌的美麗、體態的嫻雅，藉以增長性的誘惑力[107]。對此，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中，描述維多利亞時期歐洲城市風俗可做爲例證：……在城市裡一些較大的社區中，女孩之間的魅力競爭更是到處可見，她們很早就學會了通過使用化妝品和其他形式的性展覽來增加她們的機會，她們暴露自己的胸部，在臀部下面墊東西使之肥大。她們的母親監督整個過程的運作，教自己女兒學會性交易的過程[108]。

後母與繼姊們對灰姑娘的虐待，不僅如故事內容所敘述的，是同一家庭裡不具血親關係成員之間的互相擠壓，也表現出性競爭中同性間的排斥和敵對關係。

---

[107] 徐豔蕊，〈日常生活的烏托邦－流星花園解讀〉網路資料：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 （2006.2.8）

[108] 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著，吳庶任譯。《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台北：正中，1995），頁 296。

後母讓灰姑娘像傭人一樣做粗活、睡灰堆、不讓她獲得漂亮的衣飾和參加舞會的機會，除了是一種勞力的壓榨，還是一種資格的剝奪，當灰姑娘失去了塑造和展示自己女性魅力的機會，就等於喪失了與男性（特別是強調美貌和風度的高階層男性）兩者結成婚姻關係的可能性，從而也被斬斷了與未來聯繫。

而來自「母親」的幫助──神仙教母、動物朋友、洋娃娃或其他神奇助手們，無論他們是否具備人的形體，都可說是母親在故事中的體現；對灰姑娘來說則是意味深長，母親的幫助除了讓她能在嚴酷環境中生存，最後還順利成爲性競爭中的勝利者，而取勝的關鍵因素，就是主角爲了參加舞會而獲得的漂亮衣飾。

衣飾在此已脫離其最基本的禦寒功能，轉而成爲女性美的象徵，一種性別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標記；衣飾的給予，則可以象徵性的理解爲氣質培養和性別角色的傳遞，因爲在傳統社會中，正是由母親擔負著教養女兒進入由文化預設的各種社會角色的職責。而無論東西方，十八世紀之前，女性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把目的侷限於如何在未來承擔作爲母親或妻子的職責，教育內容也不外乎是家務與修飾技術的學習。少數上流社會或財產殷實的家庭，即使慷慨的讓女兒學習文學、音樂或繪畫技巧，目的也不過是爲了讓她在將來能獲得更好的婚姻機會，得以進入更高貴的階層[109]。

舞會上的灰姑娘以美麗的容貌與華貴的裝扮吸引了王子的目光並贏得愛情，由此可知，在表面的道德教諭下支配著故事發展的內在邏輯就是：唯有成功的掌握住展示和誘惑的技術，充分表現自我魅力的女性，才能在類似選美比賽的競爭中勝出，而灰姑娘就是這場競爭的勝利者。

二、 男性角色的操控

灰姑娘故事的內容，就其根本而言，講述的是以男性爲主宰的社會中，兩性之間的失衡關係。它首先反映出男性處於支配和決定的地位，而女性則是被主宰

[109] 參考出處同註 107。

的對象，由灰姑娘在家中或社會上地位的浮沈可以說明這一點；家中唯一的男性──父親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鮮少露面，但他缺席的直接後果，卻是令灰姑娘失去家中地位的原因。

故事裡，除了後母是唯一掌控主動權的女性之外，主角自始至終只能被動的服從命運的安排；相反的，男性不但是權力的擁有者，更是公道的化身，凱許登曾說道：王子的角色總是平板，幾乎像是事後添加的，只有在故事結尾才具體呈現，以確保快樂的結局[110]；然而，這個平板的角色卻是故事裡不可或缺的，他的出現宣布了後母的權力無效，重新收回對女性命運的掌控權後，便將公正的待遇判還給灰姑娘。

至於使灰姑娘獲得報償的美德爲何，仍是以男性價值觀做依據來判準的。男性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忍耐順從、善良謙遜、服從安排，並耐心地等待命運的轉機，灰姑娘的處所（廚房）正反映了這樣的婦德規範；生活在灰堆之中，代表著身份遭到貶損，後母委派無意義的工作令其地位更加低微，但灰姑娘卻能接受這種對存在價值予以否定的事實，不但反映了她忍耐順從的個性，更是王子救贖的前提條件[111]。王子依據傳統男權社會評價女性的普遍法則，表現了他身爲男性力量的象徵，完成了對灰姑娘及其他競爭者的評判，也顯示出男性作爲統治者的權威。

其實，無論是後母和繼姊與灰姑娘之間的競爭，或是生母與灰姑娘之間教養和協助的關係，都是圍繞著以王子爲代表的男性世界所制訂的價值準則來展開的。在這種行爲規範的籠罩下，所有醜陋的、不具備性吸引力或善用心機的女性，都被認爲是卑賤邪惡；反之，美麗、單純、忠誠、謙遜、被動的女性，則被認爲是理想典範而備受推崇。由此種意義上來看，灰姑娘故事可說是規訓女性行爲思想，使之符合性別陳規的最好教材，因爲它以一種唯美抒情的方式向人們灌輸了「只有男性所嚮往、且充分肯定的女性才是最有價值的，也只有她們才會擁有幸

---

110 同註 2，頁 54。

111 參考何肖，〈灰姑娘故事中人類共同的社會價值觀〉，《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 年 11 月第 10 卷第 6 期，頁 58-61。

福的生活和光明的未來」[112]這樣的一種思想。

當女性攬鏡自照和費心裝扮，多半是爲了討好身邊的男性，鏡中的影像並非她自己所看見，而不過是男性慾望的一種想像性投射，是按照男性慾望的邏輯來呈現的美麗形象。男性藉著幸福的名義爲女性編織了一雙名爲「愛情」的鞋，當中國綿延幾千年的文化，對於女性的小腳與繡花鞋的關注，聯繫女性飽受摧殘抑制而成的變態幸福觀舉世聞名時，西方灰姑娘的的玻璃鞋則奠定了仙德麗拉終其一生的幸福根基[113]。

NTTU Library

[112] 參考出處同註 107。

[113] 參考王俊，〈玻璃鞋裡的愛情－從女性主義的視角看偶像劇〉。網路資料：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 （2006.2.8）

第伍章　從此以後

第一節　現代灰姑娘

以灰姑娘故事爲題材的創作或出版品，不論繪本、改編故事、音樂劇、歌劇……其數量之多，已超過百種；在悠悠的時間長河中，故事內容與細節雖幾經轉變，但其影響之所及，並非只限於童話這個文類而已。當迪士尼的「仙履奇緣」（Cinderella）活躍於大螢幕上的同時，正宣示著灰姑娘的形象早已根深蒂固於大眾的心裡，由各種平面媒體乃至於現實世界中，她更是普羅大眾的夢想代言人，不僅滿足了我們暫時脫離現實的想像，更表現出一種嚮往飛上枝頭做鳳凰的心理現象。

一、 從迪士尼到好萊塢 ── 電影重塑的灰姑娘

1950 年 2 月 15 日，迪士尼（Disney）公司的卡通電影「仙履奇緣」在美國上映。迪士尼將這個家喻戶曉的傳統題材搬上大螢幕，不但重新喚起了人們的情感記憶，它也是該公司在二次戰後所推出大獲成功的揭幕之作。我們不難想像，在正值重建家園的關鍵時期，這個美夢成真的故事，的確具有一種無形的鼓舞力量，讓人們樹立自救的信心，恢復對生活的希望[114]。

以貝洛的〈仙德麗拉〉爲藍本，電影中增刪更動了部分情節，但仍是在保持故事原型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與突破。形象塑造方面，個性鮮明的主角洋溢著青春活力，雖然一身簡陋裝扮，終日受到後母、繼姊與惡貓欺負，但她的生活並沒有因此陷入愁雲慘霧，反倒充滿著無限生機，一切只因「心中有夢」，美夢除了替她療傷，還是其希望之所在。她吟唱著「A Dream is a Wish Your Heart Makes.」

[114] 張弓，〈心生美夢－簡評動畫片《仙履奇緣》〉，《點畫世界動畫》（之八）。2003 年 3 月，頁 41-2。

充分說明了「擁有夢想」給予身處逆境的主角無限力量；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自怨自艾，而能堅強憐愛他人的灰姑娘，一個生活在磨難中，仍相信有夢想就有希望的灰姑娘。

在表現手法上，「仙履奇緣」運用大量對比來刻畫人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與映襯。一如童話故事的人物特色，電影裡的角色也可以「善」、「惡」做爲標準來進行劃分，溫柔美麗又勤勞的仙德麗拉是「善」的代表，惡毒醜陋又懶惰的後母與繼姊則是「惡」的代表，至於片中其他人物（或動物）則各歸其主。此外，在人物描繪的畫風上，也以迴異的方式來表現正邪兩方，例如：仙德麗拉、王子（Prince Charming）和神仙教母都採用較寫實逼真的畫法，而兩個醜姐姐、後母和王子的守衛等負面角色，則偏向於漫畫形象的諷刺畫，甚至略帶有怪誕奇異的風格。

劇情的結構佈局方面，以彰顯「愛」的主題爲首要。由於「仙履奇緣」具備爲人熟知的灰姑娘故事原型，其基本情節已經確定，所以結構的翻新便表現在一些具體細節的巧妙安排上，例如使用歌曲來搭配劇情，除了娓娓道出主角的美夢——對愛的渴望與實現，也達到前後呼應的效果；更強調主角因爲對愛的信任與追求，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故事最後，兩位姐姐獲得主角寬恕，也爲這樣的主題增添不少說服力。

然而，學者們對於迪士尼這部卡通長片裡的灰姑娘，在性格塑造上卻是頗有意見。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認爲迪士尼既是選擇了貝洛筆下的仙德麗拉，也就承襲了主角人物那甜蜜有餘，可愛不足，且全然缺少蓬勃朝氣的性格特質[115]；珍・尤藍（Jane Yolen）在探討具備美國特色的灰姑娘時更嘲諷地提到，堪稱爲「糖果製造大師」的華德・迪士尼（Walt Disney），爲灰姑娘裹上了一層精心調製的糖衣，使灰姑娘從此成爲一個故作忸怩、無助的夢想者，只能憑藉著耐心與一首歌曲，等待著被拯救。而當童話故事裡經典的角色枯坐在書架上那未被閱讀的卷冊裡，大量符合市場需求的灰姑娘故事，卻已悄然進入了多數美國人的

[115] 同註 24，頁 308。

家庭[116]，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觀。

儘管如此，「仙履奇緣」除了是迪士尼卡通電影進入黃金時代的標誌，它對於日後各種灰姑娘故事的相關出版物，如繪本、故事書……，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童話對於閱聽者所產生的無窮魔力，也就成為好萊塢（Hollywood）喜好選擇的題材。

好萊塢在 1998 年拍攝的電影「灰姑娘，很久很久以前」（Ever After）同樣以貝洛的〈仙德麗拉〉做為改編腳本，並將場景設定於十六世紀的法國。雖然以古典童話的情節為劇情主線，但主角卻是個充滿熱情自信，意志堅定且個性獨立的灰姑娘丹妮兒（Danielle）[117]；後母則是典型的負面角色，善妒又邪惡，不擇手段地只想將自己的女兒送上王妃寶座，而成為絆腳石的丹妮兒，境遇自是可想而知。另一個平版而典型的角色──王子，電影對於他內心的衝突與掙扎也有不少著墨，當女主角褪去了被動等待救援的柔弱外衣，王子也就不再是個以貌取人的權力份子。兩人最後雖險些錯失姻緣，但助手們不忘即時出現讓他們終能順利結合，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當然，也沒有少了那極具代表性的玻璃鞋。

這部好萊塢的電影添加了不少屬於現代社會的情節元素（例如男女主角兩人午夜的約會）以迎合大眾喜好，讓電影更易被接受；此外它也試圖顛覆貝洛版本的結局，在故事最後傳達「善惡有報」的童話主旨，當狠毒的後母與自私的姐姐為她們的惡行付出代價──淪為宮廷裡的洗衣婦，螢幕前的觀眾們也能因此結局感到放心和滿足。

另一部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愛情喜劇電影「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118]更是眾所矚目的灰姑娘電影代表作。兩個背景不同的人物，原是相距甚遠，但主角薇薇安（Vivian）豁達的個性，卻對富商的緊張生活造成微妙的衝擊，使他瞭解「愛」才是最美麗的投資，彼此也從妓女與恩客的關係，轉變成一段浪漫情緣。

---

[116] Alan Dundes. *Cinderella：A Casebook* (N.Y. : Garland Pub., 1982). p. 297.

[117] 由茱兒・巴莉摩（Drew Barrymore）飾演。

[118] 1990 年，由茱利亞・羅勃茲（Julia Roberts）與李察・基爾（Richard Gere）分別飾演第五大道上的阻街女郎與物業界的大亨。

此後，好萊塢一連串以灰姑娘故事母題爲主軸的「現代灰姑娘」電影推陳出新，諸如：「女傭變鳳凰」（Maid in Manhattan）、「麻雀變王妃」（The Prince & Me）、「麻雀變公主」（The Princess Diaries）、「灰姑娘的玻璃手機」（A Cinderella Story）等都能輕易擄獲觀眾的心，由此可知，現實生活中某些實現不了的願望，總能讓人在電影裡找到一定的滿足；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歌頌女性堅強努力的同類型電影亦是越來越多[119]。甚至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最後一擊」（Cinderella Man）[120]也將拳手吉姆布達克（Jim Braddocka）奮鬥的歷程與「灰姑娘」的意涵兩相結合。

儘管電影情節有時與傳統童話情節大異其趣，但我們還是能從中發現灰姑娘的蹤影，特別當她已不再只是個故事人物的名字，而成爲「對逆境不屈服，徹底翻轉命運」的代名詞。

無論迪士尼或好萊塢，雖然它們不斷爲古典童話中的灰姑娘換上新裝，但在顧及消費市場與商業利益的情況下，仍不得不以迎合社會大眾的喜好爲取向，有時難免會左右了故事的呈現方式，以及童話原本要傳達給讀者的諸多內涵與意義。

二、從文字到影像 —— 小說與電視劇裡的灰姑娘情結

灰姑娘故事做爲文學中的一種原型，反映出的理想和信念說明了一切智慧、美麗與善良無論遭受何種磨難，最終都會獲得成功與幸福。英國著名女性作家珍・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的六部小說：《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1813）、《曼斯菲爾莊園》（*Mansfield Park*, 1814）、《愛瑪》（*Emma*, 1816）、《勸導》（*Presuasion*, 1818）和《諾桑覺修道院》（*Northanger Abbey*, 1818），便可說是這個原型的現代版本。

---

[119] 許耘，〈公主的條件：幾部灰姑娘變公主的電影〉，《小作家月刊》。2005 年 10 月，頁 59。

[120] 故事描述在經濟大蕭條的 1930 年代，一個失意的拳手吉姆布達克（Jim Braddocka）一度被迫退出拳擊場，淪為領失業救濟金的社會低下階層，直到經紀人替他努力爭取到唯一一次再度上場比賽的機會，他抓緊這個機會，不但再度站上拳擊舞台，更一路過關斬將，拿下世界冠軍的頭銜。他驚人的毅力與精采的表現鼓舞了當時經濟蕭條的美國社會，他的奮鬥歷程，就像童話裡的灰姑娘 Cinderella 一樣，因而有了「Cinderella Man」這個綽號。

奧斯丁藉著女性細緻入微的觀察力，真實描繪出紳士淑女間的婚戀故事，以理想愛情與幸福婚姻爲主題，讓小說的內容呈現出「灰姑娘故事」的結構模式，也成爲愛情小說中的經典，因而有學者認爲她是一個具有「灰姑娘情結」的作家。灰姑娘情結是一種普遍相當壓抑的態度與恐懼，它使女性黯然失色，無意充分發揮自己心智與創意，就像童話中的灰姑娘一樣，期待著外界的事物改變她們的生命[121]。

奧斯丁的小說描寫十九世紀早期的英國社會現象，反映出當時婦女所處的環境與生活現狀，由於受到社會傳統的影響，當時不具有工作權與繼承權的女性，與男性間存在著經濟依附的關係，因此，「女性得要嫁入好人家」是個不變的道理，這也影響了奧斯丁小說中的人物關係與故事結構。

小說中的女主角大多是與灰姑娘類似的角色，原本處於低微的社會地位、不幸的遭遇起因於母愛的缺乏或沒有家庭爲後盾，在經過不斷的努力、克服周圍困難之後，終能獲得愛情、財富與地位，同時也揭示了善有善報的真理。奧斯丁讓主角經歷「醜小鴨變天鵝」的輝煌，實現了一種地位的飛躍[122]，也讓故事能以灰姑娘與王子（男女主角）的美好結合做爲結束。

此外，良善的美德帶來好回報，更是小說宣揚的重點，但灰姑娘卻是必須在「具備良好素養與道德教育表現」此一前提之下，才能獲得回報，這是作者透過故事所表達出的強烈道德觀，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勵了十九世紀的英國女性應該像小說主角一樣，接受好的品德教育，以達成由灰姑娘變成王妃的首要條件。

教育的意義在奧斯丁的作品中無處不見，她筆下的人物也多從舉止言談間刻畫。儘管有人批評她的作品反映的廣度與深度有限，但對於改變當時小說創作中的庸俗風氣卻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文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將她與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相提並論，二十世紀的著名小說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更將她列爲世界十大小說家之一。

---

[121] 柯莉特・陶琳（Colette Dowling）著，葉芸君譯。《灰姑娘情結》（*The Cinderella Complex：Women's Hidden Fear of Independence*）（台北市：銀禾文化，1998），頁 21。

[122] 葉敏芬，〈論奧斯丁作品的「灰姑娘」情結〉，《閩江學院學報》。2004 年 8 月，頁 87。

奧斯汀的小說如此受人歡迎，主要在於她寫出了眾生心事，小說的主題圍繞著世俗男女的輾轉愛情，由她筆下描繪的十八世紀英國社交圈，與今日相差不遠的充滿著花邊新聞和人言耳語，但卻也透露出人生處事的智慧，這種不隨時代改變的特質，讓她的作品時至今日仍頻頻被搬上螢幕[123]。

但細看奧斯丁作品裡的女主角，與古典童話的仙德麗拉卻仍是有一段差距的。以《傲慢與偏見》的主角伊麗莎白爲例，她的慧黠與反動與仙德麗拉被動等待救援的心理大相逕庭，更表現出與傳統角色截然不同的自主性，這讓男性在注意她美好而知性的臉的同時，卻也不會忘記她的性格與腦袋。就像高傲的達西愛上的伊麗莎白雖然並非千金小姐，但愛情終究讓他們得以跨越「門不當戶不對」的障礙，也讓這個故事在灰姑娘原型之外，展現出另一種風情。

而在經過粉妝巧飾的多元媒體影像中，處處可見到灰姑娘活躍的身影。受到大眾歡迎而蔚爲風潮的電視偶像劇，大多數也都具備了灰姑娘故事原型的劇情。偶像劇敘事方式的特點之一，就是將故事場景由宏大社會背景中剝離出來，縮放在一個微觀的世界裡，雖是融入現代生活的元素，但仍會讓觀眾有「不知今昔爲何年」的時空迷亂感。以風靡一時的《流星花園》[124]（Hanayori Dango）爲例，它就在這種典型的時間背景缺席的情形之下，從容不迫的發揮。

劇中剔除了許多現實社會的行事，並誇張呈現男女主角在現實條件上的懸殊對比。女主角衫菜的父母以麻雀變鳳凰的教育方針，一心希望女兒能高攀上富家子弟道明寺，從而由貧困的境地裡獲得重生；屬於男性的強悍勇猛與陽剛氣質則被簡單化的濃縮在「道明寺」這個角色中，並以霸道而自我中心的行爲方式，渲染強化他的貴族氣息。

有別於童話裡的邂逅模式，衫菜最初是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現，以突顯她的獨

---

[123] 改編自《愛瑪》（*Emma*），有青少年現代版的《獨領風騷》及葛妮斯・派特洛主演《艾瑪姑娘要出嫁》；李安執導《理性與感性》，公視(BBC 製作)重拍《傲慢與偏見」的電視劇集，以及 1940 年由勞倫斯奧立佛與葛麗亞嘉遜主演的電影版《傲慢與偏見》。二十一世紀以來，更有票房賣座的《BJ 單身日記》及其續集，與 2006 年 1 月上映，由綺拉奈特莉、馬修麥迪恩主演，重拍的電影《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124] 改編自神尾葉子原著的同名漫畫，由華視拍攝成為校園青春偶像劇。

立、堅韌與頑強，這不屈服於暴力與樂觀的處事態度，讓她獲得來自男性群體的尊敬與友誼，以及男主角的愛情。這種與傳統灰姑娘不同的特質，正是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由於社會化、職業化和自主意識不斷增強，而在女性中出現的一種群體趨向。女性希望通過自己的作爲而非單單憑藉著「女人」──這項生物性的事實被社會承認，所以，在偶像劇裡得到「王子」青睞的灰姑娘，她們的性格品質不再侷限於美麗善良、謙遜忠誠，或其他諸如此類的傳統女性價值準則。

然而，王子做爲仲裁者的地位卻也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儘管劇情在角色的設計上有了變化，但彼此間的制衡關係與傳統灰姑娘故事相較之下，並無根本性的不同，男性依舊是財富和權威的擁有者，是控制局面、制訂法則的人，只有他有權確認什麼樣的女性才是最有價值的；不論女性多麼強調自身的獨立性與自主意識，仍然必須通過男性的認可以獲得肯定。許多情節的安排更說明了：女性在男性面前仍是脆弱、需要保護的，即使她們已有了面對問題的勇氣，依舊需要男性的幫助才能使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125]。

由大眾文化打造的現代灰姑娘童話中，收服與規約的努力既重申了男性的統治地位，又使得這個故事在抽離了南瓜馬車、午夜的禁令等由超自然神力製造的奇蹟後，依然保留它的神話屬性，它不斷向女性允諾著，只要能使自己的形象符合男性的期待，就會獲得豐厚的回報──來自男性的寵愛與隨之而來的財富、地位、權勢等夢想中的一切[126]。而偶像劇的風行對於青少年的服飾打扮、言行舉止、氣質與價值觀的影響是不容小覷的，透過繁瑣細節堆砌起來的精緻華麗，更讓人對於「飛上枝頭做鳳凰」的夢想產生無限嚮往。

三、 走進現實世界的灰姑娘

當《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在全球掀起波瀾，廣受讀者歡迎的同時，伴隨高知名度而來的財富，也使得這部作品的作者 J.K.羅琳（Joanne Kathleen

[125] 同註 107
[126] 同註 107。

Rowling）從領失業救濟金的失婚婦女一躍成爲英國富豪，儼然是新時代灰姑娘的代名詞；J.K. 羅琳的生平可說是個溫馨感人的勵志故事，也讓我們瞭解到在不間斷的努力之下，才有成功的機會，當然還得加上一些運氣。

反觀現代社會中，女性公眾人物努力表現以求嫁入豪門的例子不在少數，經過媒體過度的推崇與渲染，更直接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這些「現代灰姑娘」的故事一再出現，帶來的是一種激動人心的衝擊，至少對許許多多少男少女來說，增添了一種夢想。於是，時常可見他們崇拜偶像明星、追求外表的光鮮亮麗，終日做著摘星夢，希望一腳踩進耀眼的時尚圈，而後能結識權貴得以晉升上流（富裕）階級。

這種對流行、裝飾等外在事物棄舊換新不遺餘力，且不惜花大錢而重視表象的觀念，讓傳統灰姑娘故事中主角勤奮謙遜的性格特質，或以德報怨的良善美德，比起眾人聚焦於主角飛黃騰達後的幸福生活，顯得失色許多。只看見他人享受豐收的喜悅，卻忽略了長久以來可能無比艱辛的奮鬥歷程，以及本身品格特質的修煉，那些僅是接收到來自故事表淺意義的讀者們，便容易對故事產生偏頗的解讀與想法。

灰姑娘故事傳遞的愛情觀和兩性心態，多少突顯了過去女性角色的刻板與侷限，讓人以爲幸福的未來只能被動的仰賴命運中的王子，唯有愛情才能解救自己的困境，卻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自己的生活；於是花時間費心打扮，擔心外表不夠亮麗，煩惱青春不再，卻忘了當生命缺少主動性、失去獨立的勇氣，將帶來許多不安與擔心。而自詡爲灰姑娘，以爲穿上玻璃鞋，找到白馬王子就可以離開讓自己受苦的家庭，卻沒想到被束縛的腳，不但無法接觸到真實的大地，更無法自由的奔跑……。

其實人人都有變鳳凰的美夢，當影片所演繹的角色與我們心中的夢想重合時，我們常會毫不猶豫的忘卻現實而沉迷其中；這些夢想代表的也許是我們渴望已久卻永遠無法涉及的經歷，也許是我們想做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像一個難以磨滅的童話，來自我們心靈最深處。

第二節　灰姑娘的永恆魅力

俄國民俗學者普羅普（Vladimir Propp）曾指出民間童話的「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繽紛；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轍，千篇一律[127]。因爲故事敘述者或記錄者在記述故事之餘，總會將自身的意識型態或記錄動機一併帶入，因此灰姑娘故事就在不同文化的變異下，反映出其與所處社會習俗價值的交互影響；而關於記述者對於童話情節或人物的更動，更是值得一提。

在許多故事的最原始版本裡，虐待主角的都是他/她的親生母親，這點與我們所認知的故事裡所出現的後母角色可說是大不相同。格林兄弟對母親的敬愛與依戀，加上當時浪漫主義社會對母親的印象，讓他們無法想像親生母親會像故事裡所敘述，狠心虐待自己的小孩。因此他們從日耳曼農民那裡收集而來，並於 1812 年第一次出版共 156 篇童話裡，大部分都已經過淨化，改由「後母」替代「母親」，而其他有關嫉妒的血腥道德故事也不再如此驚心動魄。這樣的改變在心理學上，將「母親」一分爲二，一個是「好媽媽」（good mother）──慈愛的、擔負教養責任的，但在童話故事裡卻通常是死亡的；另一個是「壞媽媽」（bad mother）──要求多又愛責罵的[128]。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爲童話的主要讀者──兒童，打造適合閱讀的內容更顯重要，因此讓「後母」來承擔母親令人討厭的一面，而美好的母親形象則透過死亡，永遠被留存下來，不受侵害。

一、 二元對立的故事結構

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以不同於普羅普的方法對故事進行分析，他由單一的神話出發，先尋找某些角色或特性間的相對性(例如：高與低、濕與

---

[127] 轉引自陳玉平著，〈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禮內涵－對灰姑娘故事的一種解讀〉，《民族文學研究》1998 年 1 月，頁 60。

[128] 根據美國北州立大學（Northern State University）的 Waller Hastings 教授對於生母角色改變的解釋。

乾、生與熟……），接著再重新建構它們彼此間的相對應位置。以此方式來分析灰姑娘故事，可以發現整個故事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發展模式，其中還包含了角色間的對立與關聯性[129]。

灰姑娘與繼姊們各自的角色特質是不相應的，在童話世界裡，善良、謙遜、勤奮與美麗，應該是和潔淨的外表、高尚的地位連結一起，繼姊們的的負面特質則應該與骯髒、地位低相關連；但在灰姑娘故事中卻是全然相反的情形，也就是說，被社會所認可的價值並沒有連結到正確的角色身上。不過這樣的矛盾卻也爲故事製造了戲劇性的演變，在故事最後，如此的矛盾將會因爲某些轉變而被消除。

故事開始時，因爲男性角色（父親）缺席所造成的「不平衡」狀態──後母與灰姑娘的對立，在新的男性角色（王子）介入後得到修正，這暗示了血緣與婚姻關係是讓主角與家庭凝聚一起的因素，當灰姑娘失去了家庭的歸屬，同時也就失去了社會地位；被原有家庭排除而淪爲女僕，只有透過與王子的結合並建立婚姻關係，才得以擺脫先前的不幸，讓局勢獲得改變。王子與後母兩者間的對立關係，說明了男性角色在故事中的重要性，整個故事最初的失衡狀態就在階級轉換及惡行得到報應後回復平衡，故事由始至終的轉變也道出了社會的易變性與流動性。

神奇助手與後母之間具有不言可明的對等地位，兩者都近似於生母，但角色特質卻是完全對立的：後母自私偏心，神奇助手慷慨付出；後母將灰姑娘視同僕人，只專注於掌控當前的經濟利益，神奇的助手卻爲灰姑娘排除經濟不利因素，爲其做好婚姻的準備。這兩個「生母代理人」之間的對立性，不只反映出孩子心中戀母情結的矛盾心理，也說明了屬於母親正反感情並存的心態，一方面因爲經濟動機而須利用女兒，將她留在家中；另一方面，則具有社會責任要爲她們做好迎接婚姻的準備。

神奇的助手讓灰姑娘的地位暫時由低而高，透過改變她身旁的物品：破布衫變禮服、南瓜變馬車、老鼠變車伕……，爲她備妥身份確認的舞台。但魔法的力

[129] 角色關係圖參見附錄二。

量終究只是暫時，當王子透過玻璃鞋找到灰姑娘，使她的社會地位獲得提升，這才是永久的轉變。上述的重要場景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故事色彩與戲劇張力，也強化了故事要傳達的訊息。

二、 新時代的故事解讀

在主題上表現出命運的改變、高攀婚姻、善惡有報的道德觀，灰姑娘故事更包含了所有浪漫故事裡都有的追尋因素，在情節上採用「主角得鞋－失鞋－王子得鞋－尋鞋主－眾多女子試鞋－尋得美人」這樣的追尋原型，一個充滿曲折的成功追尋，讓男性獲得美人做爲回報，而後以締結婚姻做爲結束。

追尋原型之所以在文學中常見，是因爲它與人類的基本需求和慾望相連，它表現了人的慾望和幻想 ── 男性喜愛娶美人爲妻，女性則期望通過高攀婚姻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它同時也是一個「解謎」的過程，以追尋和解謎在故事情節中展開的尋尋覓覓和探索，既充滿曲折與懸念，也洋溢著無限樂趣，最後更能擁有「尋得」（解謎）的喜悅和滿足。

到了現代，故事裡某些看似重複、無趣而拖沓過程，已被後人刪削節略[130]，而故事中的不幸、懲罰或慘忍的事件，那些用現代的社會制度、法律規約和人生價值觀來看，存在可議之處的不合理內容，卻絲毫不影響孩子享受故事帶來的樂趣，隱藏於童話故事裡奇妙的虛幻替現力量，有時更是一種幫助孩子探索內在恐懼和慾望的安全工具。因此，故事可說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的社會雛形，就在虛擬的情節之下，讓我們預備了進入真實世界的能力。而以不同視角重新詮釋童話，也就重新更動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文本的世界、自我的世界、社會文化的世界，以及三者交融一體的世界[131]。

童話故事在追逐奔跑，千鈞一髮的情節後，還有嚴肅的戲劇起伏，能反映孩

---

[130] 許建崑，〈古典童話的閱讀策略〉。《認識童話》（台北市：天衛文化，1998），頁 207。

[131] 參考丁興祥，〈創新閱讀童話 創化新視界〉。導讀《百變小紅帽》（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頁 5。

童內心世界發生的事件。雖然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於它能取悅孩子，但其魅力持久不衰，則是因爲它能幫孩子處理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內心衝突，這是童話代代相傳的原因，也是爲什麼迪士尼經典童話故事總能年年大賣[132]。即使影像卡通或彩色電影一再映演，但童話的不朽法力與永垂魅力卻不僅止於兒童的道德教育功能，它更是成人世界的娛樂選項，也因此在後現代科技與發達的網路文化下，人類仍然需要古老的童話。同一則童話可以有多重版本，甚至閱聽者可以從故事裡不同角色的發言位置，操演故事的發展，敘說自己對故事情節的看法，進而衍生不同的故事結局[133]，身爲古典童話的灰姑娘故事，能以多樣化的風貌不斷出現而歷久彌新的原因便在於此。

東西方對同樣的故事常採取不同的解讀角度，中國對灰姑娘故事的意涵多偏重在道德教育的闡釋，所以「謳歌真善美，鞭撻假醜惡」就成了將人物分爲善惡、美醜兩極的原則[134]；對於故事的解讀也多由灰姑娘以德報怨的角度切入，讚揚她善良謙讓的美德，因此，主角留給孩子的印象多是順從、忍讓、美貌和幸運。

相較於東方，西方社會則不再侷限於宣揚美醜善惡的二元對立，也不對其進行頌揚或批判，而是將焦點放在事件與人物的行爲上，並以此來對孩子進行引導。例如：灰姑娘必須在午夜十二點魔法消失以前離開舞會，否則就會從光彩奪目的美少女變回灰頭土臉的邋遢女；爲了不讓王子看到自己的醜陋，無論舞會多麼令人陶醉留戀，灰姑娘還是毅然離開，從以上這些的情節，引伸到日常生活中守時的觀念，以及在社交場合裡衣著整潔對一個人獲得成功的重要作用。

又如後母嫌灰姑娘骯髒見不得人，不讓她參加舞會，但她並沒有因此陷入自卑絕望，反而不顧後母警告而付諸行動，正是因爲灰姑娘愛自己，所以奮力追求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她想改變自己的處境，所以主動爲自己爭取機會，由此可以說明積極的人生態度正是影響一個人命運改變的主要關鍵。此外，小動物或神

---

132 參考出處同註 2，頁 32。

133 林耀盛，〈必死的女巫，不朽的女巫－童話世界的心理想像與社會蘊涵〉。導讀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著，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頁 16。

134 梁巧娜，〈以灰姑娘的解讀看中美教育理念的差異〉。《閱讀與寫作》。2004 年（6），頁 7。

仙教母都是灰姑娘境遇改變的助力，這也教導孩子瞭解朋友的重要，朋友未必都是完美超凡，但卻一定是對人生有幫助的人。

就是透過上述這種務實的角度，讓故事內容與孩子發生直接聯繫，進而培養他們良好的生活習慣與應對現實環境的能力；在不同教育理念下長大的孩子，在生活態度上勢必也會產生明顯的差異性。

此外，從許多近期的繪本或創作裡，我們還可以發現灰姑娘的另類風貌，她不再是古典童話所塑造出的刻板形象，不僅跳脫「等待救贖」的傳統框架，有時更顛覆了傳統的兩性關係。以巴貝柯爾（Babette Cole）的《灰王子》（*Prince Cinder*）[135]爲例，原本總是以女性做爲故事主人翁，在這本書中改由滿臉雀斑、又瘦又小的「灰王子」來擔任。作者以被社會普遍讚揚的外貌標準──高大強壯、毛髮濃密，來做爲男性俊美的表徵，因此，當瘦弱的灰王子工作後在火爐旁休息時，總是悄悄許願，希望自己能像三位哥哥一樣英俊。而從煙囪掉下來的小仙女卻用不大靈光的法術，讓灰王子變成了一隻高大強壯、毛茸茸的大猴子；不過也由於這樣的外表以及午夜十二點魔法失效的限制，讓灰王子和美麗富有的班妮公主相遇了。公主因爲灰王子的勇氣，而非外貌向他求婚，從此他們就過著豪華幸福的生活。

巴貝柯爾的故事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顛覆了男性或女性被認爲必須具備的性別特質。傳統的王子、公主形象在此變了樣，過去溫柔被動的公主搖身一變，成爲勇敢大方的女士，主動積極尋找自己的幸福；而以往威武強壯的王子如今卻是膽小害羞的醜男，因爲陰錯陽差的機遇順理成就了自己的姻緣。在《灰王子》故事裡仍舊可以找到灰姑娘故事的原型：主角原先低落的境遇、神奇力量的幫助、透過個人物品（褲子）被找到而確認身份，還有最終地位的提升；但作者卻由另一個角度，透視故事傳達出的另類思考，也讓我們在不同的文化或媒體包裝下，發現了時代所賦予灰姑娘故事的新風貌。

---

[135] 巴貝柯爾（Babette Cole）著，郭恩惠譯。《灰王子》（*Prince Cinder*）（台北市：格林文化，2001）。

三、永遠的最佳女主角

一直以來，灰姑娘在故事中的既定形象似乎都是柔弱無力的，對於後母無理的對待也多半是逆來順受、毫無怨言，更不敢加以違抗，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可能已不是多數存在的了。傳統故事的主角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家庭制度，所呈現的性格特質自然也符合時代的期望，並且是備受推崇與讚揚的美德；現代灰姑娘則在順從之外，還多了能爲自己發聲的勇氣，如電影《灰姑娘，很久很久以前》（Ever After）中，丹妮兒爲捍衛母親留給自己的嫁妝不被奪取，奮力與繼姐對抗的橋段，或許比古典童話裡的仙德麗拉更能引起閱聽者的共鳴。

而故事的要角，那位無比狠毒的後母，無論在想像或現實裡，正代表了我們對母親怨恨或害怕的部分，看到她被擊敗、被懲罰，甚至被殺死，都讓我們能夠征服自己對「母親」的恐懼[136]。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灰姑娘與後母間的拉鋸戰，以及總是缺席的父親，則與前者的「伊拉克脫情結」相關，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古典童話反映了既保守又父權的庶民文化，及其未受質疑的偏見，但也包含了各種神秘明亮，永遠會打動人心的意象；它以少數流動的段落涵蓋了具體而微的故事敘述，亦如同民謠一般，起源於互異而來源難辨的集體記憶。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曾說：**童話跨界於「現在」與「過去」的方式具有某種美麗，彷彿自我反映在鏡中的形象**[137]，或許童話只是讓我們消磨時間，獲得娛樂，但社會意義卻也在文本建構中發生，它的奇異形象更是捕捉到那些我們都得面對的，或者過度誇張的生命經驗。

屬於古典童話範疇的灰姑娘故事，成爲一個不斷被反覆吟誦的原型，流傳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國度裡，不僅說明了它長久而深遠的重要性與影響力，由大眾文學打造的灰姑娘，也從童話裡的「扁平人物」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圓形人物」，

---

[136] 參考凱特・柏恩海姆（Kate Bernheimer）編，林瑞堂譯。《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點童話》輯 2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omen writers explore their favorite fairy tales*）（台北：唐莊，2003），頁 218。

[137] 同上註，頁 16。

正是古典兒童文學作品與文化工業結合的最佳例證。而透過口述傳統所呈現出的一種開放的可能，更讓我們可以在故事中發現自己對於美好未來的想望，從而找到面對逆境的勇氣。

經過歲月的洗禮，「灰姑娘」不再只是名詞，更是個形容詞，它成爲一個現成的譬喻，把處境悽慘，但心靈高尚，經過重重磨難，終於雲開日出，從黯淡走向光明，擺脫纏人厄運的人說成是「灰姑娘」[138]；而追尋幸福則是永遠不變的課題，既存在於童話之中，也存在於你我心中，穿越時空的灰姑娘，儘管換了名字、變了模樣，仍舊是受歡迎的最佳女主角。

NTTU Library

[138] 參考韋葦，《外國童話史》(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頁 93。

參考文獻

一、 研究文本

1 貝洛著。齊霞飛譯。《貝洛民間故事集》。台北：志文。1997。

2 段成式撰，王雲五主編。《酉陽雜俎》續集卷一。台北：台灣商務。1966。

3 格林兄弟原著，徐珞、余曉麗、劉冬瑜譯。《格林童化故事全集》（四之一）。台北：遠流。2004。

二、 參考文本

1 Brothers Grimm (格林兄弟) 著。理約譯。《格林童話奇幻精選集》（*Grimms' Fairy Tales*）。台北：希代。2001。

2 Cole, Babette（巴貝・柯爾）著。郭恩惠譯。《灰王子》（*Prince Cinders*）。台北：格林。2003。

3 Lang, Andrew (安德魯・蘭格)編著。曾育慧譯。《藍色童話》（*The Blue Fairy Book*）。台北：商周。2004。

4 Munsch, Robert（羅伯・馬修）著。唐琮譯寫。《紙袋公主》（*The Paper Bag Princess*）。台北：智茂。1993。

5 Poiacco, Patricia (派翠西亞・波拉蔻)著。辛蔓譯。《芭芭雅嘎奶奶》（*Babushka baba yaga*）。台北：遠流。2001。

6 桐生 操著。許嘉祥譯。《令人顫慄的格林童話》（*Hontoy wa osoroshii glim douwa*）。台北：旗品。1999。

三、 中文參考書籍

(一) 原著專書

1 林文寶等。《認識童話》。台北：天衛。1998。

2 金榮華。《民間故事論集》。台北：三民。1997。

3 祝士媛。《兒童文學》。台北：新學識。1989。

4 韋葦。《外國童話史》。江蘇省：江蘇少兒。1991。

5 馬力。《世界童話史》。遼寧省：遼寧少兒。1990。

6 陳國強、蔣炳釧、吳綿吉、辛士成。《百越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 彭懿。《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台北：天衛。1998。

8 程金城。《原型批判與重釋》。北京：東方。1998。

9 葉書憲。《神話－原型批評》。陝西：陝西師大。1987。

10 楊憲益。《零墨新箋－譯餘文史考證集》。台北：明文。1985。

11 廖卓成。《童話析論》。台北：大安。2002。

12 蔡尚志。《童話創作的原理與技巧》。台北：五南。1996。

13 羅婷以。《巫婆的前世今生：童書裡的女巫現象》。台北：遠流，2002。

（二）譯著

1 Bernheimer, Kate（凱特・柏恩海姆）編。林瑞堂譯。《魔鏡，魔鏡，告訴我：當代女性作家探索經點童話》輯 1、2（*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omen writers explore their favorite fairy tales*）。台北：唐莊。2003。

2 Bettelheim, Bruno（布魯諾・貝特漢）著。舒偉、樊高月、丁素萍譯。《永恆的魅力－童話世界與童心世界》（*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3 Campbell , Joseph（喬瑟夫・坎伯）作。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立緒。2005。

4 Cashdan, Sheldon（雪登・凱許登）著。李淑珺譯。《巫婆一定得死》（*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5 Dowling, Colette (柯莉特・陶琳) 著。葉芸君譯。《灰姑娘情結》（*The Cinderella*

Complex：Women's Hidden Fear of Independence）。台北：銀禾。1998。

6 Ding, Naidong (丁乃通)著。陳建憲等譯。《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1994)。

7 Greer, Germaine（潔玫·葛瑞爾）著。吳庶任譯。《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台北：正中。1995。

8 Marcia Grad（瑪希亞・葛芮）著。葉彥君譯。《公主向前走》(*The Princess Who Believed in Fairy Tales*)。台北：方智。2001。

9 Orenstein, Catherine（凱薩琳・奧蘭絲妲）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一則童話的性、道德與演變》(*Little Red Riding Hood Uncloaked: Sex, Morality, and thee Evolution of a Tale*)。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10 Thompson, Stith（斯蒂・湯普森）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The Folktale*)。上海：文藝。1991。

11 Zacks, Richard（理查・札克斯）著。李斯譯，《西方歷史秘密檔案》(*An Underground Education*)。台北：究竟。2003。

（三）報章、期刊文獻

1 丁興祥。〈創新閱讀童話 創化新視界〉。《百變小紅帽》導讀。台北：張老師。2003。頁 005-009。

2 王林。〈論童話文學的奇幻美〉。《兒童文學學刊》第六期。頁 108-123。

3 何肖。〈灰姑娘故事中人類共同的社會價值觀〉。《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 年 11 月第 10 卷第 6 期。頁 58-61。

4 李道和。〈舜象故事與葉限故事關係考辨》。《民族文學研究》。2005 年 2 月。頁 36-43。

5 林耀盛。〈必死的女巫，不朽的女巫－童話世界的心理想像與社會蘊涵〉。《巫婆一定得死》導讀。張老師文化。2003。頁 13-20。

6 林愛華。〈格林童話的現代解讀〉。東吳外語學報。頁 1-22。

7 胡梅。〈《葉限》與《灰姑娘》的比較研究〉。《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

合版。2003 年 9 月第三卷第三期。頁 73-6。

8 馬景賢。〈灰姑娘知多少？〉。民生報。2004 年 10 月 31 日。CS4 版少年兒童。

9 秦博。〈灰姑娘故事類型的結構主義分析〉。《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5 期。頁 30-2。

10 鹿憶鹿。〈不能翻身的後母角色〉。《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學校學報》。第 19 卷第 2 期。2003 年 5 月第 19 卷第 2 期。頁 8-11。

11 陳玉平。〈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禮內涵－對灰姑娘故事的一種解讀〉。《民族文學研究》。1998 年 1 月。頁 57-61。

12 張弓。〈心生美夢－簡評動畫片《仙履奇緣》〉。《點畫世界動畫》之八。2003 年 3 月。頁 41-2。

13 張中載。〈灰姑娘，拿女人的腳和鞋做文章〉。《外國文學》。2003 年 9 月第 5 期。頁 98-101。

14 張兆瑋。〈童話故事中後母之角色調查研究〉。《傳習》。1993 年 6 月第 11 期。頁 223-232

15 舒偉、丁素萍。〈精神分析學視野中的童話文學－貝特爾海姆的「童話心理學」發微〉。《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 2 月第 2 卷第 1 期。頁 28-33。

16 梁巧娜。〈以灰姑娘的解讀看中美教育理念的差異〉。《閱讀與寫作》。2004 年(6)，頁 7。

17 許建崑。〈古典童話的閱讀策略〉。《師友》。87 年 11 月。頁 61-5。

18 許耘。〈公主的條件：幾部灰姑娘變公主的電影〉。《小作家月刊》。2005 年 10 月，頁 58-62。

19 葉曉琳。〈諷世者的灰姑娘情結〉。《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 11 月第 19 卷第 5 期。頁 102-3。

20 葉敏芬。〈論奧斯丁作品的「灰姑娘」情結〉。《閩江學院學報》。2004 年 8 月第 25 卷第 4 期。頁 86-9。

21 劉丹。〈論《簡・愛》中的灰姑娘原型〉。《零陵學院學報》(教育科學)。2004

年 1 月第 2 卷第 3 期。頁 44-7。

22 劉曉春。〈灰姑娘故事的中國原型及其世界性意義〉。《中國文化研究》。1997 年春之卷（總第 15 期）。頁 97-103。

23 ———。〈灰姑娘型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 年第二期。頁 89-92。

24 劉文杰。〈以格林童話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時期民間童話論略〉。《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12 月第 6 卷增刊。頁 25-7。

25 賴麗琇。〈格林童話與我們的兒童文學〉。東方雜誌 20（7）。

26 魏美仙。〈童話中結婚母題的意義闡釋〉。《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月。頁 52-9。

27 蘇樺。〈由葉限故事談起〉。國語日報。76 年 5 月 10 日。

28 盧愛芝、于复選、王淑梅。〈從《愛瑪》看簡・奧斯丁小說中的灰姑娘主題〉。《萊陽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 9 月第 14 卷第 3 期。頁 58-61。

（四）學位論文

1 王文玲。《格林童話中的女性角色現象》。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2 馬汀。《灰姑娘（AT510A）中變異母題的對等象徵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民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 陳茉馨。《格林童話的研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4 鄭任媖。《以普羅普的觀點探討格林童話中童話象徵與「拯救」情節主題的意義》。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德文組碩士論文。1997 年。

5 羅婷以。《西洋圖畫書中女巫形象研究》。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四、 英文著書

1 Dundes, Alan. *Cinderella, A Casebook.* N.Y. : Garland Pub., 1982.

2 Franz, Marie-Louise von. *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 Revised Edition.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3.

3 McGlathery, James M., *Fairy tale romance : the Grimms, Basile, and Perraul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1.

4 Tatar, Maria M.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 texts, criticis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5 Warner, Marina. *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6 Zipes, Jack.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 Fairy Tale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2.

五、 網頁資源（依參考日期排序）

（一）中文網頁

http://www.scu.edu.tw/deutsch/vorles/maerch2.htm(2005.12.14)

http://www.culstudies.com/（2006.2.3）

http://202.113.96.26/wx/xueshengcaiyi/lunwen/ast.htm（2006.2.8）

（二）英文網頁

http://www.northern.edu/hastingw/fairytale.htm（2006.1.18）

http://www.childrenslit.com/th_cinderella.html（2006.1.18）

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Estates/4967/cinderella.html（2006.2.6）

http://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2006.2.8）

附 錄

一、 故事原文

（一）〈珊朵麗昂〉

貝洛著，齊霞飛譯。《貝洛民間故事集》(台北：志文，1997)，頁 106-124。

從前在一個地方有一個貴族，娶了第二任妻子。這個妻子是個目中無人的傲慢女人，再嫁給貴族時，帶來了兩個女兒。兩個女兒的脾氣像極了母親，一切都跟母親沒有兩樣。貴族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的性格非常溫柔且善良。這些美好的本質，都是從她那最善解人意的已逝母親那裡繼承來的。婚禮舉行過後，這個繼母立刻顯示出她那惡毒的性格來，她怎麼也無法忍受丈夫前妻女兒那美好的本質。她認為正因為有那個女兒，所以才使得自己的兩個女兒愈發顯得面目可憎起來。

於是繼母就把家裡最髒的工作，派給丈夫前妻的女兒做。洗盤子、擦拭樓梯、打掃母親的房間和兩個姊姊的房間，全都由她負責。睡覺的時候，只能到家裡最高的閣樓裡，裹著破爛的棉被躺下來。而她的兩個姊姊，則睡在擺著最新流行的床鋪，以及可以從頭照到腳的大鏡子，有著晶亮拼花地板的漂亮房間裡。可憐的姑娘一直忍耐著這樣的生活，也沒有想到要去向父親訴苦。但即使說了也沒有用，反而會挨父親罵，因為父親已經被繼母管得服服帖帖的了。

做完繼母分派的工作後，她總是坐在壁爐旁的灰上面，所以在家裡，大家都叫她鳩珊朵隆（灰屁股），而繼母那沒有大女兒那樣刻薄的小女兒，則只叫她珊朵麗昂(灰姑娘)。但儘管這樣，穿著破舊衣服的珊朵麗昂，看起來還是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兩個姊姊漂亮了好幾十倍。

有一次，王子舉辦舞會，全國有身分地位的人都受到了邀請。繼母的兩個女兒也是名門貴族的千金小姐，所以也獲得了招待。這樣一來，那兩個女兒簡直高興得難以形容，為了挑選最適合的衣裳，梳最漂亮的髮型，幾乎忙得不可開交。

珊朵麗昂又增加了新的工作，為兩個姊姊燙內衣 ,在袖口縫襞褶，都由她負責。兩個姊姊一開口，就是談參加舞會穿的衣裳。

「我想穿紅色的天鵝絨禮服 , 加上英國式的首飾。」大姊這樣說，二姊立刻接著說：

「我穿一般的長裙就好，不過要加上繡金線的斗篷，搭配鑽石別針，那別針一定會吸引住所有人的眼光的。」

她們又請來高明的美容師，把頭髮梳成高高的髮髻，還從第一流的師傅那裡，買來人工假髮。由於珊朵麗昂品味高雅，所以也被叫去聽取各種意見。於是珊朵麗昂盡可能把她的看法說出來，並且還為兩個姊姊重新整理髮型，直到她們滿意。珊朵麗昂在整理頭髮時，姊姊們對她說：

「珊朵麗昂，如果妳也能參加舞會的話，應該會很高興吧？」

「姊姊，妳們就不要捉弄我了，那地方不是我可以去的。」

「說的也是，要是珊朵麗昂去參加舞會，只會笑掉人的大牙。」

如果不是珊朵麗昂，而是別的女孩的話，說不定會故意把兩個姊姊的頭髮整理成奇形怪狀。不過珊朵麗昂是個誠實正直的好姑娘，所以還是把兩個姊姊的頭髮整理得非常好看。

這兩天以來，兩個姊姊幾乎什麼也沒有吃，她們實在太高興了。為了讓身體看起來更纖細，束腰的繩子捆得緊緊的，繩子扯斷了大約有十二條之多。從早到晚，她們都在鏡子前面照個不停。快樂的日子終於到了，兩個姊姊出門去參加舞會。珊朵麗昂一直目送著姊姊，等她們的背影看不見的時候，就嗚嗚咽咽抽泣起來。珊朵麗昂的仙女教母，看到她流眼淚，就問她到底怎麼了。

「要是我也...我也...可以去參加的話...。」由於哭得實在太傷心了，所以珊朵麗昂無法把話說完。仙女對她說：「如果可以的話，妳想去參加舞會，對吧？」珊朵麗昂嘆息著說：「是的，我想去。」仙女說：「是嗎？好的好的，妳是個好孩子，我一定會讓妳去的。」仙女把珊朵麗昂帶到自己的房間去，對她說：「妳到院子裡去摘一顆南瓜來。」

珊朵麗昂立刻到院子裡去，摘下一顆最大的南瓜，拿去給仙女。不過她怎麼也不懂，南瓜跟她去參加舞會究竟有什麼關係。仙女挖掉南瓜裡頭的瓢肉，只留下皮，再用仙女棒唰的拍打一下，於是南瓜立刻變成一輛金碧輝煌的四輪馬車了。然後仙女去看捕鼠籠，籠子裡有六隻還活著的小白鼠。仙女叫珊朵麗昂把籠子的蓋子稍微掀開來看看，等小白鼠跳出來時，就用仙女棒一隻打一下，小白鼠馬上變成宏偉的駿馬。就這樣有了六匹拉馬車的有著灰色和白色斑點的美麗的馬。當仙女在想著要用什麼來做馬車的駕駛人時，珊朵麗昂說：「另一捕鼠籠裡或許有老鼠也說不定，我去看看，就用老鼠做車夫吧！」仙女說：「很好，可以用老鼠。那麼妳去看看。」

珊朵麗昂拿來的捕鼠籠裡，有三隻又肥又大的老鼠。仙女挑選三隻當中長著最漂亮鬍鬚的一隻，用仙女棒碰觸了一下，於是老鼠變成了一個胖車夫，留著從來沒有看過的威儀堂皇的鬍鬚。隨後仙女對珊朵麗昂說：「妳到院子裡去，把澆水壺後面的蜥蜴，抓六隻到這裡來。」

珊朵麗昂捉來蜥蜴後，仙女立刻把蜥蜴變成六名侍從。侍從們都穿著亮晶晶的制服，隨即坐到馬車後面去，宛如一生下來就做著這個工作似的，各自盡著自己的職守。這時候，仙女對珊朵麗昂說：「這樣妳就可以去參加舞會了，怎麼樣，很高興吧?」「是的，不過，穿這身破衣服去嗎?」於是，仙女用仙女棒在珊朵麗昂身上稍微觸摸一下，珊朵麗昂的衣服隨即變成了綴滿寶石、繡著金線和銀線的光輝燦爛衣裳。接著仙女又送給了珊朵麗昂一雙美得難以形容的玻璃舞鞋。

全都準備好以後，珊朵麗昂坐上了馬車。但是仙女要珊朵麗昂記住，必須在半夜十二點前就回來。十二點過後，要是還在舞會中逗留片刻，馬車就會變成南瓜，馬變成小白鼠，侍從變成蜥蜴，而她所穿的衣裳，也會變回原來的破爛衣服。珊朵麗昂向仙女保證一定在半夜十二點前離開舞會，隨後就高興得渾然忘我的出發了。

聽到有一個從來沒有看過的高雅公主光臨，王子急忙跑上前去迎接，然後伸出手讓公主扶著走下馬車，把她帶到大家眾集的大廳。於是大廳立刻變得鴉雀無

聲，所有的人都停止跳舞，演奏小提琴的樂師也讓正在拉的手休息了。這個誰也不認識的公主的美麗容貌，奪走了在場的每一個人的眼光。只聽到有人在輕聲細語的說:：「哇!好漂亮呀!」就連國王雖然年紀一大把了，也還是整個被珊朵麗昂迷住了，對王后低聲說，他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美麗、這樣可愛的人了。那些貴婦則睜大眼睛，一直凝視著珊朵麗昂的髮型和衣裳，心裡想著自己明天也立刻去找那樣漂亮的布料，以及那樣高明的裁縫，做出同樣的衣裳來。

王子讓珊朵麗昂坐在最尊貴的座席上，然後牽著她的手，邀請她跳舞。珊朵麗昂跳得非常優美，使得所有的人更加佩服了，她的舞姿讓大家都看得呆住了。隨後端上來極其豪華的消夜，不過年輕的王子一點也沒有吃，因為他的眼光已經片刻不離珊朵麗昂了。珊朵麗昂在兩個姊姊身邊坐下來，很親切的向她們打招呼，把王子給她的橘子和檸檬分給她們。對兩個姊姊來說，因為她們一點也不知道這個公主是誰，所以感到吃驚極了。就在這樣聊著天時，傳來了大鐘敲響十一點四十五分的聲音，於是珊朵麗昂急忙向大家道別，很快的離開舞會的會場。

一回來，珊朵麗昂立刻到仙女那裡去，道謝過後，向仙女說，因為王子一定要她再去，所以明天她還是想去參加舞會。然後把舞會上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全都說給仙女聽。這時候,兩個姊姊剛好回來，在外面敲著門。於是珊朵麗昂走過去開門。「妳們回來得好晚呀!」 說著，珊朵麗昂故意打了個呵欠，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懶腰，裝出現在才剛睡醒的樣子。事實上，兩個姊姊離開家裡後，她根本連一分鐘也沒有睡過。一個姊姊說：「如果妳也去參加舞會的話，應該就不會感到無聊了。有一個美得難以形容的公主在那裡，我從來就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人，她很親切的跟我們談天說地，並且還送給我們橘子和檸檬呢!」

珊朵麗昂高興得飄飄然了，她問兩個姊姊那個公主叫什麼名字，姊姊回答說，誰也不認識那個公主，王子也很想知道，如果有誰能夠告訴王子那個公主的名字，王子一定會獎賞那個人的。珊朵麗昂微笑著說：「這麼說，那一定是個很美麗的人了。姊姊，妳們真是太幸福了，不知道我是否也能夠看到那個人。珍波朵姊姊，拜託，妳平常穿的那件黃色衣服，明天能不能借我呢?」「開什麼玩笑?」

珍波朵說，「簡直異想天開，要把衣服借給像妳這樣髒兮兮的灰屁股穿，除非我瘋了，妳最好死了這條心吧!」珊朵麗昂早就料到會被拒絕，事實上被拒絕了，反而使她鬆了一口氣。要是姊姊答應把衣服借給她，那麼她一定會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的。

第二天，兩個姊姊又去參加舞會，珊朵麗昂也去了，不過打扮得比昨天還要美麗。王子一直緊跟著她，一分鐘也不歇息的，不斷對她訴說柔情蜜語。於是公主也一點都不感到無聊，結果一時大意，把仙女提醒她的事情，整個給忘了。因此當十二點的鐘聲開始響起時,她還以為才只是十一點而已。珊朵麗昂站了起來，有如母鹿般輕盈的逃跑出去。王子從後面追過來，不過並沒有能把她抓住。在逃跑的時候，珊朵麗昂的一隻玻璃舞鞋脫落了，王子小心翼翼，十分珍惜的把玻璃舞鞋撿起來。

珊朵麗昂氣喘吁吁的回到家裡。沒有馬車，也沒有侍從，衣裳變回原來的破爛衣服，以前那些光輝燦爛的服飾當中，留下來的，只有跟那隻脫落的玻璃舞鞋相同的另一隻舞鞋。王子問王宮的衛兵有沒有看到一個公主出去，衛兵回答說，沒有什麼公主，只有一個像是農民女兒的穿著非常破爛衣服的年輕姑娘出去，除此之外，什麼人也沒有看到。

兩個姊姊跳完舞回去後，珊朵麗昂問她們今天是否也很快樂，美麗的公主今天是不是也去了。一個姊姊回答說：「去了，不過十二點的鐘聲一敲響，立刻就逃了出去，由於跑得太急了，所以掉了一隻小小的玻璃舞鞋。那真是一隻美麗的舞鞋。」另一個姊姊接著說：「王子撿起了那隻舞鞋，直到舞會結束前，都在看著舞鞋。王子一定是愛上穿著那隻小小舞鞋的美麗公主了。」

一點也沒有錯，過了兩、三天，王子就公開宣布說，他要跟穿得下玻璃舞鞋的小姐結婚。

首先從公主開始，接著是貴族的女兒，然後是宮廷裡的女性，一個一個去試玻璃舞鞋，但是沒有人能夠合腳。官員也把舞鞋拿到珊朵麗昂的兩個姊姊這裡來，兩個人咬緊牙關，想盡辦法要把腳擠進舞鞋裡，但卻怎麼也做不到。珊朵麗

昂在一旁看著，知道那是自己的舞鞋，所以臉掛著微笑說：「我也好想試試看是不是合我的腳。」

兩個姊姊噗哧笑了起來，把珊朵麗昂嘲弄了一陣。不過負責讓年輕女孩試穿舞鞋的官員，將珊朵麗昂上上下下看了一遍，發現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姑娘，就說：「那麼妳就試試看吧!因為王子命令我不管是怎樣的女孩都必須讓她試穿看看。」官員讓珊朵麗昂坐下來，把舞鞋去套她那小小的腳，腳輕而易舉的就進到舞鞋裡去，合腳極了。兩個姊姊的吃驚，簡直難以形容。不過當珊朵麗昂從口袋裡掏出另一隻小小的舞鞋，穿到自己的腳上時，她們的吃驚立刻增加了數倍。

這時候仙女走過來，用仙女棒在珊朵麗昂的衣服上稍微觸摸一下，那衣服馬上變成比任何人穿的都要高貴豪華。這樣一來，就連兩個姊姊也立刻明白在舞會上遇到的美麗公主，就是珊朵麗昂。兩人跪在珊朵麗昂腳邊，懇求珊朵麗昂原諒她們以前常常虐待她。珊朵麗昂要兩個姊姊站起來，吻著她們說，她很願意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從現在起，大家要一起過著和睦的生活。

官員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珊朵麗昂帶到王子那裡去，王子覺得珊朵麗昂比以前還要漂亮，兩、三天後，就熱熱鬧鬧的和珊朵麗昂結婚了。珊朵麗昂不只容貌美麗，也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所以讓兩個姊姊住到宮殿裡來，並且讓兩個姊姊在同一天，跟宮廷裡的兩個大貴族結了婚。

教訓

對女人來說，美麗是很難獲得的寶物。

任何人都會對美麗讚不絕口，永不厭倦。

不過被稱為嫻淑的氣質，

卻比美麗貴重得幾乎難以計算。

仙女給予珊朵麗昂的，就是這個嫻淑。

仙女用嫻淑栽培珊朵麗昂，教育珊朵麗昂，

讓珊朵麗昂成為王妃。

(這個故事的教訓，應該就在這裡。)

美麗的人們!這個禮物遠比把頭髮梳成漂漂亮亮的更為重要。

要捉住對方的心，要感動對方的心，

嫻淑才是仙女最真實的禮物。

要是沒有了這個，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

有了這個，就無往不利。

另一個教訓

機智、勇氣，

天資、學識，

以及各種才能，

都是上天所賞賜的。

這些當然都很有用，

但即使這些都齊備，

要用來出人頭地幾乎都派不上用場，

要讓這些都變得有價值，

非得有強而有力的靠山不可。

（二）〈灰姑娘〉

格林兄弟原著，徐珞、余曉麗、劉冬瑜譯。《格林童化故事全集》（四之一）（台北：遠流，2004），頁 168-179。

從前有個富人，他的妻子生了重病，當妻子感到死亡即將來臨的時候，把自己唯一的小女兒叫到床前，對她說：「親愛的孩子，你要虔誠、善良，這樣，仁慈的上帝就會永遠幫助你；我也會在天上向下望著你，陪伴在你身邊。」說完，她就閉上眼睛離開了人世。從此小姑娘每天來到母親的墳前慟哭，他一直很虔

誠、善良。冬天來了，皚皚白雪向一塊白布鋪蓋在母親的墳上，當春天的太陽又把雪融化時，那個富有的商人娶了一個後妻。

後妻帶來了兩個女兒，她們的臉蛋兒長得白淨、漂亮，可是內心卻又狠又黑。從此，可憐的小姑娘開始了苦難的日子。

「難道這蠢丫頭也配和我們一起坐在屋裡？」她們說，「要想吃麵包，就得工作，你這個廚房裡的丫頭，出去！」

她們拿走了她漂亮的衣服，只給她一件灰舊的掛子和一雙木屐穿。「瞧，這個驕傲的公主打扮成什麼樣了！」她們奚落著，把她領進廚房。在那兒她必須從早到晚做又重又累的活兒，早上很早就得起床，擔水、生火、燒飯、洗衣。兩個姐姐還想著法兒欺辱她，嘲弄她，她們把豌豆和扁豆倒在灰裡，讓她坐在那兒一粒一粒地重新揀出來。晚上，她累的疲憊不堪，卻沒有床睡，只能躺在灶邊的爐灰裡。因為她一天到晚渾身是灰，看上去很髒，所以家裡人都叫她「灰姑娘」。

有一次，父親要去趕彌撒，他問兩個繼女，她們想要什麼。「漂亮的衣服，」一個說，「珍珠和寶石，」另一個說。

「你呢，灰姑娘，你想要點兒什麼？」父親問。

「父親，你把回家的路上第一個碰到你帽子的樹枝折下來，帶給我。」

於是，父親為兩個繼女買了漂亮的衣裳、珍珠和寶石。在回家的路上，他騎馬穿過一片茂密的叢林，當他走到一棵榛子樹下時，帽子碰到一根榛樹枝，他就折下這根樹枝，帶回家去。

回到家，父親把兩個繼女要的東西給了她們，又把在叢林裡折下的榛樹枝交給灰姑娘。灰姑娘謝過父親後，來到母親的墳前。她把這根樹枝栽種在母親的墳上，又傷心的哭起來，那傷心的眼淚澆灌了小樹枝。

小樹枝成活了，不久長成一棵美麗的榛子樹。灰姑娘一日三次來到樹下傷心落淚，祈禱上帝。每當這時，樹上就飛來一隻小白鳥，如果灰姑娘說出什麼願望，小鳥就把她希望的東西扔給她。

一次，國王要舉辦一個盛大的舞會，舞會將持續三天，並邀請當地所有漂亮

的姑娘參加，國王準備在舞會上為自己的兒子挑選新娘。繼母的兩個女兒聽說她們都到了邀請，高興的瘋了似的，叫喊著：「灰姑娘，給我們梳頭，給我們刷鞋，快把鞋帶繫好，我們要去王宮參加舞會。」

灰姑娘順從的為她們做這做那，眼淚卻禁不住落了下來，她又何嘗不想去跳舞呢。她請求繼母，准許她一起去。

「灰姑娘，」繼母說：「你渾身都是灰，這麼髒，還想去參加舞會？你沒有像樣的衣服和鞋，怎麼能跳舞？！」

灰姑娘一再懇求，最後繼母說：「我把一碗豆子倒進爐灰裡，如果你能在兩小時之內把豆子重新揀出來，你就一起去。」

於是，灰姑娘走出後門，來到花園，她大聲叫道：「聽話的小鴿子、小斑鳩，還有天上所有的小鳥們，快來幫我揀豆子，

好的放在碗裡，

壞的你們吃掉。」

這時，兩隻小白鴿從廚房的窗戶飛了進來，跟著又飛來了小斑鳩，最後，從天空中呼啦啦飛來一群鳥兒，全都落在爐灰邊。小鴿子點點頭，開始嗶剝、嗶剝的啄豆子，其餘的小鳥也都嗶剝、嗶剝的啄了起來，嗶剝、嗶剝、嗶剝，鳥兒把所有的好豆兒啄進碗裡。只用了一個小時，豆子就全揀完了，鳥兒飛走了。

灰姑娘把豆子拿給繼母看，她滿心歡喜地以為，現在她可以去參加舞會了。可是繼母說「：不行，灰姑娘，你沒有好衣服，不能跳舞，你只會讓別人笑話的。」

灰姑娘傷心極了，繼母便說：「如果你在一個小時之內給我把兩碗豆子從爐灰裡全揀出來，你就一起去。」而她心裡想：「這個她永遠也做不到。」

繼母把兩碗豆子倒進了爐灰。灰姑娘走出後門，來到花園裡，大聲叫道：「聽話的小鴿子、小斑鳩，還有天上所有的小鳥們，快來幫我揀豆子，

好的放在碗裡，

壞的你們吃掉。」

這時，兩隻小白鴿從廚房的窗戶飛了進來，跟著又飛來了小斑鳩，最後，從

天空中呼啦啦飛來一群鳥兒，全都落在爐灰邊。小鴿子點點頭，開始嗶剝、嗶剝的啄豆子，其餘的小鳥也都嗶剝、嗶剝的啄了起來，嗶剝、嗶剝、嗶剝，鳥兒把所有的好豆兒啄進碗裡。不到半個小時，豆子就全揀完了，鳥兒又飛走了。

灰姑娘端著兩碗豆子去見繼母，她想這回一定該讓她去參加舞會了。

可是，繼母卻說：「這些都幫不了你，你還是不能去！因為你沒有衣服，不能跳舞；我們會因為你感到丟臉的。」說完，她轉身就和自己兩個高傲的女兒匆匆地出發了。

現在，家裡只剩灰姑娘一個人了，她來到母親墳前，站在榛子樹下悲痛地哭喊道：

「小樹啊，你彎一彎，搖一搖，

把金衣、銀衣扔給我。」

這時，一隻鳥兒給她扔下來一件用金絲和銀絲做成的衣服，還有一雙金絲和銀絲編制的鞋子。灰姑娘連忙穿上衣服，趕去參加舞會。

她的姐姐和繼母一點沒認出她來，還以為來的是一位陌生的公主。她穿著金光閃閃的舞裙，真是美極了。此時，繼母和姐姐們根本不會想到灰姑娘，她們以為，灰姑娘這會兒肯定坐在家中的髒爐灰裡揀豆子呢。

王子迎著灰姑娘走過來，挽著她的手和她翩翩起舞。王子不再和別的姑娘跳舞了，他握著她的手一直沒鬆開，當別人來請灰姑娘跳舞時，王子便說：「她是我的舞伴。」

灰姑娘盡情地跳著，一直跳到晚上，她想回家了。王子說：「我跟你一起走，送送你。」王子想看看，這個美麗的姑娘是誰家的。可是灰姑娘一下子就從他身邊溜走了，她跳進了鴿子棚。王子等在那兒，直到灰姑娘的父親回來，王子說，那個陌生的姑娘跳進了鴿子棚。

老人想：「難道那是灰姑娘嗎？」他叫人拿來斧頭和鋤頭，把鴿子棚劈開，但是裡面並沒有人。

他們進屋時，灰姑娘已經穿著一身髒衣服躺在爐灰裡了，灶台上點著一盞灰

暗的油燈。原來，灰姑娘迅速地從鴿子棚後面跳了下去，跑到榛子樹那兒，脫下漂亮的衣服放在母親的墳上，那隻鳥兒把衣服叼走了，然後，她又重新穿上灰褂子，坐在廚房的灰堆裡。

第二天，舞會繼續舉行。當父親、繼母和兩個姐姐走後，灰姑娘來到榛子樹前，說：

「小樹啊，你彎一彎，搖一搖，

把金衣、銀衣扔給我。」

這時，鳥兒扔下一件比昨天華麗得多的衣服。她穿上這身衣服去參加舞會，所有的人都為她的美麗而驚歎。

王子已經在等候她了，一見到她，便拉起她的手和她跳舞。王子不再跟其他姑娘跳了，當有人過來請灰姑娘跳舞時，王子便說：「她是我的舞伴。」

黃昏的時候，她要回家了，王子便跟在她後面，想看她進哪家的門。可是她一下又跑開了，跳進了她家的後花園。花園裡有一棵美麗的大樹，樹上掛滿了黃黃的梨，姑娘像松鼠一樣敏捷地在樹杈間攀來攀去，王子不知道她躲在哪兒。王子等到灰姑娘的父親回來，對他說：「那個陌生的姑娘不見了，我想她是跳上了這棵梨樹。」

父親想：「難道那是灰姑娘嗎？」他叫人取來斧頭，把樹砍倒，可是樹上一個人也沒有。

他們走進廚房，灰姑娘像往常一樣躺在灰堆裡。原來，她從樹的另一側跳下去，榛子樹上的小鳥叼走了她的漂亮衣服，她又換上了灰大褂。

第三天，父母親和姊姊們離開家後，灰姑娘又來到母親的墳前，對小樹說：

「小樹啊，你彎一彎，搖一搖，

把金衣、銀衣扔給我。」

於是鳥兒扔下來一件華麗無比、金光閃爍的衣服，好像從沒有過如此高貴的衣服，鳥兒還給她扔下來一雙純金的鞋。她穿著這身服裝來到舞會上，在場的人驚奇得簡直不知該說什麼好。王子只跟她一人跳舞，如果有人來請灰姑娘跳舞，

王子就說：「她是我的舞伴。」

晚上，灰姑娘要走了，王子想陪她一起走，可是她又飛快地從他身邊逃走了，王子追都追不上。但這一回，王子施了個計，他讓人在所有的台階上塗了瀝青：灰姑娘向下奔逃時，左腳的金鞋黏在了台階上。王子拾起鞋，這是隻小巧、精緻、用純金做成的鞋。

第二天早上，王子拿著鞋去找灰姑娘的父親，對他說：「沒有別人能做我的妻子，只有那位正好穿下這隻鞋的姑娘。」

兩個姊姊聽了驚喜萬分，因為她們的腳長得也算好看。大女見把鞋拿進小屋去試穿，她母親站在一旁。可是她的腳趾太寬了，穿不進去，這隻鞋對她來說太小了。於是，母親遞給她一把刀說：「把腳趾削去一些，你當了王后，就用不著自己走路了。」

大女兒真的把腳趾削了，硬是把自己的腳擠進了鞋裡，忍著痛走出小屋，去見王子。於是王子把「新娘」抱上馬，帶她走了。可是他們必須從灰姑娘母親的墳前經過，兩隻小白鴿坐在小榛樹上叫著：

「你瞧，你瞧，

血在鞋裡淌，

鞋子太磕腳，

真正的新娘還在家中坐。」

王子看看姑娘的腳，見血正往外湧。他掉轉馬頭，把「新娘」 送回家，說這不是真正的新娘，另一個姑娘應該穿上這隻鞋。

二女兒進了小屋，她的腳趾倒是僥倖地穿進了鞋裡，但是腳跟又太大了。這時，母親遞過一把刀說：「把腳跟削去一塊，你當了王后，就用不著自己走路了。」

姑娘把腳跟削去一塊，強行穿上鞋，忍痛走出小屋去見王子。王子把她當成自己的新娘抱上馬，帶著她走了。他們從小榛樹下經過時，兩隻小白鴿又在樹上叫道：

「你瞧，你瞧，

血在鞋裡淌，

鞋子太磕腳，

真正的新娘還在家中坐。」

王子看姑娘的腳，只見血從鞋裡直往外湧，白色的襪子全染紅了。他又掉轉馬頭，把假新娘送回家。

「這也不是真正的新娘，」王子說，「你們就再沒有女兒了嗎？」

「沒有了，」男人回答說，「只是我死去的前妻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灰姑娘，她不可能是新娘。」

王子讓他把灰姑娘叫出來，繼母卻說：「啊，不行！那姑娘太髒了，見不得人。」

但是王子執意要見灰姑娘，父母親只好把她叫出來。

灰姑娘把臉和手洗乾淨後，走到王子面前，向他躬身行禮。王子把金鞋遞給她。灰姑娘坐在小凳上，脫下沉重的木屐，把腳伸進金鞋，金鞋就像為她做的一樣，不大不小正合適。灰姑娘站起身，王子端詳著她的臉，他立刻認出，這正是跟他一起跳舞的美麗姑娘，他叫了起來：「這才是真正的新娘！」

繼母和兩個姊姊驚得目瞪口呆，臉都氣白了；王子把灰姑娘抱上馬，帶著她走了。他們經過小榛樹時，兩隻小白鴿叫著：

「你瞧，你瞧，

鞋裡沒有血，

鞋子不磕腳，

真正的新娘娶回家。」

小鴿子叫完，飛落到灰姑娘的肩上，一隻在左，一隻在右。

王子要舉行婚禮了，兩個虛偽的姊姊前來討好灰姑娘，想分享她的幸福。新娘新郎走進教堂時，大姊跟在右邊，二姊跟在左邊：兩隻鴿子啄瞎了她們每人一隻眼睛。婚禮結束後，一對新人走出教堂時，大姊在左，二姊在右，兩隻鴿子又啄了她們的另一隻眼睛。她們為自己的惡毒和虛偽受到終身失明的懲罰。

（三）Cenerentola

Basile, Giambattista. *Stories from the Pentamerone*. E. F. Strange, editor. Warwick Goble, illustrator. London: Macmillan & Co., 1911. The text of this book is based on John Edward Taylor's translation from1847.
http://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pentamerone/6cenerentola1911.html（2006.2.8.）

IN THE sea of malice envy frequently gets out of her depth; and, while she is expecting to see another drowned, she is either drowned herself, or is dashed against a rock, as happened to some envious girls, about whom I will tell you a story.

There once lived a Prince, who was a widower. He had an only daughter, so dear to him that he saw with no other eyes than hers; and he kept a governess for her, who taught her chain-work and knitting, and to make point-lace, and showed her such affection as no words can tell. But she was very lonely, and many a time she said to the governess, "Oh, that you had been my mother, you who show me such kindness and love," and she said this so often that, at last, the governess, having a bee put into her bonnet, said to her one day, "If you will do as this foolish head of mine advises I shall be mother to you, and you will be as dear to me as the apple of my eye."

She was going to say more, when Zezolla, for that was the name of the Princess, said, "Pardon me if I stop the word upon your tongue. I know you wish me well, therefore, hush--enough. Only show me the way. Do you write and I will subscribe."

"Well, then," answered the governess, "open your ears and listen, and you will get bread as white as the flowers. You know well enough that your father would even coin false money to please you, so do you entreat him when he is caressing you to marry me and make me
Princess. Then, bless your stars! you shall be the mistress of my life."

When Zezolla heard this, every hour seemed to her a thousand years until she had done all that her governess had advised; and, as soon as the mourning for her mother's death was ended, she began to feel her father's pulse, and beg him to marry the governess. At first the Prince took it as a joke, but Zezolla went on shooting so long past the mark that at length she hit it, and he gave way to her entreaties. So he married the governess, and gave a great feast at the wedding.

Now, while the young folks were dancing, and Zezolla was standing at the window of her house, a dove came flying and perched upon a wall, and said to her,

"Whenever you need anything send the request to the Dove of the Fairies in the Island of Sardinia, and you will instantly have what you wish."

For five or six days the new stepmother overwhelmed Zezolla with caresses, seating her at the best place at table, giving her the choicest morsels to eat, and clothing her in the richest apparel. But ere long, forgetting entirely the good service she had received (woe to him who has a bad master!), she began to bring forward six daughters of her own, for she had never before told any one that she was a widow with a bunch of girls; and she praised them so much, and talked her husband over in such a fashion, that at last the stepdaughters had all his favor, and the thought of his own child went entirely from his heart. In short, it fared so ill with the poor girl, bad today and worse tomorrow, that she was at last brought down from the royal chamber to the kitchen, from the canopy of state to the hearth, from splendid apparel of silks and gold to dishcloths, from the sceptre to the spit. And not only was her condition changed, but even her name, for, instead of Zezolla, she was now called Cenerentola.

It happened that the Prince had occasion to go to Sardinia upon affairs of state, and, calling the six stepdaughters, he asked them, one by one, what they would like him to bring them on his return. Then one wished for splendid dresses, another to have head-ornaments, another rouge for the face, another toys and trinkets: one wished for this and one for that.

At last the Prince said to his own daughter, as if in mockery, "And what would you have, child?" "Nothing, father," she replied, "but that you commend me to the Dove of the Fairies, and bid her send me something; and if you forget my request, may you be unable to stir backwards or forwards; so remember what I tell you, for it will fare with you accordingly."

Then the Prince went his way and did his business in Sardinia, and procured all the things that his stepdaughters had asked for; but poor Zezolla was quite out of his thoughts. And going on board a ship he set sail to return, but the ship could not get out of the harbour; there it stuck fast just as if held by a sea-lamprey.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who was almost in despair and fairly tired out, laid himself down to sleep, and in his dream he saw a fairy, who said to him, "Know you the reason why you cannot work the ship out of port? It is because the Prince who is on board with you has broken his promise to his daughter, remembering every one except this own child."

Then the captain awoke and told his dream to the Prince, who, in shame and confusion at the breach of his promise, went to the Grotto of the Fairies, and, commending his daughter to them, asked them to send her something. And behold, there stepped forth from the grotto a beautiful maiden, who told him that she thanked his daughter for her kind remembrances, and bade him tell her to be merry and of good heart out of love to her. And thereupon she gave him a date-tree, a hoe, and a

little bucket all of gold, and a silken napkin, adding that the one was to hoe with and the other to water the plant.

The Prince, marveling at this present, took leave of the fairy, and returned to his own country. And when he had given his stepdaughters all the things they had desired, he at last gave his own daughter the gift which the fairy had sent her. Then Zezolla, out of her wits with joy, took the date-tree and planted it in a pretty flowerpot, hoed the earth round it, watered it, and wiped its leaves morning and evening with the silken napkin. In a few days it had grown as tall as a woman, and out of it came a fairy, who said to Zezolla, "What do you wish for?" And Zezolla replied that she wished sometimes to leave the house without her sisters' knowledge.

The fairy answered, "Whenever you desire this, come to the flowerpot and say: My little Date-tree, my golden tree, With a golden hoe I have hoed thee, With a golden can I have watered thee, With a silken cloth I have wiped thee dry, Now strip thee and dress me speedily." And when you wish to undress, change the last words and say, "Strip me and dress thee."

When the time for the feast was come, and the stepmother's daughters appeared, dressed out so fine, all ribbons and flowers, and slippers and shoes, sweet smells and bells, and roses and posies, Zezolla ran quickly to the flowerpot, and no sooner had she repeated the words, as the fairy had told her, than she saw herself arrayed like a queen, seated upon a palfrey, and attended by twelve smart pages, all in their best clothes. Then she went to the ball, and made the sisters envious of this unknown beauty.

Even the young King himself was there, and as soon as he saw her he stood magic-bound with amazement, and ordered a trusty servant to find out who was that beautiful maiden, and where she lived. So the servant followed in her footsteps; but when Zezolla noticed the trick she threw on the ground a handful of crown-pieces which she had made the date-tree give her for this purpose. Then the servant lighted his lantern, and was so busy picking up all the crown-pieces that he forgot to follow the palfrey; and Zezolla came home quite safely, and had changed her clothes, as the fairy told her, before the wicked sisters arrived, and, to vex her and make her envious, told her of all the fine things they had seen. But the King was very angry with the servant, and warned him not to miss finding out next time who this beautiful maiden was, and where she dwelt.

Soon there was another feast, and again the sisters all went to it, leaving poor Zezolla at home on the kitchen hearth. Then she ran quickly to the date-tree, and repeated the spell, and instantly there appeared a number of damsels, one with a looking-glass, another with a bottle of rose-water, another with the curling-irons, another with combs, another with pins, another with dresses, and another with capes

and collars. And they decked her out as glorious as the sun, and put her in a coach drawn by six white horses, and attended by footmen and pages in livery. And no sooner did she appear in the ballroom than the hearts of the sisters were filled with amazement, and the King was overcome with love.

When Zezolla went home the servant followed her again, but so that she should not be caught she threw down a handful of pearls and jewels, and the good fellow, seeing that they were not things to lose, stayed to pick them up. So she had time to slip away and take off her fine dress as before.

Meanwhile the servant had returned slowly to the King, who cried out when he saw him, "By the souls of my ancestors, if you do not find out who she is you shall have such a thrashing as was never before heard of, and as many kicks as you have hairs in your beard!"

When the next feast was held, and the sisters were safely out of the house, Zezolla went to the date-tree, and once again repeated the spell. In an instant she found herself splendidly arrayed and seated in a coach of gold, with ever so many servants around her, so that she looked just like a queen. Again the sisters we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envy; but this time, when she left the ballroom, the King's servant kept close to the coach. Zezolla, seeing that the man was ever running by her side, cried, "Coachman, drive on quickly," and in a trice the coach set off at such a rattling pace that she lost one of her slippers, the prettiest thing that ever was seen.

The servant being unable to catch the coach, which flew like a bird, picked up the slipper, and carrying it to the King told him all that happened. Whereupon the King, taking it in his hand, said, "If the basement, indeed, is so beautiful, what must the building be. You who until now were the prison of a white foot are now the fetter of an unhappy heart!"

Then he made a proclamation that all the women in the country should come to a banquet, for which the most splendid provision was made of pies and pastries, and stews and ragouts, macaroni and sweetmeats--enough to feed a whole army. And when all the women were assembled, noble and ignoble, rich and poor, beautiful and ugly, the King tried the slipper on each one of the guests to see whom it should fit to a hair, and thus be able to discover by the help of the slipper the maiden of whom he was in search, but not one foot could he find to fit it. So he examined them closely whether indeed every one was there; and the Prince confessed that he had left one daughter behind, "but," said he, "she is always on the hearth, and is such a graceless simpleton that she is unworthy to sit and eat at your table."

But the King said, "Let her be the very first on the list, for so I will."

So all the guests departed--the very next day they assembled again, and with the wicked sisters came Zezolla. When the King saw her he had his suspicions, but said

nothing. And after the feast came the trial of the slipper, which, as soon as ever it approached Zezolla's foot, it darted on to it of its own accord like iron flies to the magnet. Seeing this, the King ran to her and took her in his arms, and seating her under the royal canopy, he set the crown upon her head, whereupon all made their obeisance and homage to her as their queen. When the wicked sisters saw this they were full of venom and rage, and, not having patience to look upon the object of their hatred, they slipped quietly away on tiptoe and went home to their mother, confessing, in spite of themselves, that--

"He is a madman who resists the Stars."

（四）*Vasilissa the Beautiful*

Wheeler, Post. *Russian Wonder Tal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12.
http://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pentamerone/6cenerentola1911.html（2006.2.8）

IN a certain Tsardom, across three times nine kingdoms, beyond high mountain chains, there once lived a merchant. He had been married for twelve years, but in that time there had been born to him only one child, a daughter, who from her cradle was called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When the little girl was eight years old the mother fell ill, and before many days it was plain to be seen that she must die. So she called her little daughter to her, and taking a tiny wooden doll from under the blanket of the bed, put it into her hands and said:

"My little Vasilissa, my dear daughter, listen to what I say, remember well my last words and fail not to carry out my wishes. I am dying, and with my blessing, I leave to thee this little doll. It is very precious for there is no other like it in the whole world. Carry it always about with thee in thy pocket and never show it to anyone. When evil threatens thee or sorrow befalls thee, go into a corner, take it from thy pocket and give it something to eat and drink. It will eat and drink a little, and then thou mayest tell it thy trouble and ask its advice, and it will tell thee how to act in thy time of need." So saying, she kissed her little daughter on the forehead, blessed her, and shortly after died.

Little Vasilissa grieved greatly for her mother, and her sorrow was so deep that when the dark night came, she lay in her bed and wept and did not sleep. At length she be thought herself of the tiny doll, so she rose and took it from the pocket of her gown and finding a piece of wheat bread and a cup of kvass, she set them before it, and said: "There, my little doll, take it. Eat a little, and drink a little, and listen to my grief. My

dear mother is dead and I am lonely for her."

Then the doll's eyes began to shine like fireflies, and suddenly it became alive. It ate a morsel of the bread and took a sip of the kvass, and when it had eaten and drunk, it said:

"Don't weep, little Vasilissa. Grief is worst at night. Lie down, shut thine eyes, comfort thyself and go to sleep. The morning is wiser than the evening." So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lay down, comforted herself and went to sleep, and the next day her grieving was not so deep and her tears were less bitter.

Now after the death of his wife, the merchant sorrowed for many days as was right, but at the end of that time he began to desire to marry again and to look about him for a suitable wife. This was not difficult to find, for he had a fine house, with a stable of swift horses, besides being a good man who gave much to the poor. Of all the women he saw, however, the one who, to his mind, suited him best of all, was a widow of about his own age with two daughters of her own, and she, he thought, besides being a good housekeeper, would be a kind foster mother to his little Vasilissa.

So the merchant married the widow and brought her home as his wife, but the little girl soon found that her foster mother was very far from being what her father had thought. She was a cold, cruel woman, who had desired the merchant for the sake of his wealth, and had no love for his daughter. Vasilissa was the greatest beauty in the whole village, while her own daughters were as spare and homely as two crows, and because of this all three envied and hated her. They gave her all sorts of errands to run and difficult tasks to perform, in order that the toil might make her thin and worn and that her face might grow brown from sun and wind, and they treated her so cruelly as to leave few joys in life for her. But all this the little Vasilissa endured without complaint, and while the stepmother's two daughters grew always thinner and uglier,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y had no hard tasks to do, never went out in cold or rain, and sat always with their arms folded like ladies of a Court, she herself had cheeks like blood and milk and grew every day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Now the reason for this was the tiny doll, without whose help little Vasilissa could never have managed to do all the work that was laid upon her. Each night, when everyone else was sound asleep, she would get up from her bed, take the doll into a closet, and locking the door, give it something to eat and drink, and say: "There, my little doll, take it. Eat a little, drink a little, and listen to my grief. I live in my father's house, but my spiteful stepmother wishes to drive me out of the white world. Tell me! How shall I act, and what shall I do?"

Then the little doll's eyes would begin to shine like glow- worms, and it would become alive. It would eat a little food, and sip a little drink, and then it would comfort her and tell her how to act. While Vasilissa slept, it would get ready all her

work for the next day, so that she had only to rest in the shade and gather flowers, for the doll would have the kitchen garden weeded, and the beds of cabbage watered, and plenty of fresh water brought from the well, and the stoves heated exactly right. And, besides this, the little doll told her how to make, from a certain herb, an ointment which prevented her from ever being sunburnt. So all the joy in life that came to Vasilissa came to her through the tiny doll that she always carried in her pocket.

Years passed, till Vasilissa grew up and became of an age when it is good to marry. All the young men in the village, high and low, rich and poor, asked for her hand, while not one of them stopped even to look at the stepmother's two daughters, so ill-favored were they. This angered their mother still more against Vasilissa; she answered every gallant who came with the same words: "Never shall the younger be wed before the older ones!" and each time, when she had let a suitor out of the door, she would soothe her anger and hatred by beating her stepdaughter. So while Vasilissa grew each day more lovely and graceful, she was often miserable, and but for the little doll in her pocket, would have longed to leave the white world.

Now there came a time when it became necessary for the merchant to leave his home and to travel to a distant Tsardom. He bade farewell to his wife and her two daughters, kissed Vasilissa and gave her his blessing and departed, bidding them say a prayer each day for his safe return. Scarce was he out of sight of the village, however, when his wife sold his house, packed all his goods and moved with them to another dwelling far from the town, in a gloomy neighborhood on the edge of a wild forest. Here every day, while her two daughters were working indoors, the merchant's wife would send Vasilissa on one errand or other into the forest, either to find a branch of a certain rare bush or to bring her flowers or berries.

Now deep in this forest, as the stepmother well knew, there was a green lawn and on the lawn stood a miserable little hut on hens' legs, where lived a certain Baba Yaga, an old witch grandmother. She lived alone and none dared go near the hut, for she ate people as one eats chickens. The merchant's wife sent Vasilissa into the forest each day, hoping she might meet the old witch and be devoured; but al ways the girl came home safe and sound, because the little doll showed her where the bush, the flowers and the berries grew, and did not let her go near the hut that stood on hens' legs. And each time the stepmother hated her more and more because she came to no harm.

One autumn evening the merchant's wife called the three girls to her and gave them each a task. One of her daughters she bade make a piece of lace, the other to knit a pair of hose, and to Vasilissa she gave a basket of flax to be spun. She bade each finish a certain amount. Then she put out all the fires in the house, leaving only a single candle lighted in the room where the three girls worked, and she herself went to sleep.

They worked an hour, they worked two hours, they worked three hours, when one of the elder daughters took up the tongs to straighten the wick of the candle. She pre tended to do this awkwardly (as her mother had bidden her) and put the candle out, as if by accident.

"What are we to do now?" asked her sister. "The fires are all out, there is no other light in all the house, and our tasks are not done."

"We must go and fetch fire," said the first. "The only house near is a hut in the forest, where a Baba Yaga lives. One of us must go and borrow fire from her."

"I have enough light from my steel pins," said the one who was making the lace, "and I will not go."

"And I have plenty of light from my silver needles," said the other, who was knitting the hose, "and I will not go.

"Thou, Vasilissa," they both said, "shalt go and fetch the fire, for thou hast neither steel pins nor silver needles and cannot see to spin thy flax!" They both rose up, pushed Vasilissa out of the house and locked the door, crying:

"Thou shalt not come in till thou hast fetched the fire."

Vasilissa sat down on the doorstep, took the tiny doll from one pocket and from another the supper she had ready for it, put the food before it and said: "There, my little doll, take it. Eat a little and listen to my sorrow. I must go to the hut of the old Baba Yaga in the dark forest to borrow some fire and I fear she will eat me. Tell me! What shall I do?"

Then the doll's eyes began to shine like two stars and it became alive. It ate a little and said: "Do not fear, little Vasilissa. Go where thou hast been sent. While I am with thee no harm shall come to thee from the old witch." So Vasilissa put the doll back into her pocket, crossed herself and started out into the dark, wild forest.

Whether she walked a short way or a long way the telling is easy, but the journey was hard. The wood was very dark, and she could not help trembling from fear. Suddenly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horse's hoofs and a man on horseback galloped past her. He was dressed all in white, the horse under him was milk-white and the harness was white, and just as he passed her it became twilight.

She went a little further and again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horse's hoofs and there came another man on horseback galloping past her. He was dressed all in red, and the horse under him was blood-red and its harness was red, and just as he passed her the sun rose.

That whole day Vasilissa walked, for she had lost her way. She could find no path at all in the dark wood and she had no food to set before the little doll to make it alive.

But at evening she came all at once to the green lawn where the wretched little

hut stood on its hens' legs. The wall around the hut was made of human bones and on its top were skulls. There was a gate in the wall, whose hinges were the bones of human feet and whose locks were jaw- bones set with sharp teeth. The sight filled Vasilissa with horror and she stopped as still as a post buried in the ground.

As she stood there a third man on horseback came galloping up. His face was black, he was dressed all in black, and the horse he rode was coal-black. He galloped up to the gate of the hut and disappeared there as if he had sunk through the ground and at that moment the night came and the forest grew dark.

But it was not dark on the green lawn, for instantly the eyes of all the skulls on the wall were lighted up and shone till the place was as bright as day. When she saw this Vasilissa trembled so with fear that she could not run away.

Then suddenly the wood became full of a terrible noise; the trees began to groan, the branches to creak and the dry leaves to rustle, and the Baba Yaga came flying from the forest. She was riding in a great iron mortar and driving it with the pestle, and as she came she swept away her trail behind her with a kitchen broom.

She rode up to the gate and stopping, said:

Little House, little House, Stand the way thy mother placed thee, Turn thy back to the forest and thy face to me!

And the little hut turned facing her and stood still. Then smelling all around her, she cried: "Foo! Foo! I smell a smell that is Russian. Who is here?"

Vasilissa, in great fright, came nearer to the old woman and bowing very low, said: "It is only Vasilissa, grand mother. My stepmother's daughters sent me to thee to borrow some fire."

"Well," said the old witch, "I know them. But if I give thee the fire thou shalt stay with me some time and do some work to pay for it. If not, thou shalt be eaten for my supper." Then she turned to the gate and shouted: "Ho! Ye, my solid locks, unlock! Thou, my stout gate, open!" Instantly the locks unlocked, the gate opened of itself, and the Baba Yaga rode in whistling. Vasilissa entered behind her and immediately the gate shut again and the locks snapped tight.

When they had entered the hut the old witch threw her self down on the stove, stretched out her bony legs and said:

"Come, fetch and put on the table at once everything that is in the oven. I am hungry." So Vasilissa ran and lighted a splinter of wood from one of the skulls on the wall and took the food from the oven and set it before her. There was enough cooked meat for three strong men. She brought also from the cellar kvass, honey, and red wine, and the Baba Yaga ate and drank the whole, leaving the girl only a little cabbage soup, a crust of bread and a morsel of suckling pig.

When her hunger was satisfied, the old witch, growing drowsy, lay down on the

stove and said: "Listen to me well, and do what I bid thee. Tomorrow when I drive away, do thou clean the yard, sweep the floors and cook my supper. Then take a quarter of a measure of wheat from my store house and pick out of it all the black grains and the wild peas. Mind thou dost all that I have bade; if not, thou shalt be eaten for my supper."

Presently the Baba Yaga turned toward the wall and began to snore and Vasilissa knew that she was fast asleep. Then she went into the corner, took the tiny doll from her pocket, put before it a bit of bread and a little cabbage soup that she had saved, burst into tears and said: "There, my little doll, take it. Eat a little, drink a little, and listen to my grief. Here I am in the house of the old witch and the gate in the wall is locked and I am afraid. She has given me a difficult task and if I do not do all she has bade, she will eat me tomorrow. Tell me: What shall I do?"

Then the eyes of the little doll began to shine like two candles. It ate a little of the bread and drank a little of the soup and said: "Do not be afraid,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Be comforted. Say thy prayers, and go to sleep. The morning is wiser than the evening." So Vasilissa trusted the little doll and was comforted. She said her prayers, lay down on the floor and went fast asleep.

When she woke next morning, very early, it was still dark. She rose and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and she saw that the eyes of the skulls on the wall were growing dim. As she looked, the man dressed all in white, riding the milk-white horse, galloped swiftly around the corner of the hut, leaped the wall and disappeared, and as he went, it became quite light and the eyes of the skulls flickered and went out. The old witch was in the yard; now she began to whistle and the great iron mortar and pestle and the kitchen broom flew out of the hut to her. As she got into the mortar the man dressed all in red, mounted on the blood-red horse, galloped like the wind around the corner of the hut, leaped the wall and was gone, and at that moment the sun rose. Then the Baba Yaga shouted: "Ho! Ye, my solid locks, unlock! Thou, my stout gate, open!" And the locks unlocked and the gate opened and she rode away in the mortar, driving with the pestle and sweeping away her path behind her with the broom.

When Vasilissa found herself left alone, she examined the hut, wondering to find it filled with such an abundance of everything. Then she stood still, remembering all the work that she had been bidden to do and wondering what to begin first. But as she looked she rubbed her eyes, for the yard was already neatly cleaned and the floors were nicely swept, and the little doll was sitting in the storehouse picking the last black grains and wild peas out of the quarter- measure of wheat.

Vasilissa ran and took the little doll in her arms. "My dearest little doll!" she cried. "Thou hast saved me from my trouble! Now I have only to cook the Baba Yaga's sup per, since all the rest of the tasks are done!"

"Cook it, with God's help," said the doll, "and then rest, and may the cooking of it make thee healthy!" And so saying it crept into her pocket and became again only a little wooden doll.

So Vasilissa rested all day and was refreshed; and when it grew toward evening she laid the table for the old witch's supper, and sat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waiting for her coming. After awhi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horse's hoofs and the man in black, on the coal-black horse, galloped up to the wall gate and disappeared like a great dark shadow, and instantly it became quite dark and the eyes of all the skulls began to glitter and shine.

Then all at once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began to creak and groan and the leaves and the bushes to moan and sigh, and the Baba Yaga came riding out of the dark wood in the huge iron mortar, driving with the pestle and sweeping out the trail behind her with the kitchen broom. Vasilissa let her in; and the witch, smelling all around her, asked:

"Well, hast thou done perfectly all the tasks I gave thee to do, or am I to eat thee for my supper?"

"Be so good as to look for thyself, grandmother," answered Vasilissa.

The Baba Yaga went all about the place, tapping with her iron pestle, and carefully examining everything. But so well had the little doll done its work that, try as hard as she might, she could not find anything to complain of. There was not a weed left in the yard, nor a speck of dust on the floors, nor a single black grain or wild pea in the wheat.

The old witch was greatly angered, but was obliged to pretend to be pleased. "Well," she said, "thou hast done all well." Then, clapping her hands, she shouted: "Ho! my faithful servants! Friends of my heart! Haste and grind my wheat!" Immediately three pairs of hands appeared, seized the measure of wheat and carried it away.

The Baba Yaga sat down to supper, and Vasilissa put before her all the food from the oven, with kvass, honey, and red wine. The old witch ate it, bones and all, almost to the last morsel, enough for four strong men, and then, growing drowsy, stretched her bony legs on the stove and said: "Tomorrow do as thou hast done today, and besides these tasks take from my storehouse a half-measure of poppy seeds and clean them one by one. Someone has mixed earth with them to do me a mischief and to anger me, and I will have them made perfectly clean." So saying she turned to the wall and soon began to snore.

When she was fast asleep Vasilissa went into the corner, took the little doll from her pocket, set before it a part of the food that was left and asked its advice. And the doll, when it had become alive, and eaten a little food and sipped a little drink, said: "Don't worry, beautiful Vasilissa! Be comforted. Do as thou didst last night: say thy

prayers and go to sleep." So Vasilissa was comforted. She said her prayers and went to sleep and did not wake till next morning when she heard the old witch in the yard whistling. She ran to the window just in time to see her take her place in the big iron mortar, and as she did so the man dressed all in red, riding on the blood red horse, leaped over the wall and was gone, just as the sun rose over the wild forest.

As it had happened on the first morning, so it happened now. When Vasilissa looked she found that the little doll had finished all the tasks excepting the cooking of the sup per. The yard was swept and in order, the floors were as clean as new wood, and there was not a grain of earth left in the half-measure of poppy seeds. She rested and refreshed herself till the afternoon, when she cooked the supper, and when evening came she laid the table and sat down to wait for the old witch's coming.

Soon the man in black, on the coal-black horse, galloped up to the gate, and the dark fell and the eyes of the skulls began to shine like day; then the ground began to quake, and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began to creak and the dry leaves to rustle, and the Baba Yaga came riding in her iron mortar, driving with her pestle and sweeping away her path with her broom.

When she came in she smelled around her and went all about the hut, tapping with the pestle; but pry and examine as she might, again she could see no reason to find fault and was angrier than ever. She clapped her hands and shouted:

"Ho! my trusty servants! Friends of my soul! Haste and press the oil out of my poppy seeds!" And instantly the three pairs of hands appeared, seized the measure of poppy seeds and carried it away.

Presently the old witch sat down to supper and Vasilissa brought all she had cooked, enough for five grown men, and set it before her, and brought beer and honey, and then she herself stood silently waiting. The Baba Yaga ate and drank it all, every morsel, leaving not so much as a crumb of bread; then she said snappishly: "Well, why dost thou say nothing, but stand there as if thou wast dumb?"

"I spoke not," Vasilissa answered, "because I dared not. But if thou wilt allow me, grandmother, I wish to ask thee some questions."

"Well," said the old witch, "only remember that every question does not lead to good. If thou knowest overmuch, thou wilt grow old too soon. What wilt thou ask?"

"I would ask thee," said Vasilissa, "of the men on horse back. When I came to thy hut, a rider passed me. He was dressed all in white and he rode a milk-white horse. Who was he?"

"That was my white, bright day," answered the Baba Yaga angrily. "He is a servant of mine, but he cannot hurt thee. Ask me more."

"Afterwards," said Vasilissa, "a second rider overtook me. He was dressed in red and the horse he rode was blood- red. Who was he?"

"That was my servant, the round, red sun," answered the Baba Yaga, "and he, too, cannot injure thee," and she ground her teeth. "Ask me more."

"A third rider," said Vasilissa, "came galloping up to the gate. He was black, his clothes were black and the horse was coal-black. Who was he?"

"That was my servant, the black, dark night," answered the old witch furiously; "but he also cannot harm thee. Ask me more."

But Vasilissa, remembering what the Baba Yaga had said, that not every question led to good, was silent. "Ask me more!" cried the old witch. "Why dost thou not ask me more? Ask me of the three pairs of hands that serve me!"

But Vasilissa saw how she snarled at her and she answered: "The three questions are enough for me. As thou hast said, grandmother, I would not, through knowing over much, become too soon old."

"It is well for thee," said the Baba Yaga, "that thou didst not ask of them, but only of what thou didst see outside of this hut. Hadst thou asked of them, my servants, the three pairs of hands would have seized thee also, as they did the wheat and poppy seeds, to be my food. Now I would ask a question in my turn: How is it that thou hast been able, in a little time, to do perfectly all the tasks I gave thee? Tell me!"

Vasilissa was so frightened to see how the old witch ground her teeth that she almost told her of the little doll; but she bethought herself just in time, and answered: "The blessing of my dead mother helps me."

Then the Baba Yaga sprang up in a fury. "Get thee out of my house this moment!" she shrieked. "I want no one who bears a blessing to cross my threshold! Get thee gone!"

Vasilissa ran to the yard, and behind her she heard the old witch shouting to the locks and the gate. The locks opened, the gate swung wide, and she ran out on to the lawn. The Baba Yaga seized from the wall one of the skulls with burning eyes and flung it after her. "There," she howled, "is the fire for thy stepmother's daughters. Take it. That is what they sent thee here for, and may they have joy of it!"

Vasilissa put the skull on the end of a stick and darted away through the forest, running as fast as she could, finding her path by the skull's glowing eyes which went out only when morning came.

Whether she ran a long way or a short way, and whether the road was smooth or rough, towards evening of the next day, when the eyes in the skull were beginning to glimmer, she came out of thedark, wild forest to her stepmother's house.

When she came near to the gate, she thought, "Surely, by this time they will have found some fire," and threw the skull into the hedge; but it spoke to her, and said: "Do not throw me away, beautiful Vasilissa; bring me to thy step mother." So, looking at the house and seeing no spark of light in any of the windows, she took up the skull

again and carried it with her.

Now since Vasilissa had gone, the stepmother and her two daughters had had neither fire nor light in all the house. When they struck flint and steel the tinder would not catch. and the fire they brought from the neighbors would go out immediately as soon as they carried it over the threshold, so that they had been unable to light or warm themselves or to cook food to eat. Therefore now,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Vasilissa found herself welcomed. They opened the door to her and the merchant's wife was greatly rejoiced to find that the light in the skull did not go out as soon as it was brought in. "Maybe the witch's fire will stay," she said, and took the skull into the best room, set it on a candlestick and called her two daughters to admire it.

But the eyes of the skull suddenly began to glimmer and to glow like red coals, and wherever the three turned or ran the eyes followed them, growing larger and brighter till they flamed like two furnaces, and hotter and hotter till the merchant's wife and her two wicked daughters took fire and were burned to ashes. Only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was not touched.

In the morning Vasilissa dug a deep hole in the ground and buried the skull. Then she locked the house and set out to the village, where she went to live with an old woman who was poor and childless, and so she remained for many days, waiting for her father's return from the far-distant Tsardom.

But, sitting lonely, time soon began to hang heavy on her hands. One day she said to the old woman: "It is dull for me, grandmother, to sit idly hour by hour. My hands want work to do. Go, therefore, and buy me some flax, the best and finest to be found anywhere, and at least I can spin."

The old woman hastened and bought some flax of the best sort and Vasilissa sat down to work. So well did she spin that the thread came out as even and fine as a hair, and presently there was enough to begin to weave. But so fine was the thread that no frame could be found to weave it upon, nor would any weaver undertake to make one.

Then Vasilissa went into her closet, took the little doll from her pocket, set food and drink before it and asked its help. And after it had eaten a little and drunk a little, the doll became alive and said: "Bring me an old frame and an old basket and some hairs from a horse's mane, and I will arrange everything for thee." Vasilissa hastened to fetch all the doll had asked for and when evening came, said her prayers, went to sleep, and in the morning she found ready a frame, perfectly made, to weave her fine thread upon.

She wove one month, she wove two months-all the winter Vasilissa sat weaving, weaving her fine thread, till the whole piece of linen was done, of a texture so fine that it could be passed, like thread,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hen the spring came she bleached it, so white that no snow could be compared with it. Then she said to the

old woman: "Take thou the linen to the market, grandmothers and sell it, and the money shall suffice to pay for my food and lodging." When the old woman examined the linen, however, she said:

"Never will I sell such cloth in the market place; no one should wear it except it be the Tsar himself, and tomorrow I shall carry it to the Palace."

Next day, accordingly, the old woman went to the Tsar's splendid Palace and fell to walking up and down before the windows. The servants came to ask her her errand but she answered them nothing, and kept walking up and down. At length the Tsar opened his window, and asked: "What dost thou want, old woman, that thou walkest here?" "O Tsar's Majesty" the old woman answered, "I have with me a marvelous piece of linen stuff, so wondrously woven that I will show it to none but thee."

The Tsar bade them bring her before him and when he saw the linen he was struck with astonishment at its fineness and beauty. "What wilt thou take for it, old woman?" he asked.

"There is no price that can buy it, Little Father Tsar," she answered; "but I have brought it to thee as a gift." The Tsar could not thank the old woman enough. He took the linen and sent her to her house with many rich presents.

Seamstresses were called to make shirts for him out of the cloth; but when it had been cut up, so fine was it that no one of them was deft and skillful enough to sew it. The best seamstresses in all the Tsardom were summoned but none dared undertake it. So at last the Tsar sent for the old woman and said: "If thou didst know how to spin such thread and weave such linen, thou must also know how to sew me shirts from it."

And the old woman answered: "O Tsar's Majesty, it was not I who wove the linen; it is the work of my adopted daughter."

"Take it, then," the Tsar said, "and bid her do it for me." The old woman brought the linen home and told Vasilissa the Tsar's command: "Well I knew that the work would needs be done by my own hands," said Vasilissa, and, locking herself in her own room, began to make the shirts. So fast and well did she work that soon a dozen were ready. Then the old woman carried them to the Tsar, while Vasilissa washed her face, dressed her hair, put on her best gown and sat down at the window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And presently a servant in the livery of the Palace came to the house and entering, said: "The Tsar, our lord, desires himself to see the clever needlewoman who has made his shirts and to reward her with his own hands."

Vasilissa rose and went at once to the Palace, and as soon as the Tsar saw her, he fell in love with her with all his soul. He took her by her white hand and made her sit beside him. "Beautiful maiden," he said, "never will I part from thee and thou shalt be my w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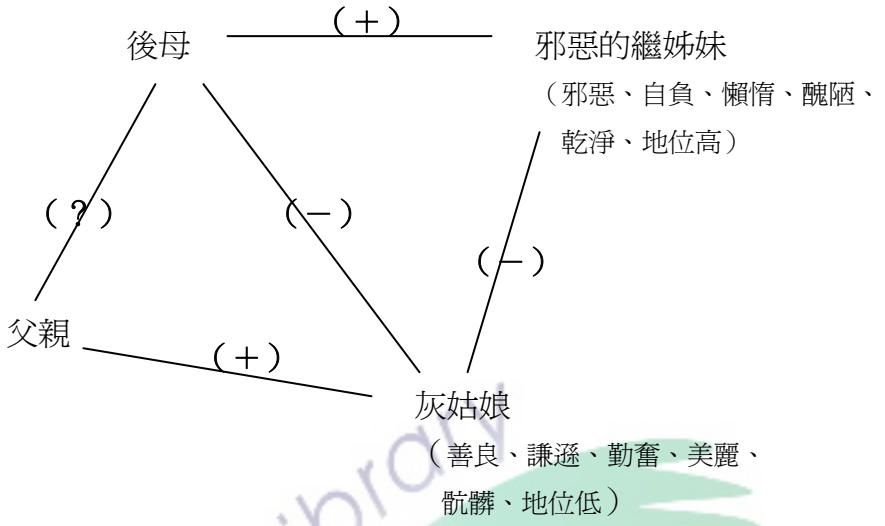
So the Tsar and Vasilissa the Beautiful were married, and her father returned

from the far-distant Tsardom, and he and the old woman lived always with her in the splendid Palace, in all joy and contentment. And as for the little wooden doll, she carried it about with her in her pocket all her life long.

NTT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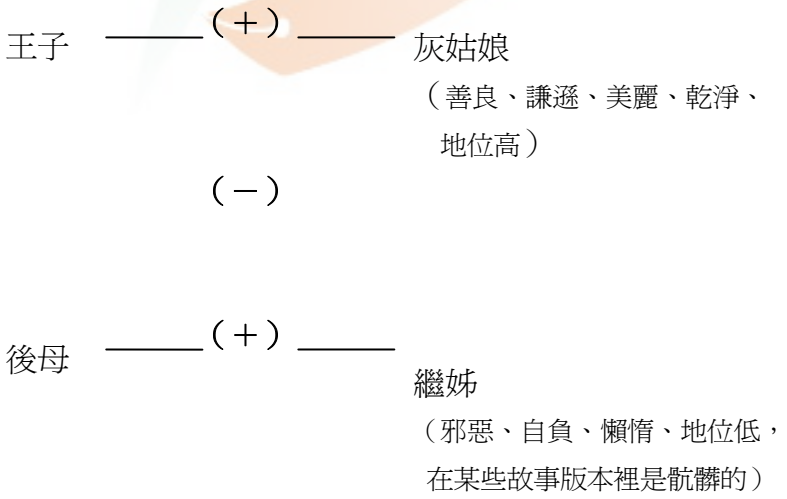
二、 附表

故事最初局面（很久很久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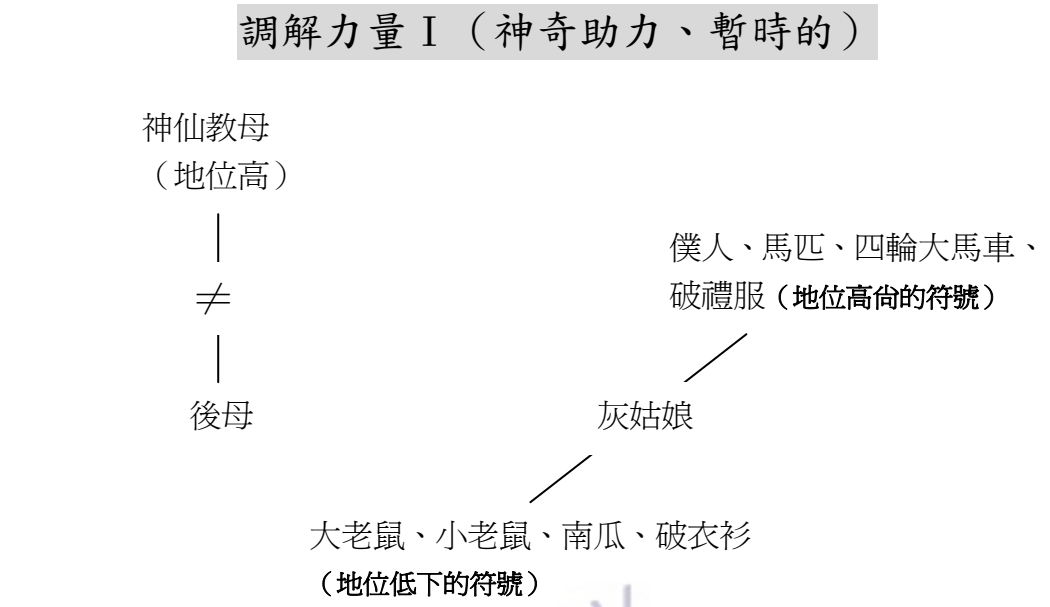


【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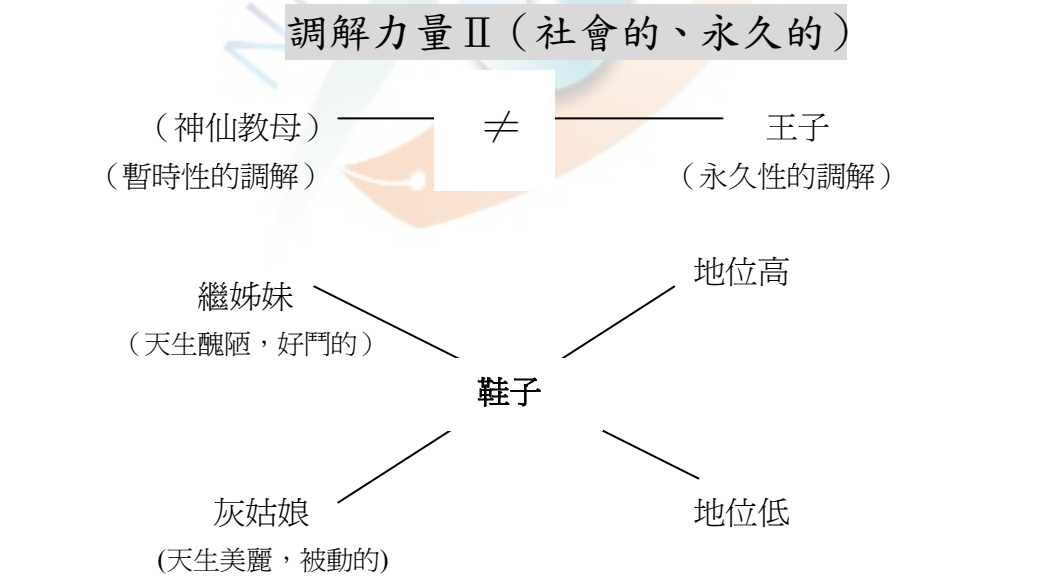
故事最後的局面（從此以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表二】



【表三】



【表四】

Pace, Dave. ”*Levi Strauss and Analysis of Folktales*”